

乘  
七  
天  
卒

新  
年  
賀

# 學文北東

期二第 · 卷一第



行刊司公書圖民國

東北文學叢刊

第一集·十二冊

I 獄中記

長篇小說  
但娣著

II 夫婦

長篇小說  
張文華著

III 誘惑

短篇小說  
章長明著

III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短篇小說  
舍黎著

V 懸崖

短篇小說  
但娣著

VI 夜航

短篇小說  
藍苓著

VII 春天一株草

詩集  
章長明著

VIII 仁慈的種子

詩集  
舍黎著

IX 勝利之歌

詩集  
張文華著

X 流雲集

散文集  
朱媿著

XI 未定草

散文集  
葉櫻著

XII 螢

散文集  
舍黎著

I	七月	韋長明	既刊
II	靈草	方季良	既刊
III	海風集	張文華	近刊
III	泥濘	金羽	既刊
V	露華集	沈重	近刊
VI	夢	但娣	近刊
VII	涉渡集	韋長明	近刊
VIII	金字塔	勵河	未刊
IX	航海	朱媿	未刊
X	無題	舍黎	未刊
XI	江山	韋長明	未刊
XII	晨夢集	張文華	未刊



死魂靈 近刊

果戈里的「死魂靈」可以說是部劃時代的作品，以他的有力的筆，劃破了大時代下傀儡的群像。唯其是含有大量的憐憫，才愈顯得真實，又唯其是沒有一點寬容，才愈刻畫無遺，當我們從長期的抗戰中又爭取到勝利光復之日，我們一讀這冊書尤會給我們以無限覺省。特別是在本書的當中插入了有名的阿庚繪的「死魂靈」插圖百幅，印刷精美，是愛好文學的人們必讀的良書。

西廂記

三十二開本三六〇頁  
定價 每册十圓

這是一部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中國文學名作。近年來由於搬上影壇，搬上劇場，更使人為之神往。可是，西廂記的原本到底是怎麼寫記着的呢？這祇得看一看本書便知道了。而且，又附有金瓶梅的妙筆，會真記的全文，實在可以說是相得益彰了。

愛讀新書

屠格涅夫散文詩 近刊

屠格涅夫是蘇聯文壇巨匠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羅亭」「前夜」「貴族之家」「煙」「處女地」等早已有了中文的譯本，廣泛的為一般愛好文學的人們所讚賞。可是，他的寫作生活中最真實而又最為他所珍愛的散文詩，始終還未被托替地介紹到中國來。現在「章長明和張惠芝兩位合力全譯出來，包括「散文詩和「散文詩拾遺」兩部份彙成一冊，譯筆流暢而又忠實，並附有解說和註釋。

獵人手記

三十二開本二一〇頁  
定價 每册七圓

拜爾夫是居於東北的唯一蘇聯作家。他的作品曾被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而普遍的被愛讀着，這冊書是在興安嶺一帶這「北極凍狩獵時的身邊隨記」所述其實，文字雋永。是欣賞文學中的最高峯，是東北文學界的一株珍貴收穫。

# 東北文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  
第一卷第二期(通卷第二號)

## 雜文

關於「奴化思想」及「偽滿作家」

但 娣 (六)

有感一題

吳 謂 (七)

不是篇

曉 戈 (八)

光復與文人

金 華 (一〇)

## 小說

小溪流

奚 子 磯 (二八)

早晨七點的時候

華 莎 (二四)

雨天的旅客

方 之 華 (三二)

某醫師的手記

金 羽 (一〇)

## 詩

掙脫掉靈魂的枷鎖

韋 長 明 (三三)

## 隨筆

靈魂的豐腴

韋 長 明 (三九)

我的建設

大 宇 (四〇)



路	乙	梅	(四二)
年與文學與雜感	朱	媿	(四五)
墓地	翌	音	(四六)
伙伴	華	莎	(四八)
迎年記	白	葦	(五一)
泥濘的路	金	羽	(五四)
鱗片	常	春	(五五)
靈魂的翅膀依稀在高翔着	屹	夫	(五七)
閃着光的砂礫	楊	詩	(五九)
我離開了吉林	葛	宛	(六一)
驟雨	拜	特	(六六)
冬夜	振	旭	(六八)
譯文			
<b>高爾基論</b>			
結算與展望	山	魯納察爾司基作	(六九)
東北十四年來的小說與小說人	姚	遠	(七六)
東北散文十四年的收穫	林	里	(八五)
過去十四年的詩壇	李	文	(八八)
東北童話十四年	陶	君	(九〇)
譯文十四年小記	孟	伯	(九七)
編輯後記	編	輯	人
			(一〇九)



## 關於奴化思想及偽滿作家

質之於要望先生

但 娣

在十二月九日的光明報副刊上，登載着一篇題名為「我讀了東北文學」的作品，是專對我的那篇「血族」而發的。據要望先生所指出的劣點有兩條，一、血族稿子內含有奴化的思想，二、標為偽滿女作家。看了後心裡實在有些驚嚇。因為現在正是除奸呼聲高漲的時候，我寫的文章既有奴化思想，而本身又被稱為偽滿女作家，事件實在是很重大的。所以爲了各方面的利害關係，不得不來辯明一下，免得背謬了事實。

首先我要解釋的是血族那篇稿子，確係偽滿時代所寫作的。因爲檢閱不通過，所以就沒有出版。所以其中不但發生的故事是偽滿時代的故事，就連我寫那故事的立場，亦站在偽滿的立場上。所以中間有日本人的故事，並且亦沒有敢深刻的露出反抗的意味來，但在睡暗中自信尚有一種潛在的思想，而針對着當時的政治。所以在寫作的當時，實在毫沒有想使它含有奴化的思想。

但不幸現在却非要望先生指出來，說是確實含有奴化的思想。原因是爲了說了日滿協和的話。日滿協和的話現在當然是人人討厭的東西，但在偽

滿當時，却是一般日語不太通順的人爲了辦事便利所常說的。要望先生說沒說過我雖然不得而知，但在我自身，却實在是說過的。因此在這裡我覺得寫出來是件真實的事情，並不算什麼奴化的思想。

其次是「哥哥又到高橋家看雞了，高橋家的雞長得那麼美豔肥大，他真有些羨慕。」這一點也被要望先生指出有日滿協和的意味來。其實要望先生也說沒有細看那篇稿子，因爲在下面不久，又寫出自己家中的小雞瘦得可憐了。爲什麼要這樣寫呢？就是爲了要暗示日本在東北，對於我們人們刻削的情形來。這是任何人看了後，都會明白的。至於寫的不太明顯，那也是偽滿時代作者的不得已的苦衷，沒有什麼可以被人家嘲笑的。就連這樣，稿子檢閱時還沒有通過，一直在書舖擱到事變，不曾出版。

事變後，書舖因爲沒有稿子，就向我提議這東西這次應該出版了。我也覺得在事變前不曾出版生了次氣。這回該是發洩的時候了，所以就答應了他。不幸在幸在排印時又不小心，把「新京」二字被編輯給改爲了「長春」了，又沒有註明年代，但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誰知就被要望先生大指摘了一遍。給按上了「奴化思想」的名詞。自覺實在冤屈得很。

二、是關於「偽滿女作家」。但不知這名詞是要望先生依據什麼而給定下的。記得在偽滿時代我雖然也寫過稿子，但因爲始終不拍馬，不寫決戰文學，許多人都冷視我，連日本人都說我不够滿洲的女作家。不料想在光復後却長了身份，居然也被人列爲作家的群裏了。實在是可喜而又可怕的

事情。尤其是按上『偽滿』兩個字，更令人感到批評者的危險。

我是不是偽滿的女作家，是要依據着我的作品而決定的。而我的作品是  
否偽滿的東西，却又要依據我作品的內容而決定的。假如作品的內容並不  
是屬於偽滿的東西，而因為我在偽滿的報紙上發表了，硬給我按上偽滿女  
作家的名詞，這恐怕有些不合公理吧？假如我們那時把非偽滿的中國人的  
作品登一篇到報紙上，那麼那人也就成爲偽滿作家了嗎？假如說我『曾經  
借用了偽滿的紙張發表稿子』那我倒敢承認，而還空給我按上一個『偽滿  
女作家』類似漢奸的名詞，我覺得這完全是諷刺，而不敢承認的。  
我想一個批評家批評作品，須要用正義的筆的。憑空的諷刺和有意隱  
害，都是非常可恥的事情。

十二月十四日

## 所謂偽滿作家

吳謂

自八、一五光復以來，一切都立刻呈現了另一番的新氣象。於市場永春  
路，上高，的新市場等尤其是顯著，我們的同胞們也有些人得意忘形的  
整日酗酒，玩女人，作富官的夢。於是作家們也不甘寂寞，而產生許多新  
作家與作品，尤其是『批評家』也擡起頭來，竟把許多不知其來源的名詞  
按在作家們的頭上。

所謂偽滿作家

今天讀到十二月九日光明報星火欄『要望』先生的『我讀了東北文學』  
又發現了一個新名詞，叫作『偽滿作家』(原文因係指女作家但婦女士而  
言，作爲『偽滿女作家』)讀完之後，不問其批評『血淚』的意見是否得  
當，首先便被這『偽滿作家』給驚倒了。

『偽滿作家』這個名詞，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呢？若解作偽滿時代的作  
家，冷眼視之似乎倒很合理，可是但婦女士現在仍在寫着文章，將來不用  
說還能寫文章，若僅以偽滿作家稱之，未免太不合理。若解作專屬於偽滿  
政府的作家呢，這更荒唐無稽，凡是每個作家都未曾專屬於任何政府的，  
這是衆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實，本不容諱辯。若解作協力於偽滿政府的  
作家呢，表面上雖然合理，但是把這名詞按在但婦女士的頭上，未免有點  
兒窩屈。試看，在偽滿政府壓制下，譯過『英美罪惡史』者不乏其人，寫  
過『蘭花特攻隊』讚詩者，亦在在皆是。獎勵以日本字母來代替國音字  
母，讀『大和魂』幾次三番赴日本舉開大東亞文學會，而於群衆面前宣揚  
『藝文指導要綱』高呼『康德文學』者，我想凡是關心文壇界的人們都不  
會忘記吧！那都會是我們的大作家們的拿手好戲。但是但婦女士我却敢擔  
保她沒寫過一篇拍馬文字，也沒會代表過甚麼宣揚神道的大會。假如這  
樣解釋偽滿作家，不是錯誤的話，那麼我該要望『要望』先生再把眼睛放  
大些，從過去到現在再清楚的觀察一過，我想那時總會明白的。不過，假  
若硬要昧着良心說話，那只好作吧了。

現在的作家們既沒孫悟空那兩下子，所以所謂「光復作家」（因要望先生發明了「偽滿作家」的名詞，所以我也來個發明。那麼「光復作家」以後，我想接踵而來的便是「中國作家」了）也絕不是一經光復便從石頭縫裡鑽了出來的。我相信凡是一個作家，都得經過長期的陶練，而後才能出頭露面。也許在十四年偽滿政府的虐待下，正是陶練他們的一個極有用的過程，雖然也有的人寫了溜鬚拍馬的文字，但是我覺得，就連一介凡夫還都不忘祖國，何況一個有思想的作家？由於寫溜鬚與拍馬的文字而大紅大紫一時的人們，雖然可恨，但是我們也應該理解他們所站的地位和環境，而不苛責他們，我們只應該以熱情的期待，要求他們以後給我們讀到真有靈魂的作品，要求他們為這深淵中（既已光復，就不應該用此字樣，但看眼前的內亂，實出於自然）的大眾，呼籲幾聲，以喚起為政者們的覺醒。

致於我寫這篇文章的起因，絕不是反對「要望」先生批評別人的作品，而只是要告訴「要望」先生除了批評文章的內容而外，不要把所謂「偽滿作家」這類名詞，輕易按在任何人的頭上才是。我們都是還在陶練的過程中，所以我很希望「要望」先生以及其他的老前輩們握起手來，一起向前去耕耘我們這荒蕪了的園地。

三四，十二，九日

## 有感一題

曉 戈

我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但也並不是一個啞叭！當我看見了第二十三號的光明日報是火欄的有叫要望的人的『我讀了東北文學』，不禁有要說的，也有要不得不說的話。

在過去東北文化太可憐了，一個康德文學，藝文政策，關了個烏煙瘴氣，不是協和，就是增產，再是儲蓄，又是什麼建國十週年，整個的文壇，無不種了這些毒藥，竟使人讀之言之，實在哀痛不已！直到現在，伴隨於東北光復，我們才吐出一口舒服氣，有話該說了，有話也該寫了。

「東北文學」是震動這光復後的東北文壇第一炮，它是負有東北文化振興的一翼而誕生的，從一個讀者的小我來看那是再沒有過於這種喜悅的了。

這裡的一些作家們，筆者都不太詳細，這里的作品，我也曾費了點力氣看過了。也打算寫一點批評登在那裡。不過我們不能說淚滅良心的話，我們更不能唱高調說風涼話！

單就「要望」君對「但婦」的『血族』所指摘的幾點，無妨讓筆者以公正而懇摯的態度來表明我從旁觀者所得意見，來闡明一下。

『血族』這篇作品是一篇在偽滿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市民生活的困苦  
的白描。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的偽滿的社會輪廓。父女病苦的出了醫院  
家庭受盡生活壓迫的苦痛，而對比了日本人家的充裕生活，中國人和日本  
人的生活情形那種種殘痛的，可憐的狀況都從『血族』里看出來。舉例來  
說：

他看見高橋的雞，都長得那麼肥大，那麼光潤。

高橋的太太背着孩 伢屋裏走出來，向哥哥說：

『早呀！』

『你早啊，你們的小雞都喂些什麼呀？』

『我們喂的有魚粉，你們喂什麼呢？』

『我們喂的是熟貨面，可是小雞都拉稀了呢？』

……（見東北文學創刊號血族一五頁）

又：

『哥哥又到隣家的高橋家去看雞去了，高橋家的雞長得那麼美麗肥大，

他真有些羨慕着：

『我們的雞都脫起毛來了，這是什麼病呢？』

『喂！你不懂嗎？那是缺少動物質食料的關係！』

（見同第一九頁）

我們在這寥寥的對話之中可以透視了我們過去生活被壓迫的現況，那沉

痛的亡國奴的滋味，該够受了，也真使我們來吐一口爭服自由的空氣了。

然而『要望』君說：這篇文章沒有動人的魄力，讀來像一口白水，也許  
單就要望君一人而論，也許要望君沒有洞悉了血族的魄力，他用八圓大洋  
買了一口白水。拍拍讀者的良心，不要昧着心兒說謊話！也該深深再檢討  
下自己的真理罷。

要望君又說作者用了協和話的慣例，眼睛被毒害太厲害，拿着奴化思想  
欺騙讀者，就舉以下的話：

『高橋歐庫桑！豬的看見沒有？』

『那邊的跑了的有！』

又以日滿親善爲由：

『他看見高橋的雞，都長得那麼肥大，那麼光潤！』

『要望』君！你該冷靜想想！和日本人說話那是應該逼真的寫法，又看  
高橋的雞而引起了他的羨慕，這並不是協和，更不是親善，那是整個揚棄  
了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迫害，宰割的，赤裸裸的表白了。作者是有  
相當苦心與技巧的，而不是要望君泯滅良心的批評什麼『失望』『拿了奴  
化思想欺騙我們讀者』『沒有動人的魄力』『喝了一口白水，』『沒有真  
實感』『你也該清晰一下，你該像我一樣，雖然不是嗚叭，也不要多說  
昧心的話。

草草說幾句，也許按磚引出玉來。

在錦州



# 不 是 篇

金 華

## 批評家不是劊子手

這誠然是可喜的事，我們的批評家隨着「光復」也儼然的出現於我們的前面了。

爲了「感」到是「東北文學正統」，而毫不惜「化了不算少的八元」買到一冊雜誌。——這就是說明了我們的批評家的評文精神，若不是「正統」的話，那便乾脆與我們的批評家無緣，我們的批評家是專門找「正統」來「讀了」，而且「說了」的。

然而，我們的批評家「翻開一看」，這才恍然大悟，這本雜誌並非是什麼「正統」，於是乎痛惜「化了不算少的八元」，於是乎「不禁」有點「茫然」的，而就直捷了當的在這篇使批評家「失望太大」甚而「失掉了再往下讀去的勇氣」的作品的作者頭上，按放下了五個字，僅僅是五個字：「偽滿女作家」。

真的，該「我們說什麼呢？」我們的批評家已經不論作品而論作者，已經不論作者的作品而論作者的什麼什麼「偽」，我們的批評家已經由文學的立場而升堂入室到捏造漢奸之流的「特務」的立場去了。就這樣不明

不白的拿一把刀放在了作者的頭頸上，很使我們想到了刑場上的劊子手，完全不必糾問什麼罪狀，而便可以刀起頭落來個痛快淋漓。一則可以給我們的批評家費糧的「不算少的八元」出一口鬱悶之氣，二則藉此也好讓我們的批評家「播種些真理的種籽」。

我們不能不說，我們的批評家是進化了的。多麼乾脆，說什麼文章的「結構與技巧」那是瞎話，反正你是「偽滿女作家」，你是「偽滿女作家」……這較之「告密」或是「揭發」更爽利得多，因爲，這是「讀了」什麼之後，用鉛字排出來的「文學的」批評！

可是，可是，這樣我們真擔心批評家會循此路一個個都成了變形的劊子手，那時我們的文壇上將不會再出現什麼作品作者，因爲已經一刀一個的被我們的批評家的「輕描淡抹」給肅清了。於是東北文學的天地永遠是我們批評家的，天下太平，於焉斯年！

## 讀文章不是弄意氣

當然，一件事情的發端都是有所原本的，我們的批評家所以這樣狠毒地來了一刀的，實在是因爲我們的批評家「個人」竟「氣極了」。就因爲「氣極了」才「有說不出的感覺」，就因爲「氣極了」才認這篇作品是「偽滿時代作家慣例」的「昧心作品」，就因爲「氣極了」才陰險地指摘了這篇作品的作者竟是一位「偽滿女作家」……。



語云：『氣大傷身』。我們也頗為我們的批評家的有用之身擔心，這種『氣極了』可不是好玩的，萬一『振奮』不起『精神』，輕則還得『化不算少的』醫藥費，重則有性命之虞的。殉於文學雖則也許是我們批評家的一點光榮，可是，今後我們文壇上難再寫『讀』這個，『讀』那個的呢？這倒是不能不打算的一件大事。

由是，爲了我們的批評家『身軀康泰』計，我們在這里有一個極端忠誠的要求，就是我們希望今後不要再爲了看什麼『正統』，化『八元』錢，找『失望』而『氣極了』。『化了不算少的』錢來買『正統』讀是一大損失，因爲『讀了』而『氣極』這又是一大損失。這樣兩種大損失，可真是把自己『毒害得太厲害了』。

其實，這是白操心的事，我們的批評家是懂得『把握真理』的人，既然是明知道要『氣極了』自然就不會『讀了』這個再『讀了』那個。所以『讀』這個的，是因爲我們的批評家有了『正統之感』，若是今後的雜誌不會使批評家『感』到了什麼『正統』，自然就不會『讀』也不會『氣極了』。若是『正統』在批評家的倉庫里上了鎖，當然他就要相安無事了。嗚呼，無怪乎要『氣極了』哇！

### 寫文章不是拍電影畫卡通

我們的批評家的視力可的確確是爲我們驚服了的。因爲，我們的批評

家已經『看見了眼前的一切』，而才特特地『我們就得說』，說：我們的作家『還沒有看見眼前的一切』。

可是，我們的眼前陳列着的究竟是些什麼呢？混沌，混沌，天也混沌，地也混沌。耀花了我們的眼睛的是大幅的傳單，小幅的標語。聳動於我們的身邊的是財源聚斂的大衆，是只顧『白飯糰肉』吃得飽便天九麻雀玩不休的大衆。充斥於我們的聽覺的是『建設的呼聲』，是『武裝的呼聲』，是『內戰的呼聲』。打進每一個有識的青年的心里的，和這許多複雜紛歧的現象完全相反，却是一種無物的悲哀，一種內心的空洞……。

難道我們的批評家把這些也『看見了』嗎？難道，除此之外，我們的批評家還『看見了』什麼了麼？

我們知道，今日的『××隨想』明日的『××雜錄』，無疑的是『看見了眼前的一切』的人寫的，都是爲了『算舊帳』和『響應』而才寫出來的。

可惜的是，文學者的視力還並不這麼短，文學者的頭腦也並不祇是一塊乾板。今日什麼什麼光復，明天什麼什麼真理，那祇是拍電影畫卡通的拿手好戲。

文章是綜合起這些現象濾過了作者的思維而產生出來的，時代的反映，並不如『乾板』感光得那麼快，也不如畫卡通來得捷便。『看見了』的都張貼在街頭巷尾了。可憐的倒是我們，被批評家冷冷的一指：『還沒有看

見眼前的一切！

### 批評不是添削或改竄

邇來，更充分地感到了批評家的偉大的，是我們的批評家在讀過了一篇『詩作』之後，復能在原作的字裏行間按插上什麼『這樣』『因為』『就也』『因此』『於是』『以致』這類不厭煩瑣的字眼，給衍義出來一篇光怪陸離的新作。儼然我們的批評家在作着添削的批評家，而在把『春至人間花弄色』非弄『猩紅點點，綠染柔條』便不歇手之後，我們又看到了這樣絕大的奇蹟。真使我們不能不感慨於時代之偉大和批評家的偉大了。詩作是有着它獨自的神韻和格律的，對於一篇詩作加以宰割，解體或變貌，竟脆是一種褻瀆文學的暴徒。想不到這樣的暴徒也竟出現在光復後的批評界，而且就是搖搖幌幌的批評家。『我們說什麼呢？』咳！還是學一句：『覆瓿的就『叫他們』覆瓿去吧！』

『叫他們』。就這幾個字說得有多麼清高，我們的批評家是很有點不屑指教的，因為這樣披示了宏論之後對於批評家將是一種損失，若是這宏論一旦爲人採納，就將更是一種損失。所以就模稜腔調說『叫他們』去吧！還有，我們的批評家在善於添削之外，還復具有改竄的工夫。真的，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批評家是今之古人，也在『註經』了。君不見，在『關關雎鳩』是『美后妃之德也』之後，一脈相他的在『濃厚的色彩』下面

給加註上了『塗上一層桃紅的色彩』也。真怪難爲我們批評家的腦子，這種想像的躍進，很使我們記起了中國人的『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自誇，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末了，還是讓我們學一句，『叫他們』就這樣躍進去吧！對於這樣自誇的批評家，真的，『我們說什麼呢？』

十二月十六日夜

註：第一，二，三章參照十二月九日第二十三號光明日報星火欄中署名要望的『我讀了東北文學』。

第四章參照十二月十五，六日第二十八，九兩號光明日報星火欄中署名里人的『關於東北文學中的詩作』。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餵子手。  
既英雄，又穩當。

——魯迅：而已集

# 光復與文人

華民

人世間的事本都是醜的，然而却還得加以蒙蔽，不使外現。但倘如有人撕破了這層紙，說起了真話，那麼這人便會遭到衆多的白眼，也就被人謂爲『魔症』，——想這或許也就是一種推進人類進展的力罷。

光復是八月中旬，在八月裡面還會感到光復的喜悅。但自九月以後，直至現在，這中間千變萬化，情況日益險惡，事實也愈遠於想像，於是喜悅盡去，所來的都全是悲哀了。

但由是，我却得以看到了一些同胞的嘴臉。

而由是我又知道了所謂中國人；夫中國人者，最是當亡國奴的材料也。

——八二五看到祖國國旗後，在聽到同胞去打殺漢奸特務的同時，我竟兀地想到了偽滿時代的一群名流作家。我想：該不會有人用棒子擊到這些文的頭上來罷。因此我默然地祈禱着，但願厄運不要降臨在這些作家們的身上，因爲這些人都還是受過長時期『寒窗之苦』的，一時倘若死掉未免使人覺得可惜。況且在被暴力壓迫時候，這也未嘗不是一種無法的求生。於是我翻出許多偽滿時候一些什麼論壇，什麼殺敵，甚或往蔣主席腦後上貼膏藥的文學作品來統統燒掉了。以爲這樣掩耳盜鈴地儘可將過去的污

迹，都能一筆勾消了。——然而，真真不料，這些文人竟在倭生之餘，組織起甚麼社，甚麼會來了。這真是我萬沒想到的；即此一點，我已甘願承認自己是毫無見識的晚輩了。

由此觀之，文人畢竟是文人，混蛋也唯恐永遠是混蛋。但是如此一來，那些沒有受着『寒窗之苦』的十分之八的文盲同胞，可就吃虧太大了。因爲光復以後既不會『以迎王師』的本領，而他方又得想法糊口，於是就免不了到日本人逃走的住宅裡去弄點東西出來賣賣。可是這麼一來不要緊，就被『文人』罵得狗血噴頭，一切的罪名就都給扣在頭上；說是甚麼沒有志氣呀，太自私呀，沒有國家觀念呀……；但陪伴的是，這些甚麼也不是的同胞，倒也沒有在乎這一套，仍舊在市場上『上高』，所以還是相安無事。

可是說起『上高』一事，也就是着落似乎不好一點罷了。但却不能算是罪惡；因爲是人，所以得吃，得吃就得錢，想要弄錢就得『上高』，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呢。並不是怪。然而，或問曰：還有那些不去『上高』的呢？他們生計將何以維持呢？那麼我就得答曰：他們是『文人』呀！他們曾出報紙和貼標語呀！他們又會說什麼『主義』和『主張』呀！——倘如說了這些，你仍然不明白的話，我也就只得作罷。因爲我怕說出來太叫『文人』難堪，而且假使我寫出來的東西，有一天萬一落到賣切糕和刺頭的同胞手裡，被他們一看居然也『恍然大悟』，說：啊，他們文人原也和

咱們一樣啊！那豈不是太糟了嗎？

但是，你若如果非想明白究竟不可，我也就祇好硬着頭皮再做一次「魔症」了。

有一天，在雜誌「新群」上，看到「論到王荆山的狗名」一題。於是我想起了誰似曾對我說過，王荆山不是本市內的一等大財主嗎？於是我又想起了街上所貼的標語，我想，這回可真透入到「實行階段」了。可是我忽然的起了慈悲之感。我暗地想：救富濟貧大夥兒一分就得了，何必非得要王荆山的命不可呢？（我那時真是愚蠢之至，因我想起「哇呀呀，我把你這個狗頭……」而即聯想到「狗名」惟恐也要與「狗頭」差不多的有挨刀的危險。）以此，我真的替王荆山捏了兩把汗。——然而，又有一天，又看到了「新群」雜誌，於是我放下了心（我所以有些關心，只不過是想到祖國復興了，有錢人又何必得遭瘟呢？所談。其中並無其他用意；一、我窮得很，加之日前又受搶一回，現在連毛褲都沒有了，正在那寒戰顫中。二、王荆山一人，我不知道長得甚麼樣，他也没陪過我。此註，請勿誤會）。我想，這回王荆山雖然破產了，可是得能保住性命，也就算是幸中之幸了。——因為這「的狗名」乃是「的狗的名」之誤。這「故作驚人」之筆」的寫法，真是使我「三嘆流涕」。可是我又剛一往下看，便就「釋然」了：因為這錯誤的一篇稿子，却原來是「文青同盟」的一個「小兄弟」寫的。內容是指王荆山家裡養的一條狗（倒不知道這條狗究竟有何可敘述

的必要？難道牠也有過「可歌可泣，如火如荼」的故事嗎？「小兄弟」！你答覆我！）。編者又說：却不料這預告印出來，竟有「無賴之徒」，造謠生非，謂本刊意在「敲詐」，真是「天大的笑話」……而後編者也覺悟到這是「無聊」的「小事」，所以在本報和其他不重要的稿子同時抽出了。

哎。王荆山何其冤哉呢。——不過，還是有錢的人不好；你有錢就享受得了，何必又養了一條狗呢？而養了狗又何必被「小兄弟」知道了而又何必與「新群」的「文人」發生了關係呢？

於是結論是：有錢不好，養狗也不好。所以被「文人」罵就是份內的事。還好，一場風波算是過去了。可是——又壞了：

又有一天，我又看到了「新群」雜誌：原來王荆山真是「不幸中之不幸」的。因為這回的「新群」裡面，明明在寫着「王荆山及其叭兒狗」，（上回編者說：這是個「小兄弟」寫的，原是稿子錯誤。後來覺得「無聊」，於是乎抽出了。但下期請千萬別再說什麼「錯誤」「無聊」以至於「抽出」乃望。再上次預告的作者姓名是「成公」，這回仍舊是「成公」，這位「成公」究竟是「小兄弟」嗎？他貴庚幾何？乞示知。）而在其中又大加描寫王荆山的罪狀，這似乎與編者所解釋的「指的是王荆山家養的一條狗」又豈不對馬嘴。不知究屬何意？

「新群」只有三期出世，而已是如此五花八門，自相矛盾。並編者的

「賤皮」又是如此整厚：編者罵人爲「無賴之徒」而自己却是個地道的「無賴之徒」，這太叫我們不敢領教。救救孩子，饒了我們讀者罷！

現有問題數則，寫在下面，敬候指教：

一、聽人說，「新群」創刊時候，編者曾向王荆山借錢，謂助長文化事業。前王荆山不肯，以是在「新群」上相層威嚇。因之王荆山害怕，把錢掏出來了。所以在第一號「新群」上，即請上次的預告威嚇題目爲原稿之誤，又說了一些「小兄弟」等鬼話。後來，王荆山的錢沒有拿全，於是又在第三號上罵了起來。關於這事的詳情，日前在泰發合對過的偽官吏會館牆上，曾有過廣告。請編者解釋這事的真相，究竟是「無賴之徒」，「造謠生事」，抑或另有其事？

二、雜誌發行的宗旨若是「提倡民衆文化」，就請將「新群」內容徹底刷新一番；儘是「敬有介事」地三番五次的說王荆山是怎麼一回事？王荆山何許人也呢？比他有的錢有勢享受得舒服，如張景惠者流的人不是有的是嗎？在光復後言論自由的今日，讀者不願看這些無意義的文字，這太卑賤了。簡直不如偽滿時代的「鐵礦」。

三、再有，如「原子炸彈和叭兒狗」這類的文章，我們不希望讀；因爲內容無何意義，讀起來使人哭笑不得，還不如風花雪月的作品，間或有一點文藝價值。況且魯迅先生引用過「叭兒狗」一語，於是就大用起這句，確實使人覺得太笨，太幼稚。再有「原子炸彈」怎麼就忽然會和「叭兒狗」

狗」弄到一起，未免太有點「撲朔迷離」。而且嚴重地說，因此也許會挑起國際間的糾紛。那末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倒是對國家無益而加害的人了。這不也就是漢奸行爲嗎？

四、我們請編者對於讀者負點責任，不要只顧掙錢。至少應該摘下假面具來，多說一些真誠的話。不要弄一屁兩說的就玩弄忠實的讀者；像「小兄弟」這話太使我們傷心了。作者是「小兄弟」，校對者是「小兄弟」，難道編者也是「小兄弟」嗎？這勉強無味的掩護勿寧乎無。

五、在第一號的「新群」編後記裡，說起雜誌本身的主義問題來。編者解釋謂：一般太愛「大驚小怪」了。又說「倘若這樣少見多怪起來，那麼恐怕中國的雜誌和出版物就沒有了一本不是左傾的了。」但光復後的印刷物不少，我看也不像全都是「左傾」的。同時對此編者又謂：「實際是我們青年受日本奴化教育過深，有些太右傾了。」至此我才「豁然開朗」，這真不由得我「拍案叫絕」。却原來是夫「奴化教育」云者，即「右傾」之謂也。編者老爺啊！你說這「誅心之語」，一點也不覺得「頭昏目眩」嗎？

這賤皮！這胡攪蠻纏！領導民衆的「文人」云乎哉！「文盲去」「上高」是謀生現象。只是這現象將何以解釋呢？

舉例來說，「新群」第三號裡面的二十五頁，居然有一段「被我們稱作國父的孫中山先生，早作了他的狗名。也就是，他那愛得了不得的叭兒狗

的名，是叫孫中山的」的文字。這真是使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思索了！這雖然是成公先生恨透了王荆山太不是人，但其中的語氣也是太有些對國父不恭敬了。我似乎記得狗名多叫「花胖」、「四眼」，向無用像國父這樣的名字做爲狗名的；想王荆山還不致於「王八蛋」到如此地步罷！況且姓王的就是給錢太少了，太不够朋友，也用不着把國父孫先生也一把拉進去呀！成公啊，你這樣爲了錢就連國父也罵起來，無怪無少，居心何惡？你難道忘了你是認得「方塊字」的了嗎？你這樣行爲非「造反」乃何？六、希望編者不要說人話，不辦人事，裏表不一。雜誌是領導，指示大眾的，並非是宣傳自我以及大口罵街的。這層務請分清！

像這類「王荆山及其叭兒狗」的稿子，也可以刊登？編者似乎也太像「亡國奴」了；怎麼一點主見也沒有？想這件却不能再刊「小兄弟」來掩護罷！（抑或「成公」與編者即原是一人呢？）

好了，不必再分門別類的成條的說了。說是說不完的，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光復後的「傑作」呢！滿洲國完蛋了，可以大聲疾呼「自由平等」了。況且出版既不必去請許可，而又無庸檢閱，他方又可「灌口」，同時又能充做「文人」，何樂而不爲呢？

孔子是「至聖先師」，他的「先見之明」我們是必得要佩服的。他早就說過「唯小人與文人爲難養也。」你說不對嗎？

所以，多加在涵養精神上用功夫罷！不然，你看見一個驢，就氣得跳起來，說：你爲甚麼長尾巴呀？你爲甚麼四條腿在地上走呀？你爲甚麼不說人話，只一個勁兒叫喚呀？……但結果呢，你氣得够受，驢却仍然如故。前些天，聽一個朋友說：「光復後的東北有幾處地方不如爲滿了」。那時我真憤慨之，但現在我也在這樣想了。

因此我說中國人最是適於當亡國奴的。這話雖然多少似乎有些「有傷大雅」，但也確實「良有以也」。不然試看在那被壓迫時同胞們能抵抗，能任獄，敢流血。而當恢復自由時候，就想管自己的爹叫老大哥。這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兒嗎？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某日的「光明日報」副刊上有一篇「我初次做了報童」一稿，有一段的大意是「我在街上喊破了喉嚨，路人也沒有買我報的，他們就好像既聾又瞎似的……」於是我想到有幾次資報的會將報紙送到眼前來而又被我拒絕的事。所以我多少的有些驚心，我想：這不是也在罵我了嗎？可是隨即我又坦然了。——因爲我又想到拒毒未嘗不是一種「本能」啊！警諭說，到新天地的污穢巷裡去掩鼻，不是太傻了嗎？再往廣淺些說：就是你們「文人」走在大糞車的後面時，也得「掩鼻而過」呀。況且在光復後的今日，已聽過言論自由的口號；言論既能自由，讀書豈可拘束？所以這更就不必討論了。

祇是，可惜的，是到底遭了些「不白之冤」了。但光復了，這也由嘴去



藉。

寫到這裡（又是寫到這裡），恰巧一位朋友來看我。寒暄之後，他將這稿子看了一遍，便問我：『這是預備去發表嗎？』我答說『是的。』他停了片刻又說：『這稿稿子，最好是別署真名。』我聽了真有些不悅，便駁他說：『受壓迫時尚且不懼，光復後怕他做甚？』他隨又苦苦勸我，說現在還沒有『真理』呢。千萬別尋無謂的煩惱。我想了一刻，也覺說得是，於是核計片刻，就用了『華民』這兩個字，其意就是說『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意思。這署名當然不是真的，所以大人先生們看了也就當『桃花源記』一讀就算了，萬萬別往心裡去。但譬如實在覺得氣悶，想出來罵罵，就利用『魯迅語錄』大意如此』的手法來罵我是『叭兒狗』甚或『王八蛋』也未嘗不可。『華民』是絕對樂於接受的。

其實，我——我又是甚麼東西呢？既使說出真姓名，也是不值一笑。不過，確如前說，我是一個中國國民！這一點，我是非常有當之不愧的自信的。縱令我不是甚麼『名人』，然而，那『忌惡如仇』和『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的熱情，我却還沒有喪失的！

光復前什麼污毒文學我們都受過了，原因是那時是亡國奴，無力抵抗。但，光復後我們是民主國家的國民，爲了愛自己的國，我們要盡力吶喊！來輔導滅寇！

文學是藝術，不是這種卑劣的一種工具。藝術是共通於世界上萬國之間

的，更何況於一個國家內的不同政黨？我們反對以文字引起鬭爭的陰謀，我們反對強姦文學的魔鬼！……

咳，這又好像是喊起口號來了，如此一來，又恐有人指我爲『右傾』了，但我只不過是一個百姓罷了。這也算是做人難。

就此打住罷！誰讓光復了呢？尙鑒。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枯槁，更淒慘，更寂寞的冬天！——因爲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會不會放亮？我回說說我不知道，竟許不——

徐志摩：海灘上種花

# 小溪流

奚子磯

夏季，颳着熱風。

由山腰的老爺廟走下來，經過一道小橋，便是一段長長的沙礫山道，山道的崎嶇起伏一直連接着北小山頭。

北小山頭底下有一道清清的溪水，是山泉，雖然天氣怎樣暴熱，這水流依然潺潺的流動，由於背陰的關係，將接近水流的山根，形成一片黝森森的濕潤。

當初好像就利用了這溪流的條件，開鑿了一盤井，年代既久，而且浚深又很深，水質是頗清涼的，尤其在夏季，颳着熱風的夏季。

面前，一帶小樹林的前方，是吉林的近郊，近郊的住家，房舍是太古老了，古老的太不整齊，尤其是亞麻會社把亞麻種滿了近郊形成一片麻地在山嶺上下之外，這近郊就再也保持不了他那純樸的古老了。

首先是一所洋房建築起來。

其次是把那盤井修蓋四框和房蓋來。

從此這近郊就熱鬧了，陸續的搬來許多人家，說是亞麻會社“掌櫃的丸山管理這些事情。

臨近這種洋房的小住子的爺爺第一個認識了丸山，是在井沿上挑水的時候。

小住子爺爺拉花把柳繩扳下去。

「喂！你的什麼的幹活計？」

小住子爺爺全神注意在汲水上：

「花刺，花刺……」

「喂！不行！你的！」

小住子爺爺一精神，兩手一鬆。柳繩的扣兒鬆了，把柳繩整個的掉在井裡。

「嘎咚咚。」

丸山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老頭魯，你的什麼什麼隨便的不行！」

小住子爺爺翻了翻眼睛，心裡依然掛念着那掉進井裡去的柳繩，將上半身

爬進井裡張望。

「喂！你的，你的，你的……」

丸山眼睛氣的好險沒冒出來，一連你的你的三聲。



『你的什麼我的？我的柳鑽去了。』

小住子爺也上了火。

『柳鑽？你的……不行！』

『怎麼不行？』

『不行……你的……那邊去！』

丸山用手一指北小山頭山根下的小溪流：

『那邊的好！』

小住子爺楞楞地瞅了瞅那道小溪流：

『媽的，老爺不打了。』

他手抄起一隻桶來向來道走去，恨恨地走去。丸山望着他那寬大的後

影：

『喂！老頭爺！』

小住子爺不理的，心裡罵着俺日你娘。

『喂！老頭爺！你的！』

小住子爺回過身來，丸山搖着小住子爺拿來汲水的繩子。

小住子爺無奈的慢慢走回來，一把搶去丸山手裡拿的繩子：

『俺日你娘！』

『日你娘？什麼？』丸山笑着，一臉懷疑的神氣。

小住子爺報復的走了。

晚上，又來了一大群汲水的，群集在井沿上，鬧鬧嚷嚷的，小住子爺也夾雜在內，丸山把腦袋由洋房後披窗的小窗戶伸出來。

『喂！……』

『喂！』井沿上的一群老哥兒們也哄了起來，接着是一片哄笑。

『喂！你們什麼的幹活計？』

『喂！我們這個的幹活計！』井沿上的人一面說着一面裝做汲水的樣子

還有一部分人舉起拳頭來：

『我們這個的幹活計！』

拳頭攔了一攔，丸山暫時沉默，又高喊：

『喂！那個我的……』

『你的？媽的！我們的井你來硬佔，還說你的？揍！』

『揍！』

井沿上的人喊成一片，丸山趕快把腦袋縮回去，『叭』的一聲關緊了小窗戶，窗外，一片勝利的與笑聲，飄蕩在夏季的熱風裡。小住子爺也好像出了氣似的，噴着一些挑水的擔着水鏟頭微微地走向麻地的彼方去。

丸山又打開了小窗戶，把腦袋伸出來，凝神的注視着麻地，和麻地中間被踏成的一條半陽小道，眼睛失了神似的。

幾天以後。

這近郊的住戶幾乎有一個人不知道丸山的綽號的。因為他的名字發音的近似，北小山頭的住戶都叫他做『完蛋』，常常在他餘暇的時候捉弄他。

『你叫什麼？』

『完蛋！』他笑哈哈的 answering，大家也笑了，他點點頭。

『完蛋好喇！』自己挑起大拇指來，指着自己的鼻子，然後高做地看了看荒地，一片綠油油的亞麻。

北小山頭的住戶們也看了看那片綠油油的亞麻。心裡有一種憤慨的感覺。

『完蛋，你種這地個行子幹什麼？』

『什麼？幹什麼？』

丸山不太明白：

『這地，幹什麼的？』

北小山頭的住戶又問他。

『啊，亞麻，用處大，衣服，衣服……』

丸山抄起衣襟來指給他們看，可是北小山頭的住戶們一想到今年夏季的草都得用錢買來的事，心上又都憤憤了。

『這地是你的嗎？』

『一個的。』

『我的，我的，我的地大大的有，錢的給了。』

北小山頭的住戶們彼此看了一下，絕望的走開了，歸途，小住子爺遇見

了小住子。

『爺爺！』

小住子一邊跑着一邊喊，手裡拿着一塊灰黃色的雜和面餅餅。

小住子爺擡擡頭，滿末往心裡去，因為他想不到今夏的菜錢開銷太大了，而且眼看冬季要來了，沒有種下的菜好賣，更不能打來乾柴，北小山頭這地方只有一個亞麻筒社就趕走了風水，他體會到沒有土地的悲哀了。

尤其，連北小山頭鄉民祖宗三代傳流下來的井頭，吃水也不能盡情盡性的使用了，這該多麼慳吝呀？當他走過釘着木牌的井旁邊的時候，他這種想像更迫切。

『爺爺！』

小住子站下來喊着；童稚的心理上，也覺出爺爺近日以來和藏二的爸爸完蛋老傢伙有點不睦來了。

『幹什麼去？』

『我，我玩去！』

小住子沒敢說出來去找藏二去，含混的答應着，然後一流烟的跑去了。

小住子爺望着小住子跑去，偏偏又看到了那一片綠油油的亞麻，心頭蒙上一片暗影。亞麻在正晌午的太陽底下晒着，枝葉顯然更翠亮了一些。然而它却不像一片菜地那樣的能引起小住子爺的愛顧了。

極目再往前方一望，正晌午的太陽放射着高熱照在沙礫的山道上，沒有

一個人走在蒼茫似的天底下，老爺爺前小橋左方的水泡子裡，正有幾隻老母豬鬆緩着，不時的發出喘息，動彈着被暴日烤炙了似的毛皮，骯髒的隨着它的一動一動，放出水泡子被蒸發的臭氣。

『運豬都怕這片麻地呀！』

小住子爺邊走邊想着經營豬也不易了，野草甸子種上了麻，菜園子也變成了麻場，豬吃了麻那還了得。他嘆出長長一口氣來。

三

『藏二，這塊給你吧！』

小住子天真的把一塊雜和面分一半給藏二，同時說：

『你爸爸完蛋，不好。』

『怎麼不好？』

小藏二反問着，並沒去接那塊雜和面。

『我們北山頭上的井，他爲什麼給獨佔了？』

『什麼？』

『井頭！』

『井？』

『噢！』

小住子點點頭，同時用手指點着那個井，那個井已經蓋上了屋蓋，修好了四框，看來像涼亭似的東西了，白花花的木頭查口還新着哪。

小溪流

『那個？』

小藏二問，小住子點點頭。

『那個我們的！』

小藏二很有自信似地點點頭。

『你們家的？』

小住子竊起眉來。

『我們家的！』

小藏二更有自信似的點點頭，拍着心脯。

『×你爸爸的，你們家的？我們這北山頭使用了不知多少年了，又是你們家的了。』

小住子生氣憤，半譏罵的說着。

『那個，那個，錢的太大的給了，我爸爸。』

小藏二指着那個涼亭似的井蓋。

『錢？』

小住子看見井已被上的新粧，小廟似的井蓋，涼亭似的四根柱，和井的四圍木樺，再有就是那塊釘在一根柱上的一塊帶有警察廳印的木板，木板上寫着：

『此井已爲亞細亞會社丸山氏買收，爲防止傳染病關係，禁止一般人在此汲水，違者送監嚴辦。××警察廳示』

老遠的就看見一個四四方方的胡焦烙印。小住子也沒有辦法，是他親眼看見一個穿警察衣服的人和那完蛋老傢伙一起來釘的，從那以後，井蓋就靠了鎖，而他們家和別的家一樣，改吃那小溪流裡的泉水了。

「錢？錢？錢算個屁？」

小住子解憤的說着，還給他半塊雜和面：

「吃！」

藏二搖搖頭：

「謝謝！」

「吃！」

小住子像一個大人，督勵着。

「好吃？」

藏二問：

「好吃極了！」

小住子懇切的回答，同時咬一口在嘴裡。小藏二搖搖頭，緊着鼻子，看着那淡黃色粗劣的雜和面，半發霉似的小住子嘴裡倒沫。

小住子嚥下一口去，又說：

「不吃？」

「我有。」

藏二說着由兜裡拿出一個已經乾燥了似的點心吃了，帶信的。

「什麼東西？」

小住子瞪着眼睛問：

「饅頭！」

藏二又拿一個給小住子，小住子接過來看了看：

「白面的啊！」

說着點點頭，惡意的裝進兜去：

「×你爸爸來的！」

小藏二真明其妙的點點頭，隨後他就走向那條小溪流去，蹲在小溪流的邊沿，用手在小溪流的彼沿，濕潤的山根岩石上寫字玩。小溪流像條銀蛇穿過他的腋下，向前潺潺的流着，越過了伏岩，穿過了石隙，不斷的向前流去。

小藏二用手沾水和泥在山岩面上寫：

「神」

小住子用手一掠水，整個的給沖了去。

「哈哈哈哈哈……」

小住子高興的笑着，小藏二又寫上：

「神」

依然被小住子用水洗去，小住子問：

「神不神？」

小藏不理他，依然默然的寫：

『大和日本』

『媽的，這是我們家喝的水！花……』

小住子覺着真明其妙的一股氣憤襲上心頭，他想到了他爸爸找不到井水而且丟了柳罐的事，他想到那口常用的古井被封鎖了的事，他想到在夏天總吃不到涼森森的清涼井水的事，他憤怒的掠着水，不但把山岩上的大和日本一下洗去，而且小藏二被他一引動也兩手插進小溪流底的沙層裡去。

『你們家怕傳染病，我們窮人就不怕傳染病了嗎？』

小住子越想越氣，質問的口氣。

『打架嗎？』

小藏二也由水裡挺起身來，兩個手帶着沙礫，臉上，身上全都是水，搖動了一下身體，裝模做樣的拉着架子。

『媽的，打就打！』

小住子攢緊了拳頭，偏偏：

『住子，你爸爸找你去領糧啊！』

一聲尖銳的女人聲送過來，住子神經一震動，知道是媽媽叫他回家去領糧給糧去，依然還虎視眈眈的注視着小藏二。

小藏二也閉緊了嘴角，看着他。

『小住子，你還不快回來！』

『媽的！便宜你！要不是有事……』

小住子一邊說着，一邊不太痛快的慢慢走去。

藏二看了他一會兒，又轉身蹲下，用水洗好了岩石，用手抹泥寫着大字：

『大日……』

『本』字還沒等寫完：

『叭！』

一個開花彈打在『日』字上，嚇了藏二一個倒坐，將屁股坐在山道上，眼睛裡不知是被什麼東西崩進去了，痛的利害，痛的都流出眼淚來了，他用一隻手捂着，一隻眼睛，用另外的一隻眼睛看，在寫字的山岩上，日字的上部，清楚的堆着一堆豆餡，和破裂的白面點心皮子……。

『哈哈哈哈哈……』

笑聲飄盪在夏季的熱風裡，小住子快意的背影奔向小樹叢彼方的不整齊的房舍裡去。

卅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早晨七點的時候

華

莎

走進女監的鐵門，便是一個長通間，兩面排着鐵格子的監房，每個監房的地下，都滿坐着形形色色的女犯，黧黃的臉，飢餓的眼睛，蓬髮垢面，受驚的樣子，宛如是一群神經病患者一樣，使人看了異常的可怕。我就同着這些女犯們過了許多日子，終日的憂傷，無依，受着使我們變成了另一種人了。我們這一群無光的靈魂，無意識的在等待着被毀滅。我們三號的女監的鐵格子內，在監房的地下坐着一群女犯：偷換，殺人犯，花案，叛徒……。

我們肩並肩的擁擠的坐着，低着頭從破爛的衣裳上捉拿着虱子。

馬桶的尿尿的氣味，直刺進我們的鼻孔，使我們時時想發嘔了。

女看守，她手中拿着一條皮鞭子，兇恨恨的在鐵格子外的通道間走動着。不時的從鐵格子外投進來她那一雙兇惡的眼睛，在監查着我們的行動。

我們坐得屁股發痛了，誰也不敢動一動；我們之間沉悶得感到十分窒息，但誰也不敢說一句話。

一直等待着女看守走累了，她離開了通道間走回她自己的看守休息室

去，我們才從死一般的寂靜中開始混亂起來。打着，罵着，爭論着，講說着。講說着那些亡失的青春時代的回憶，講說着那些受丈夫們虐待的苦日子，講說着那些走過的熟悉的繁華街道，講說着那些市場上誘惑人的好吃的東西，鮮紅的……有的流淚了，有的十分哀傷，有的高笑了起來，整日的我們都是這樣的機械的無光的從早晨盼到日落……

我們談着一直談到太陽從監房的鐵窗消失下去，監房裡漸漸的昏暗朦朧。

我們都餓了，我們聽見了自己的肚子在響着，我們便在監房的地下晃動起身子。餓得十分焦燥，不再講說什麼了，在睜着眼睛諦聽着送飯的男犯們敲門。

我們好容易等着有敲門的了。

雜役在鐵格子外響着：

「把盆子拿來！」

女犯們全都像狼般的伏在鐵格子上，向通道間望着。

女雜役將幾個黑色腐爛的烏鈴裏皮的飯盆從鐵格子送進來，我們便擁擠

上去，眼睛閃耀着飢餓的光，伸出許多黑霧的瘦手，快開捺了，饜着，饜着，打着。

『媽拉X的，家雀X屁股了嗎，唧唧唧的！』

『女看守用鞭子敲着鐵格子罵着。』

我們才靜了下來，圍着飯桶坐下，貪婪的吃着那腐爛的黑色的馬鈴薯皮。

我在群犯們之中，我發現了只缺少陳炳沒有來吃飯，她坐在監房一個角落裡，將頭埋在膝蓋上，一聲不響，痛苦的用手不住的抓着头髮。

我忙着去喊她：

『陳炳！吃飯了。』

她擡起頭來，含淚的搖着頭：

『我吃不下去一點東西！』

她又將頭垂在膝蓋上了，一聲不響。

我們吃着馬鈴薯皮，吃得舌頭發澀吐起酸水來不再想吃了。我們便唱起了歌：

噢！哈！黑呀！

我們不怕死呀！

爲了我們的祖國，

早晨七點的時候

我們不怕死呀！

噢！哈！黑呀！

我們不怕死呀！

不久從男監也應合起來了。

我們唱得更有了勁了，坐在地下肩靠肩的，一邊晃着，一邊拍着手。一股力量充滿了我們的胸膛，使我們什麼都忘却了，彷彿有一種光照在我們的生命中發光，彷彿有一些花朵開放在我們的生命中吐着芬芳。

女雜役羅華伏在鐵格子外也唱了起來，她微笑的敲着鐵格子。

我也激昂的敲着鐵格子唱着。

忽然陳炳從角落裡走向我的身旁，她哀求般的搖動着我的肩膀：

『范黎！我求求你們！不要唱了，我的心快碎了。』

陳炳的淚水流動在臉痛苦的臉上，她的腰顫動着。

我從我的肩上將她的雙手取下來，安慰她說：

『是的！我們不再唱了。妳安靜一點！』

『姐姐！我怎麼能安靜下去呢，秦堅也許宣判死刑了。』

她說完便伏在我的肩上哭了起來。

女思想犯們停住了歌唱，然而隔壁的男監們仍然在唱着。

陳炳無可奈何的將耳朵用兩隻大手摀堵塞住了。許久她走向男監的牆壁

處，伸出滿凸露着青筋的右手，用力的在牆壁上拍着：

『我求求你們，不要唱了，看上帝的面上，我的心要碎了。』

男監便靜下來了。

陳焯低着頭，悽喪的走回到原處坐下了。啜泣着。

她的哭泣使我十分難過，我用我的衣襟替她擦着淚水：

『陳焯，不要哭了。也許秦先生不會宣判死刑的。因為我相信着真理，秦堅是爲了真理而活動的。』

陳焯抬起頭來失望而憤怒的向我說：

『真理！秦，妳忘了我們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的可憐蟲嗎？節裡會有真理？』

『不過，爲祖國而犧牲是光榮的！』

『我知道，然而從此我們便訣別了，我們之間也失掉了一個同志。而且他的家族還有老母和幼小的弟妹們！』

『焯！妳不要想得太多了。』

她哭泣得那樣的傷痛，使我也沉浸在痛苦的無言中了。

女看守走來了，用鞭子打着鐵格子罵了起來：

『妳哭什麼？』

我替陳焯辯解：

『爲了她的未婚夫。』

『媽的！進到什麼地方還不知道，還想漢子，想漢子×癡癡了嗎？』她的話激怒了陳焯，陳焯反抗着：

『我們是思想犯，妳說話要慎重一點！』

『思想犯，什麼是思想犯，日本子就恨思想犯，打死妳們也沒有說。』

『妳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應該愛中國人。』

『妳們是犯人知道嗎？犯人是籠得整着，是虎得臥着，知道嗎？』女看守生氣般的打開了鐵門，她似乎要來處罰我們了。

忽然女監的外門有用鐵棍子叩敲的聲音，女看守便又從三號監房跑了出去。

不久我聽見從通道間響來刀刺和皮靴的聲音了。

我們知道是看守長來了，便都老鼠一樣吃驚的在諦聽着，壓板挺得直直的，一動不敢動的坐着。

女看守開始在通道間報告了：

『報告！全員一百六十人，出廳三人，現在一百五十七人！』

刀刺聲和馬靴聲，漸漸的移近了。

女犯們都把眼睛注視到通道間。

一個看守長帶送着一個戴着恥帽的女思想犯響着鐵銬子走來了。在三號監房的門前站住。

女犯們對新來者都好奇的伸長了頸頸在看。女看守便罵了起來：



『有什麼可看的，××！都是兩條腿頂一個肚子，有什麼可看的。』

看守長在新來的女思想犯的臉上打了一個亮光說：

『你的死了的好！』

新來的女犯的眼中充滿了憤怒的火焰，並沒有哭泣只回答了他一句。

『沒有靈魂的狗！』

看守長因為是日本鬼子彷彿不懂她的話，便向女看守說：

『她的檢查檢查她！』

然後立刻走開了。

女看守檢查完了，便將她關在三號間。

新來的女思想犯，受辱使她不住的咒罵着：

『王八蛋！』

然後她用一雙驚奇的眼睛望着我們，我替她讓出了一個空位子請她坐下，她沒有向我道謝高貴的坐下了，她眼睛望着四面透風的監房，和掛滿蜘蛛網的牆壁，發臭的馬桶發起愁來。她的眼睛望着鐵格子暗淡無光了。低下頭去沈默的彷彿在思索着什麼，彷彿被壓難所苦。

我悄悄的向她說：

『你是思想犯嗎？』

『是的，晚上就在地下睡嗎？』

她高興的問着我。

『是的！』我告訴了她一些獄中的生活，便將我的囚被借了給她說：

『這裡的囚被是不夠用的，差不多是三個人蓋一條，這是我的先借給妳吧！』

吧！』

她謝了我便回過頭去向四週瞧了一下。她忽然發現了陳炳在哭泣着，她

便向我問：

『哭着的女人是運私米的嗎？』

『不是。』

她自語着：

『我以為是運私米的呢，中國人活不了的太多了，生活迫得他們不得不

運私米的也太多了呢！』

她嘆息的在望着陳炳。

『那麼她是偷摸嗎？』

我告訴她：

『不是，她是愛國挺身隊的女同志！』

新來的女犯吃驚的問着我：『這裡也有女思想犯嗎？』

『有的！』一共三個。在號裡的有陳炳，和我，在號外的女雜役有羅華，

她判了十五年。』

新來的興奮的向我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攥住，眼中充滿了喜悅的淚水向

我說：

「你的名字叫姚瑛，是王國事件的叛徒。我高興極了，有你們在這裡！」

然後她興奮的走近陳焯說：

「同志！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悲哀，受苦是我們中國國民的義務。」

我正想將陳焯未婚夫秦堅預判死刑的事講給她。

忽然聽見了嘩嘩嘩鐵鐐的響聲。

陳焯對我說：

「你聽，一定是出廳的回來了。」

她慌慌的爬上了鐵窗子。

於是我也和許多女犯都像猴子似的爬上了窗子，在眺望著。

我看見那扇黑綠色綉花的大鐵門被打開了，走進一羣出廳回來的犯人；

排着兩列隊子，嘩嘩嘩的響着，穿過運動場向男監走去。

陳焯的眼中閃着不安的災厄的光，在犯人的群中掃視着。

她將臉緊貼着鐵格子，伸出一隻顫動的瘦手，但是却被鐵格子所阻。縮

回那隻顫動的瘦手，她仰着恐怖蒼白的臉，凝視着秦堅。

我在犯人的隊伍中看見了秦堅，他低垂着頭，彷彿背負着生的沈痛一樣

緩緩的邁着步子跟隨在犯人的隊後。

犯人的隊子從女監的前庭走過，秦堅便抬起頭來凝視着女監的鐵格子。

陳焯絕叫般的喊了起來。

「堅！你判了嗎？」

秦堅聽見了陳焯的喊聲，用一隻充滿無限傷痛的眼睛望着女監的鐵格子。

「你媽的，瞧什麼？」

一個看守用刺刀背擊打着秦堅的頭，秦堅無耐的蹣跚的跟隨着犯人的隊伍往前走去。

陳焯望着秦堅的背影消失在男監的門裡，她急忙的從窗台上跳了下來，走向男監的牆壁，將耳朵貼近牆壁，她聽見了從男監傳來的一陣騾動！吵鬧，和關門的聲音，鐵鐐響聲，和關門的聲音。

陳焯用手敲着牆壁，許久從男監的牆壁發出了一種沉重含混的回聲，彷彿是由男監秦堅敲來的。扒扒的手拍着土壁的聲音。

陳焯高聲的喊了起來：

「堅！你判了嗎？」

然而從男監並沒有回答傳過來，只聽見由牆壁傳來的一種奇特的「戈戈戈」的碎聲。

我跑到鐵格子前，我看見女雜役維華正在通道間和洪濤在說話，洪濤在第七工場裁縫思想犯人。我看見洪濤一邊扭着女監將釘完的鈕扣的軍服，一邊擦着眼淚臉色沉沉的，他和維華說着些什麼，維華也用手擦擦眼淚來了。

洪濤背背眼迷了，羅華伏在鐵椅子上向我說：

「秦堅被宣判死刑了。」

這消息使我宛如墮入了黑色地獄一樣。我的意識開始昏暗起來。

我去看陳焯，陳焯仍然的在拍着牆壁在喊着：

「堅！你判了嗎？」

「堅！你判了嗎？」

已經是存心了。

通道間燃起一隻幽暗的燭。

陳焯在對着牆壁，挖掘着監獄的牆壁。

從男監的窗壁也吱吱的響着，忽然牆壁被他們挖穿了，我聽見了秦

堅在喊了起來：

「陳焯！」

我聽出秦堅的聲音，我也伏向洞口去，我看見秦堅的眼睛閃動着死的痛

苦的光在凝視着陳焯。

陳焯激動的說：

「堅！你判了嗎？」

我沒有聽見秦堅的回聲，只聽見陳焯的聲音發顫着：

「死刑嗎？」

「明天早晨七點鐘。」

早晨七點的時候

「堅！」

陳焯沒有說完便哭泣起來：

「焯！你靜一下，我有許多話想囑咐你！焯！擦去你的眼淚！」

「我希望你請求再出一次廳。」

「我不希望那樣，我不是見時機不好，不肯犧牲自己，就犧牲了主張。

我不是動搖分子。焯！你不是說過嗎？我們應該爲了祖國而流血而犧牲，

這不是光榮的嗎？」

「我沒有忘，不過……」

「我懂了。不過這是我的光榮也是你的光榮，焯！你應該堅強起來！」

新來的姚瑛便走向前去，她鼓勵着陳焯：

「是的！我們應該更堅強起來！焯！你允許我祝福他一句話嗎！」

焯將位置讓給了姚瑛，姚瑛興奮的說：

「我是新來的姚瑛，祝福你的光榮！焯，請你放心，我們一定用全力來

愛護她！」

「謝謝！新同志！你們應該勇敢的做下去，爲了祖國，我們應該有犧牲

的魂魄。」

「我不怕死的，只要我有一口氣，我就會爲祖國做一點事的，以後的工

做有我們來負擔。」

姚瑛說完了話便退回原處。

我聽見有敲打女監外邊的鐵門聲，我知道是部長來點最後一次的名了。接着，女監的外門被打開了。

我便聽見有馬靴的響聲走進了通道。我們都規規矩矩的坐到原位置去。

陳炳垂着頭，流着眼淚。

拿着犯人名簿的在鐵格子前站住了。女看守站在旁邊，拿着名簿的漢子

粗聲的喊：

「報號！」

於是我們便開始各自報起自己的號來了：

「一百二十號，一百三十六號，四百〇六號，二千二百號，三千三百五

號，四千〇五號……」

看守兵們聽完了名便將各監房鎖上，然後走了出去。

是犯人就寢的時候了，女看守也回到自己的房間睡了。

陳炳又伏到洞口去悄悄的和秦堅辭着。

女犯們，都準備睡去，都爲了擠的原故爭吵着，騷動着。房間太狹窄的

原故，我們只好踞壓着大腿睡。就聽見陳炳在悄悄的啜泣着，很久我才昏

昏的睡過去。

忽然我被身旁的女犯給碰醒了，我聽見更夫敲着梆子從獄牆外走過。

我抬起頭來看陳炳仍然伏在洞口處在啜泣着，是那聲悲哀傷痛。

秦堅在不住的勸着她，叮囑着她許多話。

我聽見從遠處村子裡，有雞在啼叫着。鐵窗外薄明了。

我聽見有急促敲男監的鐵門聲，許久我聽見有人喊着：

「把三十號房間打開！」

我聽見有嘩嘩嘩打門的聲音了。我聽見有人在喊：

「二千六十六號！提出來。」

我知道這是提秦堅來的，我坐起來；我看見陳炳被痛苦顫抖着。

「快出來！」

我聽見男監騷動起來。

我聽見了陳炳的一聲絕叫，我看見陳炳滾動着死的恐怖，痛苦，淚水的

臉蒼白了，她瘋狂般的爬上了鐵窗子。

我慌忙的從囚被中爬了起來，也爬上了鐵窗。

我看見秦堅被幾個看守兵護送着從男監帶着鐵鏈走出來，在他的眼上用

一塊白布蒙着。雙手緊印着鐵鏈，嘩嘩嘩的從女監前的廣場走過了。

陳炳的臉色更蒼白了，她絕叫了一聲，便從鐵窗上昏倒在地下。

我和姚瑛幾個難友，將她抬至一個角落，我伏下身去，喊着她的名字。

但是許久聽不見她的回聲，我伸出一隻手去撫摸她的脈搏，我發見了她

的脈搏已經停止了。她蒼白的憔悴的死了。

通道間的牆壁的鐘敲了七下。

我從鐵窗望出去，我望見死刑欄裡火煙在昇起來了。

# 掙脫掉靈魂的枷鎖

章長明

我們是從牢獄中被拯救出的囚徒

我們是從屠場上被釋放了的山羊

不能忘記的那黑色的窠子，鮮紅的血槽

命運的刀斧是多麼嚇人的在響亮……

迎着破曉了的世紀的晨光

弟兄們攜起我們底手來吧

掙脫掉靈魂的枷鎖

我們要追尋那許許多多偉大的生活

# 雨天的旅客

方之華

放下了信箋，我底心里無端地感到了一種悲哀。我不知道這種悲哀是單獨爲了別人的故事而感動得——至於此呢？還是，因爲觸動了我的塵封得這麼久的一種渺茫的渴念呢？我祇是覺得切身的悲哀，害得我什麼也做不下去。

我站向窗子的前面，隔着玻璃窗看着外面又落雨了。依舊的這麼個雨天，依舊的這麼個黃昏，在我的眼前又幻化起那個人的影子，穿着一襲黑色的雨衣，高高的身材，深溝的兩頰，微微的顯得胖一點的臉。

彷彿是一點憐惜的感情，使我覺得對這個人有了一點偏愛。雖然也許他本身並不需要別人可憐他，也許他自己正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我

的這樣的想像却無法排除，真的，我多麼願意能夠幫他一點忙，把這幾頁信箋交給他稱作『華』的那個女人。否則，我也願意分擔一點他的痛苦，由於那個女人的不信實，確確是傷害了他的殷望着的感情，雖然，他很高興地在信尾上寫着：

——依然的，我對你連一點怨恨的心情也沒有。

這又怎麼能使人相信呢？對於一個老實人的忠誠的心所給與的中傷，在

表面上雖然並不很顯著，但是內面的創刺已經是無法補救了。

於是，我又想到了他會不會因此就殘忍地殺害了他自己呢？想着，想着，我的身上起了一次戰慄，死亡的恐怖向我的心上撒下了一把灰色的砂子……

接着，我想到了死人的臉，永遠閉起來的眼睛，骷髏，墓地，和荒草。

我知道，我不該這樣往殘酷的地方想，我應該由私心爲他祝福，祝願他們在很短的時日之中會重相見。但是，我又沒有法子驅走這惡魔似的想像。

就像外邊落着雨的樣子，伴着昏暗起來的天色，寂寞的雨絲，密佈的降落了下來，降落到我的心原上。

我披上了一件夾袍，在桌桌的前面，就着燃亮的燈光，又把信箋一頁一頁的換着順序讀了下去。

就是不久的十天以前的事。情形和今晚差不多，時鐘已經打過六點了，

天色一點一點的昏暗了下來。從過午就落起了雨，旅館幾乎不曾來一個新投宿的客人，我剛纔寫完了店簿讓張弟送到分所去，就倚在桌桌傍讀起一

册新近由圖書館里借來的左拉的『娜娜』。

當我正讀到少年喬治在黑暗曠曠里看着被當前的幸福恍惚着的娜娜，燃燒了的情熱再也壓制不下去了，突然地用他全身的力量緊緊的抱住了娜娜……。

我的臉，爲了這火熾的故事而感到了一點灼熱，我望着燈光開始騷擾這個少年的人生的不幸的開端……。這時候，突然爲一個人的聲音使我驚醒過來了。

——喂！可有閑房子嗎？

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就看到了一個全身穿着黑色的雨衣的人，高高的身材，深湛的兩顆眸子，微微地顯得胖一點的臉……。看着他的雨衣上的雨珠猶自向地下滾落着，我知道他是在雨中走了很遠的路到這裏來的。

——就您一位嗎？

他聽到了我的問話，輕輕地點了一點頭。然後，先由頭上摘下了雨帽，抖擻着上面的雨水。我就放下了書本，拿起抽屜里的鑰鎖，引導這位客人到東廊下的第九號房間去。

他隨着我走到房里，略微看了一眼，大概是表示很滿意吧！由我替他添寫了一張投宿名單，我才知道，他是搭乘晚班車由X到這里來的，至於到這里來的事由呢？他沒有讓我添寫，他說並沒有什麼事，住一住就要回去的，又何必添寫什麼理由呢？

從這時候起，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很奇異的客人。

我回到賬房里去不久，他穿着雨衣出來了。說是到湖邊上去散步，問我旅館里幾點鐘才能關門，當我告訴他十點鐘才關門呢。於是，他匆匆的就走出去了。

我送他到門口去，外邊的雨是又大起來了。但是，他好像並不在意這大的雨，把雨帽狠狠地往下拉了一拉，冒着雨往湖邊去的小路走去了。

這天夜里我睡得很早，臨睡之前我關照過了看門的更夫，告訴他九號的客人也許回來要晚一點，留心不要把他鎖在外邊。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醒過來，在地下洗着臉，更夫來告訴我，昨天夜里十點都過了他才跑回來的，渾身雖然穿着雨衣，却都被雨水給淋透了。兩隻脚被泥陷得好像打過圈的老母猪……。

我一邊聽着這些話，這時爲了有要出發的客人候着結賬，我就忙着去寫賬條，以後更夫說的話我就完全沒有聽到耳朵里去。

吃過了早飯，九號的客人到賬房來了。

他很鎮靜地，同我說：

——賬房先生，等一會兒也許有電話來找我，或者，也說不定有人會來找我，拜託你馬上告訴給我，因爲，今天我一天也不出去了。

他說着話，用拳翻動着我昨夜放在桌子上的『娜娜』，翻了兩頁，微皺



笑了一笑，就向東廊那邊走回去了。

顯然地，雖然我並沒有仔細看，他昨夜一定是沒有睡過，眼眶深陷，並且一種倦怠之感，正從他的有點枯澀的目光之中告訴了我。

我爲了怕是對不起他的警告，整個午前我一步也沒有離開賬房。每次電話鈴一響，我便跑上去接電話。我總希望有一次電話是我九號的客人的。

快到午間了，電話依舊沒有來。當中間他到賬房裡來了兩次，轉了一個灣，大概由於我的神情他很明白是還沒有希望，就又慢慢的走回去了。

時鐘剛敲過十二點，在賬房的窗子外，有人用手輕輕的叩着玻璃。我站起來走向前去，看見窗外站着一個女人，因爲戴著很寬大的呼吸囊，使我看不清她的臉，但是從他的動作上和語音上，和穿著的淺藍色的串綢大衫上，我斷定她是一個年紀還不到三十歲的女人。

——九號的先生在家嗎？

——在的。

說不出爲什麼，我對於這女人的來臨也感到了莫大的喜悅，馬上引着她她走到九號房間去，門開關的時候，他彷彿正躺在床上失神的望着天花板，一看見我引進進來的女人，很靈捷的從床上跳了下來。這時候，她回頭向我說：

——謝謝你。

——隨手就帶上了門。

這位女人是十二點半鐘走出去的，這個時間我記得很清楚。因爲，我正從門口撥着鐘，半點的鐘聲才響過，正好這女人由我的身邊走過去了。

很奇怪地，在戴着寬大的呼吸囊之外，她又用一枚咖啡色的手帕蒙着眼睛，看情形好像流過淚似的，爲了怕別人看見，而才那樣地掩飾着。

並且，九號的客人也沒有從她出來，是她自己一個人走出去的，到門外，跳上了一輛三輪車，擺了一擺手向西邊的大道上跑去了。

午後，他沒有出去，也沒有到賬房來。

傍晚，是張弟接的電話，說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九號的客人，我讓張弟馬上去找。很快地，他就跑到電話室來了。

隔着一層薄薄的玻璃窗子，我聽着他的語言是很簡短的這樣說着：

——是的，我是做。……哦，他回去了。……他對你怎麼說的呢？……

不錯，他是來過。……好。不過，你不來電話，我也不想夜車回去的。

……那麼，我靜待着你們了。……一定，明天十二點以前，十二點以前

……謝謝你，再見。

由於這一點談話的記錄，就可以不難知道這次來電話的人並不是午間來過的女人。然而，談話的範圍，却仍然並不超過昨天來過的女人的事。

至於，這些人物相互間的關係是如何微妙的展開的呢？我雖然窮極了我的思索，我竟想不出其中的究竟來。

彷彿，以後他還帶着雨衣出去過一次，回來又很晚。



這夜，我失掉了沈靜的讀「娜娜」的耐心，害得我一夜沒有得到好睡。夜半，我走過了東廊下，九號室的燈光，照舊是亮亮的……。

第三天。午前，九號的客人每隔十幾分鐘，就要到廚房和旅館的門口轉一轉，他不時的焦灼的望著時鐘的指針，他的面部的表情已經很明顯地說出他的內心的焦急和渴望……。

九點過去了。十點過去了。……。十一點鐘響過，他走進廚房來結算了三兩天宿的店賬，他說要搭今天的午車回××去，並且彷彿如同自己獨語給自己似的：

——本來也沒有什麼事，也該回去了。從這次他走回房間去之後，一直到十二點鐘他招呼茶房給他叫馬車，這期間再也沒有到廚房前來打轉轉。

他將要走了。我自己覺得我是很理解了他，因而，我就更同情着他，我的心情被他弄得很不安，就像在我自己的身傍正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一樣。

我走進了九號房間。

——先生，您就要走了嗎？

——是的。

他看一看賬單已經把雨衣和手提包給拿到馬車上去了。他很躊躇地，又

彷彿有所畏懼似的，由他的上身衣服兜里，掏出來了一個黃色的信封。

——老弟，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可以的，您說吧！

——就是，你給我保存一下這個信封。假如，一兩天內有人來找我的話，你就把這個信封交給他，告訴他我是已經走了。如果他來呢？等過一些日子，我也許會來取。就這點事情。

說到這里，他並沒有待我回答，戴上帽子就跑去去了。我追出去的時候，馬車已經走了。我的手里就祇剩下一個信封，黃色的，里面厚厚的裝有幾頁信箋……。

一直候了十天，並沒有人來找九號的客人，而且那房間又已經更換了三次旅客了。

失望的心情，是最使人難堪的，我渡過了這麼長的時日，無日不盼待着會有人把這信封取去，而了却我的責任。但是，沒有人來，信封始終在我的抽屜里靜靜地躺著。

又是一個雨天，晚飯吃過了。我懷着說不出的心緒拆開了這個信封，我祇是單純地想看一看這封信而已。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其他，而且我如果想到了其他，那便是毀壞了他的信賴和重託。

信封里邊是幾頁黃色的信紙，上面的字跡很草率，想像他寫這些字的時候

候，是伏在牀上，而且感情也很衝動。

他的信是這樣寫着：

現在，我想，你也許已醒來了。

你讓我好好回來睡覺，我心裏萬分想聽從你的話，可是，這又怎麼能  
够呢？今天，我底心情無端地變得異常黯淡，不知道爲什麼總是覺得『無』  
比『有』乾淨，同樣『死』也比『生』痛快……。

回來，走在教堂前的湖邊上，我自己踏着階石走下去了。天黑黑地欲  
雨，附近一個人也沒有，我望着黑沉沉地湖水死伏着，這彷彿和四年前我  
第一次見着你的時光並沒有什麼兩樣，而且，順序也正是這麼個將近早秋  
的日子，但是，我們呢？却經歷了這許多幸運的劫難與折磨。

我又重復想了好久，想到生和死的問題。昨年冬天我說給你的：不知道  
爲你而生好，還是爲你而死好。這話確是我永遠徘徊着的不可解的迷惑。  
當然，如果我這個人沒有了，你眞的能把我忘却了，你眞的能回到你從來

的生活中去，那我就可以毫沒有疑慮的處置了我自己。但分明我又知道你  
忘不了我，我死了，我底影子也屹立於你的心上……，想到這些我完全  
失却了自殺的勇氣，而從生之巔頭上你又把我牽扯住了。

我坐在湖邊上，我又仔細想，在今日，我知道你的話是對的。除了努力  
做自己的事之外，就沒有一條路可走。我們的環境注定了命運的悲劇，若

不是有扭轉乾坤的力量與決心，那麼，這種悲劇的收場是不可避免的。若  
是生從前還好，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除了悲劇的收場，連一點可溝通  
的辦法都沒有。

雖然，守株待兔是賢者所不爲的，我們却祇有守株以待兔，坐待命運的  
加惠吧！除是之外，在目前我和你同樣什麼也不敢想。

戰火與硝煙逐漸逼近我們的身邊了，殺害敵人的力量雖然沒有，被殺害  
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當然，可能的話，希望我們都能渡過去，否則就  
都死掉了！若是死了一個再活着一個，那活着的人可怎麼往下活呢？那  
樣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

不見面快有兩個月了。我的情感的慘動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月前你寫  
在了我，你說我忙了就不會懷念你，這樣說法是不對的。你知道，如果不  
見着你也活得不安，那我這次就不會來了。兩天，見你又這麼不方便，  
突破這一次障礙而來的，就爲了我已經沒有法子處理我的心，看不見你，  
我底心上就有了不可脫卸的一種重壓。

所以，我終於來了。我也想像能互相幸福，或是互相（這裏的兩個字  
被抹掉了）……現在，自殺於我已經沒有效力的藥劑，那麼，我遲  
早還是得從你身邊走開。就這一兩天，以後呢？兩個月以內沒法子見你，  
兩個月以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呢？我不敢說。當然，我也不願想。這次  
的會晤是暫時的最後的會晤，或是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吧！但是，再會何

等，可感難說了。華，現在我底心痛楚欲裂，我怎麼能再寫下去呢？

——三日午夜

我一點也不能對你有所抱怨。

今天，午間我讀了我携帶來的唐吉訶德傳和死魂靈，我把它們反覆的讀過。幾乎是快記熟了。一直到你來。

你來了，說了沒有幾句話又走了。這回我手裏就祇有兩册唐詩三百首，我又讀它。從一點起到七點止把它又翻了一遍。李商隱的無題諸作都可以說是新詩，仔細玩味倒也很有趣。七點一過莉的電話來了。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曉得你今天晚上不會來。還是讓我自己在這間鄙陋的旅舍裏渡無眠的一夜！

你問我自己悶守在這里不寂寞麼？我回覆你說不寂寞。可是，我這一天寂寞欲死了，不過，你知道我是寂寞的就很好了。我不要再能繼續我底心，我祇要你能知道我底心，這就夠了。世界上的人類雖然衆多，知道我底心的人又能有幾個呢？知道我的心而能慰藉我的人又能有幾個呢？這個數目簡直使我不敢想。

接到莉的電話之後，我本來打算坐車到你那裏去，那管是挨打受罵也無妨，我的欲一見你的心情竟弄得不可遏抑，實在，我若是遏抑我底心，就痛楚得欲死。我於是坐一輛馬車走了，走過了湖邊，走到了濱湖門，我底

心開始返覆地想了。我想，我在你們的家族之間算得個什麼呢？我想了又想終於繞道回來了。

歸途涼風吹着我穿的雨衣，彷彿我自己什麼拳擊也沒有似的，空空地讓風吹着。走過刺門外，看見莉了。我沒有出聲就過來了。

然後我在湖邊上又略坐了一會，我過於愛看湖水了。看着靜靜的伏着的湖水，我就想那些不能去作的偉大的悲壯的事情。

華，我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呢？沒有了你，我就活不下去。可是，現在我連一見你都不可得，跑了這麼遠的路，到這里整整是二十九小時，才祇見了你兩次，加在一起不過二小時。距離不見你已是五十天了。五十天里，你的生命，被我只擁有二小時。華，一年之中算來才有十四小時，我的餘生有多長久了呢？充其量在未來的二十五年之中——我自信我不過有五十年的生命——頂多我們能聚首十五日。而這期間還夾雜有多少流淚的日子，懷想和牽掛。華，我們求的就是這一點可憐的幸福的光麼？

你告訴我——你的話我幾時都願意聽從。你說吧！到底我們是該怎樣走下去呢？像現在這樣的日子，我深怕中途會夭折了。我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壓抑着的我的心。

昨夜和今夜，我底感情脆弱得無以復加。寫幾個字就得擦擦眼睛，可是，在你面前我始終不敢流淚，爲了怕你把臉弄污了回不去家。我一個人在這小屋子里哭死又有誰管呢？

回來我就想睡，又偏是睡不着。想看看書又看不下去。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和上次在××車站的情形一點不兩樣。我一點也沒有自制的力量。我祇是需要一種外力來解救我。那管讓我去死也好，來消却這樣的痛苦。

你現在總該睡了。華，今夜讓我怎麼能入睡呢？你的記憶一一都爬上我底心頭，佔據了我底心，折磨着我。累得我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哭吧！趁著淚泉里還有淚，就讓我哭吧！

——四日夜裏

夜裏多噩夢，醒來已是今晨七時了。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可以爲今日的你我說了。雖然如此，在痛苦之外，還有無限的幸福的預感，浴着我的全身。

今天我將走了。你好好安靜於你的生活吧！受苦的事該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你應該一天比一天的健壯起來，你的生活處處都幫助你的生成發育。

寫下的許多話，看今天你的情形如何吧！妳如果又感傷起來，那我就不能給你看了。爲了什麼我總惹你哭呢？常那樣的話，我不是更要不得了嗎？也許等一會兒就會見着你了。無論怎麼說，我是期待着你會來的。

——五日晨光中

出於意外的，你竟沒有來。十一點過了，十二點也就快要到了。我想着你也許是先我到車站去了。現在，我已經付過了店帳，我打算馬上就到車站上去。

不過，我的想像也許不會準確。

無論怎麼樣，華，依然的，我對你連一點怨恨的心緒也沒有。

我祇是深怕你們又吵吵嚷嚷來，因而才使你受到了漢法子行動的阻礙。我又怕你爲了不能見到我而去和別人惹鬧氣……。

要不然的話，我底心就很坦然了。

這次回去，我也許離開××。不過，不好再這樣寫下去了。我們再見吧！假如我們都很健壯的活着，我們再見吧！

華，我有一句話，我們相處兩地，就是彼此的致命傷！

我多麼期待你能讀到這邊頁我留給你的話。

——五日正午前一刻

他的信就終止到這里。

我沒有勇氣再讀下去了。我閉上了眼睛，我的心頭顫動着的，仍然彷彿是憂傷的雨天，孤獨的旅人，寂寞的相逢，永遠的離別……。

十二月二十日·落雪的日子

# 靈魂的豐腴

韋長明

如今，我一想起那些逝掉不久的火燄的時光，我底心衝起了極稀薄的一層渴望之後，緊接着就是一種無邊的寂寞，與無邊的荒涼。

光復了。從長期間的起伏中被喚醒過來，從無告的沉淵中被拯救出來，從黯黑的地獄之中又看到了熱情的光閃和祖國的旌旗。宛如在大病之後突然恢復了舊日的健康，這種喜悅之極因而興奮欲狂的精神狀態，支持着我開始了一段火燄的生活。然而，並不太久，身外的冷感和內心的鎮壓，驅使着那些火燄的日子很快的成爲了瞬息即逝的彩虹，把我復委棄於岑寂之中。

說起來，光復前快到兩個年的生活，也把我搔擾得够了。那時候的生活，我在『誘惑』里表現得最爲坦白，我真真的厭透了那一座死氣沉沉的踞在湖邊的主色大樓，我最怕聽環着廊下走過的鏗鏘的音響，我也怕着罪人的臉，和黑色發着亮光的鐵格子，……

而我每天將近八個小時的工作，就完全消耗在這可咒詛的人物之間。於是，我乃有了不能對誰說也無法向誰說的苦痛，這苦痛日積月累在我的心頭長大起來，遂而變成了靈魂的重壓。

我承認，我終竟是一個弱者，除了筆寫下來我的心境之外，我竟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打破這重壓，拯救出我自己來。但我又不能優遊自得，安於這種環境而不做任何非非之想。這樣極端的心靈的矛盾，驅使我一步一步走上了一條可怖的路，那便是殘害我自己，用我的放浪的行爲來殘害我自己。

兩個年的時光並不算太短吧！我整夜的把我自己混雜在一些市井之徒的群中，一任時光消沒在飯店，酒家，劇場，茶園或是比這些更其溫馨而又迷惘的地方。聲色迷亂了我的神經，羔羊弛緩了我的體軀，不息的宴樂，長夜的歡快，我不願再想別的，我就躲在這舞廳的角隅，悄悄的揉弄我自己的輕煙一樣的歲月。

可是，這種飲鴆止渴的心境，並不能解救了我。我愈是殘害我自己，我愈感到靈魂的空曠和無着。某次我和一位契友站在黃昏的橋上，望着黑沉沉的流水，我說：我多麼渴望犧牲會在這時塌毀了，我們就這樣死去，那該多麼幸福。我的可哀的心境，已蔓延地焦灼了我的心。

我已經是沒有可走的路，我已經是不得不佇下來，這一瞬的危機，正義的號角響了。歷史的火花催動了我的脚步，我完全置自身於一種忘我的境地之中，一點恐懼也沒有，一點猶豫也沒有，把自己交付給了一片火燄的日子。直到我又歸回到依舊的岑寂的自我生活中來。

一度澎湃的心情轉爲了寧靜，一度眩昏的視野又轉爲了清澄。多暇的時

日，我獨漫涉行於街頭和巷尾。我看着一批批走來走去的同胞，我清清楚楚起來的給叫賣聲響震聾了耳朵的市場，我也看着呼重喚僕擁擠擁擠的長者之流的高車，再就是我自己印在路上的長長的影子。

邇來，我每每耽沉於生活的內視，由於這內視我發覺到了那麼多的從來沒有爲我發見的生活的深洞……它們一一的連綴於我的生活之中，盡量地傾洩着自己生活的寶藏，也正在摧毀着我的尙未完成的工作。

我這個頑子呵！我有多麼傻氣的廉價拍賣了自己，我竟沒有知覺地操縱於別人的掌中，而作那些最下賤的事，受那些最難堪的看待。我自己漠視我自己，我自己在我的靈魂的窗口上縱橫地接下了污辱的手印……。

然而，然而，我堅決的想過了。我應該從現在作起。我祇想，如何獲得到靈魂的豐腴；也就是說我怎樣把自己的靈魂添充起來，這就是我的今後唯一的進路。

十二月十八日·子夜

## 我的建設

大 宇

我嘗想到社會上太高尚的道德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些太鋪張的見解，也是失敗的目標，凡細小的事，如能弄得好，和英雄所做的偉業同是一樣的難得；我就在卑怯自苦的來磨鍊我的智慧，所要求的是那爲人所不齒的專情，我就要扶植它，一步步的能做得來，當然不是求於人的眩耀或誘引誰，它是不需求些什麼的。

我就苦苦的從自己的生命之中找一種生活的方法，把它赤裸裸的顯示出來，固然我也許要誇大來說了，太過於憧憬了，然而我要放着胆子做了。會記得有過這樣的一句話：『如行於懸崖之上，初期非常胆怯不敢舉步，到後漸漸自然會放大了胆子就走得非常自然了。』當然胆怯的是怕跌下損失了性命，及至放大了胆子，既或行於懸崖之上，就不惜一切，性命已爲所不足惜了。

放大了胆子是應該的，磨鍊自己的智慧更是緊要的，有的人多顯及那病態的自愛與虛榮，崇敬那社會上自以爲高尚的道德，對於細小的事，或談到什麼犧牲，總是憐情，備法，愚蠢的迴避，這是何等謬誤，何等悲慘的事。



因此，這種種就開始佔據了我的位置，堅忍得不能拔出，同時不知不覺的它會龐大的漲滿我的胸膈之內，而不能解脫了，不能逃遁了。我就被這種力量給征服了。

也好！我就扶植它，愛護它，銘記它，在它永遠佔據而不退，用我的智慧來支配一切，——我打定了主意。

「就在一家板樓上籌劃我的主意如何實行了。」

在我的二十八年這年，就該是一個建設之年了。

我孤孤的坐着，想起了許多。

我所想的起初是：和平，快樂幸福與其享受，一片江流的悠悠啊，小巷的溫馨啊，曠野教堂的晚歌啊，那是一天，柳枝下垂得如疲乏的手掌，一個人站在樹下說：『你不喝些為你準備好的熱水走嗎？』我騎着是匹驢馬，未待我來回頭，它就急馳開了，於是我悵惘無以自忍……我又想起那教堂的晚歌了，關在心扉的悲泣，一切都丟掉，一切被剪斷了。

想到這：就有莫名的悲哀向我襲來，有無限之力透進我的週身細胞，把我的生命充漲了。我就立起身來向外望，望見一個很有力氣的人，藏在血色的外衣邊，眼睛射着強烈的光芒走過，我想借來他的力氣用，遂大膽把他喊住：『喂！你來救救我！你不能救救我嗎？』他就站住了，他毫無畏懼的說：『我不能够去救你！』我說：『你就捨給我的力氣！』他小聲說了，他等待着什麼我却無法再要求什麼了，我被他的仁慈征服，我洞

悉了他的內心，我自願卑小了。

……

終又忍不住我的籌劃了，我想希求我更豐運的一些什麼，我就要捨開一切要遠行。

正是我的二十八個年的冬天，披着冷凍的長途，爬過雪壓的山嶺，忘了苦辛，忘了痛苦，只無少息的跋涉着了。

我遇見了一個旅伴，是慘淡着流亡返鄉的囚徒，那張憔悴慘白的臉，固已失掉了光芒。只在寒風里抖擻無言。但是他的心懷定猛烈的燃燒，有一支火一樣的熱情，而纏繞着無限的威力，他伴着我，我伴着他，我們走的是同路，誰也不會欺騙，誰也不會凌辱了。雖是他被傷了，他的血流盡了，那把力氣啊，那和我一樣的一把力氣啊。我的週身細胞更漲滿了那力氣了。覺得他的眼光刺我的心痛，他的眼光如火般燃燒我了。我幾乎被他融化了。和流亡的囚徒一同的到了遠方，一座古城，一條江邊，江水悠悠，急流的嗚咽，遠岸的烟霧，我不禁想起慘痛的悲泣，哀愁的困苦，渺茫在天涯，却重壓在心懷了，什麼也捨不開了。使我無力支持，心要崩裂了。

我安身在這古老的，悶靜的，黯靜的家內，原知我祖先有鄉土的聯繫，他們未悉我心境如何，就一勁的介紹我的祖先那亡命的饑饉的，冒險的勇敢的不幸的遭遇，流血的犧牲的一些悲壯的故事。有聲色的說了，是談我對祖先的感戴嗎？是貶責我的無能嗎？是求我來延續祖先的光榮嗎？我

悽慘的苦笑着，其實我就忍痛得不堪了。

在孤寂無語之中，無比的空虛着了。

就該凝集了這許多，又那更多的。

把蓬勃勃的力氣活顯示在這里，在冷凍之資邊望那張淡灰遠天，在我心原之上，展開那跋涉無息的人們，和自然搏鬥的人們，那心靈潤澤了的人們，遭受了命運流刑的人們。……在我眼前跳動了，我要抓住他們了。磨練我的智慧了。

一天天的不停的來工作着，不求虛渺的誇張，也不爲它補償什麼見解，只是像用一粒粒的泥沙，一滴滴的水，那心血，那眼淚。

建設我的二十八年的那座輝煌的碑銘。

但願寫成那偉大的，獻出的也該是偉大的。

三十四年十二月在吉林

## 路

乙  
梅

國家命運盛衰的踪跡，假如用線來連結時，那麼，結果總不免呈一種波狀吧！只是這種波長當然是不規則的，並且，也不見得會循着甚麼定理的。如果按這樣來看，那麼，我們經過多少個波長了呢？以我自己來說，也許還不滿一個吧——依照我自己的這種計算法來算。

自從我開始需要點甚麼的時候，我就覺得世間總不免是一個空洞的大空間，爲甚麼，我所要的便一點也得不到呢？而我不想接受的，却有時要送上手來？

我開始想：我是送落在陰溝裡了。

在我翹盼它擡平起來的同時，它却一天天的深了下去。

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那精神上的營養，也一天比一天難得到手了。我發覺了，我是一天天頹廢下去。我所需要的，被一點點挪走，而換上我們誰都不想要的東西。

就這樣的，深下去，深下去……

直到去年春天——三十四年春天。我真嚇得呆住了。我爲了職務上需要點考卷，我便老遠的跑到街裡想去翻翻書店。但是，它給我的只是兩扇



堅牢的鐵欄，結果，我只好退了回來，再去翻另一個吧。

踏着泥濘的溶化冰雪的道路，艱澀的跋涉着。到了另一個，兩個，三個

……全是同樣的展給我以兩扇門扉。

偶然經過一個黑色門洞，一群學生，圍着一個書攤——那些無時不在感到自己空虛的孩子們，他們由許許多多的人那，都聽說：多讀書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們往往要去我替讀的。

這唯一的，可是炫耀在大都市的書攤，原來還是備一些武俠評詞等書。

我自己找不到書，又看着那些可愛的少年，用那些東西去做代用，只能暗暗的着急。

我們真是窮到底了吧！怎麼甚麼也得不到手了呢？那曾經在我幼年記憶中銘刻過的熱鬧大街，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以及算盤子響成一片的大百貨店，而今，都闕門大吉了。

啊！我們真是越發的墜下去了。按着這樣的深墜下去，我不敢想：將來我們要落在怎樣的深底上呢？

結果我只好到圖書館去，其實這裡我去過好幾次了。這次依然是：書還沒有整理好，下月能開館。

無路可走時，還得到那個為日本人設的圖書館去吧。雖然我明知沒有，可是也得去找找——說起來他們研究中國各部門的書可以說是超乎我們想像外的多，並且範圍也相當的廣，只是最近新添書太少了，多半都是早出

版的，這原因和我們的窮，是同工異曲的。

那天在那也沒有找到，結果，悵惘的走回來。

又過了一些同樣日子。直到八月十五日以來，我才感到，我們漸漸的脫離了那深溝又向上走了。

街上，開始聽到了活過來的呼吸聲。走在書店裡，有的是新出版的單行本，以及更多的雜誌，大家極珍貴的，去看護它們，甚至去鑑賞它們。好像說：這不過是先鋒，大眾在後面呢！

喂！我們但願如此。

現在正當一年結束，一年又要開始的時候，每個人，無論為商作工，或讀書人，都未免有個新的約束，新的確定。這就因為，每個人都是珍重他自己未來的一個好手。因為把未來的一年，看得那樣重，才在它的降臨之先，預計了許多要利用它，有意義的去利用它的方法與決心。尤其，在這樣一個大轉換時代下的第一個新年，或者說：中國再建設的一個開端，更是需要慎重從事的。

那麼，每到新年都不免要發誓般的作預算，確實也有它的必要了。

對於卅五年，當然我們的請求，決不少於預算的。前面雖說過，書店裏確實已經出現了不少的書籍，但這些東西的價值，將來將怎樣的展示給我們呢？

假如我們都這樣擔心的話，那麼這就很有希望的可能了嗎？恐怕事情不

這樣容易。這僅僅可以當作走上理想的一個出發的因數而已。

那麼，我們那些綺麗的要求，將怎樣來實現呢？不消說，是得由每個人去負的，在它不能按照理想的發展起來之前，每個人都負有責任的。

現在我們還可以依着自我的意志，去作點甚麼了，既然我們覺得向上走是很有意思的。同時，那更多的群衆，那些也同樣愛好自由的人們，我們不要忘了，大家要携着手的走上去吧！大家要互相照應的走上去吧！人類

總像一組一組的團體奔跑者，縱使捷足的人不免先到達了終點，然而，那也算不了整個團體的獲得榮譽，僅僅能說：其國中，有某一位大匠而已。

而整個團體的勝負，每個分子都負有責任的。所以，捷足者先達到終點，倒不如設法使你後邊的備士們怎樣也加強了速度，早到一分鐘，多得了一些勝利的確率。

所以，我們在不能忘了向上走是一種愉快的同時，也不能忘了，需要全體携着手向上走是一種必然之勢了。

假如肯回頭過去的話，那麼，無論在那一個部門，總不難發見，那些關於不携手的例證，那些小毛病，積得大了，便足以阻礙我們下去的，我們已經嚐到了下去的苦痛了。以後，我是不但要防止下去的危機，同時也應該憧憬一下站在上面的幸福了。

我們不要因幸福太離我們遠，我們就永不想去問津了。

同時，也不能過就的說：啊！我已經不是很幸福了嗎？還去求甚麼幸福

好在，現在：能這樣去說話的人也許不太多吧？

現實的空虛，這是每個人都同感的。

我們不能因為現實空虛，而就絕望拋開了現實，雖然空虛，還得把它當作一處渡過我們到理想的橋樑。

我們得一面忍耐現實，一面不要忘了去改造現實。改造了現實，就是奠定未來的基礎。

所以，大家要和氣的，樂觀的，從現實走上去，到那預期的未來。

這裡所說大家，當然不是指全國人都得從這條路子走上去的。僅是跟於要走這條路，或是，已經在走着這條路的人們來說的。

尤其在今日需要具體去建設的國家中，所需要走上去的路正多得很！文學這條路，在那所有的路子中，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並且和所有的路子是平行的進行着的。

無論怎樣說，這總算是一些道理而已。至於真正的實現，還得期待在實踐的上面。道理縱使講得如何堂皇，若不去實踐着手做，也是白費的。

# 年與文學與雜感

朱 媿

又是年了；

前兩年的時候，因為自己還不過是一個學生時代的女孩子，在一年的開始總喜歡作起好多美妙的夢。這些夢本來就多是生自空想的，當然是百分之百要歸於破滅，備備是偶而有的意外的獲得了一點成功，自己就會因是而喜悅起來。甚至於喜悅得幾乎發狂。

現在呢？經歷積壓得久了，心情便淡了許多。特別對於年，說完全無知覺倒好像有踏過甚其辭似的，不過，在我的心中已不再發生絲毫波動，這却是真確的事實。

還記得，某歲新年的時候我曾在給一家報紙副刊的稿件上這樣寫下過：年，彷彿是一處突起的嶺崗

一邊引人顧視遠處的走過來的路  
一邊還逗引眺望那未來的行程

這種情緒現在自己也有點弄不清了。年，和普通的日子里已經劃分不出來什麼界限，完全是漫漶的旅途，既不容停腳佇立，也不能停腳佇立。話再說回來，還是說一說新年的事吧。

年與文學與雜感

三十四年是中國抗戰勝利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也是淪陷十四年的東北光復的一年。光復之後，我們的文化界頓時活潑起來。到處有新發刊的雜誌，到處有在『稿酬從優』的條件下拉稿子，發表的機會加多起來，寫作的慾望也因之而逐漸騰昂。

不過，在我自己愈想寫點什麼，就愈寫不出來什麼。

是寫作的素材感到枯竭了麼？不是的。偉大的歷史，偉大的時代，能夠為我們採來作為寫作素材的可以說太多了。那麼為什麼還是照舊寫不出東西來呢？這種情緒多少有點矛盾似的。

我想，這大抵是由於眼前的多變的時代所給與一個寫作者的視野和心靈的振動是太複雜了。在這許許多多的複雜的事物還沒有醞釀到成熟的地步之前，就如同沒有長成的嬰兒不能產出體外是同樣的事，作家之執筆一篇作品，同樣也是需求着長時間的孕育。

由於，這次必然的寫作方向的轉換，從作品上表現出來的則是由規律的狹流而形成了氾濫，這種氾濫對於一個寫作者可以說是一個絕大的危機。怎麼樣才能突破這個危機呢？這當然是每個寫作者正在考慮着的事。可以這樣說，不能突破這重重難關，便不會獲取到豐富的寫作的生命。相反的，突破了難關之後，一個寫作者便將完全置身於清明的天地之中，而承受了前此未有的文學的光輝……。

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者呵！我們的面前的歷史的詩篇正等待着你們來描劃，你們的筆就是讀者的宇宙中心的太陽。你們不要吝惜投給超超得着的讀者之難以極強烈的光吧！在這三十五年的開始，你們就要堅強地約束給自己，伏在案上馬上操起你們的有力的筆來！

——歲暮長春——

# 墓 地

瑟 音

一群腐朽的十字架

兩支茫然佇立的人影

橫臥着的樹幹

灰色的積雪，臃腫的石階

死一般的靜寂

——谷詞：「冬之墓地」

兩支茫然佇立的人影

橫臥着的樹幹

灰色的積雪，臃腫的石階

死一般的靜寂。

光復後第一個新年在即，究竟是應該在歡欣裡去迎接它，還是應該在悲

漠裡把它打掃過去？我不知道，望着這幅陰慘的名畫，我對我自己說：

「我不知道呀！」

記得高爾基在「夏天」裡說過這樣的話：

去呀！去呀！

到公墓裡去呀！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明天」裡，也這樣寫着：

「明天！明天！」他們自慰着。

道「明天」將把他們拖進坟墓。

如今這兩位大家，都早已歸到「坟墓」的滋味兒了。現在我奇怪，生與「死」的界線，一經分開來以後，爲甚末就那末遠呢？

記得小時候，祖母死去以後，一連好幾年我都是跟着哥哥到墓地去給她上坟，所以故鄉的墓地，已經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了。如今我捧着「谷詞」的畫，不寒慄起地聯着祖母的那塊墓地來，但是那裡沒有十字架，也沒有石

每逢佳節，思親懷故鄉，據說是人之常情。然而，我除了思親懷故鄉之

外，更痛切的想到「死」，想到「墓地」。記得父親時常對我這樣說過：

「二十幾歲的人，不正是好時候，年輕輕的……」

若說「年輕輕的……」，可算也沒老，怕甚末呀，人生最寶貴的不就是「青春」嗎？照理在「青年」裡是不會也不應該想到「死」，想到「墓

地」，可是今天我却真的想到了，於是我便找出了素日所愛看的「谷詞」的

「循環——冬之墓地」。

一群腐朽的十字架

階，只是些紙箔的青煙，飄蕩着黃色的紙錢。自到長春來以後，我還沒有看到過所謂『墓地』，然而近來，在我每天上班的途中，穿過公園的時候，總能夠看到新增加的女墓，昔日的防空壕，今日的亂葬場，我漫視着一棵棵圓個字的名牌，真不由得沉起今昔之感了。同時，我又覺得『死』，只是由於一剎那的機緣而造成的，不，也許是一步一步的走去的。爲甚末總是願意死的事情呢？索性把那張疊收起來，燃着一支紙煙，我也湊到爐邊和大家閑談起來：

『米快沒啦！』平說，無人應。

『明天上班還沒取錢呢。』風說，也無人應。

『可是這個月還有幾天哪？』穎問。

『幾天？笑話，整還有半個月。』沙答。

『和誰借點兒？』荻思索着去借錢的對象。

『開齊還不得還人家。』風說。

『這個月，年底啦！還不開饅餡。』穎作着夢。

『噯，那可不錯。』平被她拉入夢。

『別作夢吧！米呀！怎末辦哪！』沙焦急的說。

『借錢。』荻站起來，去寫信：『明天平去吧！』

『好吧！』平猶豫的答。

爐火熊熊的燃燒着，火熱的光烤着六個人的臉。

荻扭着風說：

『錢都叫你們男人化啦！』

風嗤着牙笑。

穎扭平說：

『平還不大離，就買幾回煙捲兒。』

平用手抓着長髮：

『真的，這錢都化在那去啦呢？』

沙蹶着嘴：

『聲音呀，你們男人把錢都化啦！怎末辦呢？』

我無語。

六個人都無語。

窗外吹着小北風。

風聲，樹聲，電線聲……

我地開了煙蒂，離開了他們，走到自己的園地，呆呆的坐在那裡想：

快到新年了！

窮！

苦！

無路！

「沙！嗚呼！玩兒呀！」顯笑着說。

「……」

「……」來啦！我是一球，妳是二球，平是三球，喂！拿着一球碰三

球！顯一面用火鉤子打着拍子，一面忘掉窮的唱着。

「喂！顯呀！歇一會兒吧！又該吐……」平想着顯的病。

我呆望着他們，我呆望着火勢衰弱下去的爐子，我在想——

快到新年了！

窮！

苦！

無路！

……

……

十字架

冬之墓地

## 伙 伴

華 莎

我們三個家族住在一個樓房裡，全是新婚的夫婦，我們六個人全都是窮光蛋，是從家走出來的流浪者，沒有一點積蓄，沒有一點值錢的東西，我們全都是靠著自己的手和軀體生活，因此我們的生活是艱苦的。

當秋風一驅走了黃昏的時候，我們便都憂愁起來了，六個人都集會在我們的房間裡向我說：

「琳姐：天快冷了，妳們怎麼辦？」

我望了一下窗，他說：

「怎麼辦，簡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六個人圍着一盞燈默默的想不用一點辦法，在我的房子裡只喝了一杯水，水慢慢的走開了。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連用紙把窗縫都糊了起來，屋子仍然。是冷冷的，我披着被子不做着，遠吸着煙在思索着什麼，我問他

「你在想什麼？不做。」

許久他向我說：

「琳！妳把花錢快拿到育嬰堂去吧！快凍死了。」

我看看牆在屋子裡的花都黃了葉子，憔悴得十分可憐。

一天我到二樓上頭的家去問他們借點豆油，我看見他們夫婦輪在被褥裡沒有飽飯。我知道他們沒有米了。因為前天在上班的路上，頭告訴過我……

「琳！日子怎麼過，我們的米只够吃兩天了！」

我請他們到我的房子去吃，她們不好意思而且很難過的說：

「我們一點不餓。」

因為我們是很要好的親朋友，我便和他們生起氣來，他們才到我的房子，我們四個人喝了一頓稀粥。

天氣更冷了，我們三家的玻璃窗子都凍結成很厚的冰霜，大家都伸不出手來寫東西，於是只好縮在被褥裡讀書。

這種生活使我們有些苦惱。

李先生和劉先生來找還出去，他們三個男子都穿着短衣出去了。

他們的影子消失在一個曠野的林子裡。

天已經黑了的時候，他們才回來，三個男子一邊談笑着一邊走回來。

我去給進開門，我看見他的背上背着一捆乾枯的樹枝。他仰着流着汗的

臉向我說：

「琳！這回我們不會冷了。」

樹枝放在地下，我們仍然的發着愁，因為我們沒有爐子。我們只好與要將樹枝放在屋子的角落裡。

寒冷使我們都傷了風，頭有些痛，什麼也做不下去了。

後來大家又集議在我的房間商量我們該怎樣的度過這個冬天。

我們到市街上打聽一車煤一千多元，然而我們三家誰也買不起一車煤，誰也買不起爐子。

我們想買點東西，但是我們又什麼東西都沒有。從黃昏一直討論到深夜，才有人建議三家合併成一家來度過個冬天。

我起初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三家不但不方便，而且工做也不安靜；然而無論我怎樣的不同意，但事實是一天比一天冷得厲害。

現實生活的貧苦使我不服從了大家的意見。

在一天颶風的星期日。

我們雇了一輛車子搬到我們共同的新住宅去了。

從此便組成了六個人的共同家族。分成了男組和女組。分居在兩個房間。

當天我們六個人都將用自己的力氣獲得的錢拿了出來，開始購買一切用具了。



初夜使我們很不慣，都沒有熟睡。

過了一些日子，我們便習慣了。

大家在一起過着苦日子，但是因為我們都是青年，因此貧窮却壓不倒我們的志趣。

我們六個人擔負起共同的生活擔子。誰也不喊什麼苦，在高高興興的工做着。

六個人全是廚夫，六個人全是掃除夫，六個人全是職場上的工做員。

早晨爲了餵飯，很早的便得起床，八點鐘的時候，一齊的走出去，一天的時日我們都過活在職場中。

由職場回走，我們又開始燒飯，吃飯。

最使我們感到困窘的便是因爲搬到新居，我們從原住處房東借的桌子都被原住處的房東要回了。

我們只得伏在炕上寫東西。

日子久了，我們都感到胸部發痛，因此，便各自發明各自的桌子。我將條包上面鋪一塊板子便做了我的桌子，濠用圍棋台做了他的桌子。

花了一筆錢買了一個無線電收音機，濠可以做爲我們六個人的一點生上的安慰。

我們一邊聽着音樂，一邊工做着。

我們很關心濠國事，一天聽新聞也成了我們主要的期待的事件了。

我們的日子仍然是貧窮的，除了維持簡素的生活什麼都談不到。

有時大家集在一起想起了許多好吃的東西，每人講了許多誘惑人的好笑的，使我們都覺得難耐，大家只好和自己說謊：

「好的好的，等我們到街上拾來一筆錢再請客。」這是沒有指望的謊言。爲了生活的擔子，我們都一直工做到半夜。

我們蒼白了，然而，我們始終不懈怠的埋頭苦幹着。

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是誰都有許多謊。

無論怎麼窮，我們也會到書店去買書，無論怎樣窮我們也不肯賣掉我們的書。

那是我們唯一的家產，和靈魂的糧食。

女人們常爲貧苦發愁，嘆息着。

男人們常爲了沒有煙捲而苦惱着。

因此當無線電收音機一播送「王老五」的時候我們也唱起來自己的苦來。唱着唱着忘了自己的苦便笑了起來。

夜裡工做太晚了，我們的肚子餓得很，我們想吃點什麼，然而什麼可吃的也沒有，只好忍着飢餓的肚子寫東西。

我們六個人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衣服都是那麼破舊，臉色那麼蒼白。忽然間我們之中的頑病了，她病得很厲害，我們都焦急起來。

我們每各人都搜尋自己的衣袋，然而在中尋不出更多的錢。我們



便到包下去抄東西，然而什麼可賣的東西也沒有。

共同的家族中充滿了憂鬱，我們聽到了她的咳嗽，我們感到十分難過。

她的丈夫劉先生只好一邊嘆息着，一邊寫劇本。他想用文章換點錢給顯治病。

潤，要回家她探望父母，她的丈夫從衣袋中拿出二百元悲哀的說：

『潤，我真抱歉，這只够路費，一點什麼吃的也沒給你買。』

我們也沒有錢給她買點什麼吃的，潤，含着淚容着兩隻手別開了我們。

她走了我們十分難過。我走到廚房去，米袋子空了，油也沒了。老鼠跑

竄在地下，我懊喪的走回來。

『怎麼辦，米也沒了，油也沒了。』

大家裏裏起來，李先生和遠走出去，他們走到外面去求借。

我們憂鬱的在家等待着他們回來。

晚飯過了的時候，他們才回來，懊喪的低着頭走進來。

我問他們：

『怎麼樣？』

誰也沒有說什麼，低着頭，閉着眼睛。

失望使大家沉默着。

許久，我們決定了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去換，吃飯，治病……

顯病在一個角落裡，其餘的我們四個人更互相鼓勵的坐了起來，守着一

讓暗淡的燈埋頭工做着。

夜靜靜的。四個人的影子印在牆壁上。

老鼠在房子裡跑動着。

## 迎 年 記

——十二月十三日——

白 葦

日曆終於逐漸薄下來了。

記得：被生活的鞭子趕到這個城市來時，我正患着重重的傷風症。爲了

病，我是住在一個並不太遠的親戚家裏靜養着。

我究竟在病床上躺了多少天呢？我已記不清了；但，我只記得病倒時，

窓外的楊柳才黃了邊緣。

病中。楊葉漸漸的全黃了，又一片一片的飄零了。

如今，我的病雖已痊癒了；然而楊葉却已脫盡，風飄，雪落，而日曆也

只剩下薄薄的幾頁了。

『年是一團風，歲月是一串銀鈴。』

又一個年，被我一無所得的打發走了。如今，在異地，面對着這將逝去

的年尾，我究竟還能說出一些甚麼來呢？日子所丟給我的畢竟是一大串

空虛的過頭呵！

二十五個年的飄泊，在我生命里的每個「新年」上塗上了不同的色素，到今天，讓我再打開心扉做一番精細的查驗時，那邊清晰而鮮明的留在我心上的，只有前年和去年的兩個「年」了。

一 記得：前年的年是在塞北。

因為收不抵支，因為平常愛着母親偷喝幾杯酒，將進十二月，各處的要賬單條就陸續的在我的案頭上堆積起來了。

債是必需還，年也是必需得過；於是，爲了過年和還債，是不得不在年尾更借西挪東痛條了。

如果是我一個人，年本可以不不過，債也滿可以擋塞到來年再還；然而，爲了怕母親的叱責，不得不偷偷借還酒賬，爲了使母親歡心，更不得不買一些新年所必需用的和吃的來應復新年了。

母親一向是反對我喝酒的，有時在外喝醉了酒歸來，雖然總是談說有宴會或朋友請客，但，當酒醒後，也是要重重地挨一頓叱責。然而，當年之末夜，母親却相反的做了許多帶肉的茶從酒我喝酒；並且，母親也高興的喝了兩小杯。

喝着酒，年來堵積在我喉嚨里的淤塞，開始漸漸地向上升，當它將要由我的口唇進出時，我就急急的舉起了一杯滿滿的白酒把它灌壓下去。

我還是一個孩子呵！然而，爲了生，孩子却不能不瞭解生命去和性格，爲了這生之格鬥，這傷到孩子的一身了呵！年來，生活襲擊着我，環境折磨着我，孩子的喉嚨就是那樣被淤塞給堵了。

酒，一杯一杯的由嘴里移到杯里，又一杯一杯地由杯里移到我的胃袋里，「年夜」就是那樣的在酒精里打發走了。

醒來，已是元旦。母親在以濕毛巾揩拭着我的前額：

「酒，是有損無益的，你祖父死在酒上，你父親的利也是落在酒上，爲你去的父親，從此忌酒！」

一兩淚，涼沁沁地滴落到我的額角，我，噙住了。

去年的年，依然是在塞北，我依然住在那小樓上的一間陰暗的小室里；然而，已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那，因爲我的母親已在秋八月急逝了。

我渴望春天，然而現實只去給我以冷酷，我渴望着陽光和溫暖，然而現實却只擲棄給我以絕望和無情。在那不滿和不甘的苦悶底日子里，死亡却又偏偏地在我的心板上刻下了永遠也彌補不了的缺陷。於是，我忘掉了父親的死和母親的勸阻，我狂暴的吸起煙，而又拚命的喝起酒來了。

到年尾，要賬的單條又一張一張的派來了，厚厚地堆積在我的案頭，我慘笑着把已撕碎了又瘋狂的擲棄了滿地……

獨身人是不需要年的，但，望到那躺在地上的賬單的碎片時，我又無端

的想起了逝去的那「年」和亡故的母親了。

年末之於我，只是一個使我窒息的重壓，年始之於我，也只是一個恐怖階段的展開呵！我再也禁不住日子給我帶來的恐怖和重壓了。

年夜爲了不願再讓過去的年之記憶折磨着我，我攢棄了我的家，去找琳和雪。

在琳的家，我燒火，琳溫酒，雪炒茶，那夜，是我有生來第一個使我最高興的日子，我們三個人盡情的喝了酒，盡情的傾吐了堵積在我們喉嚨里的話語，到喝得爛醉時，我們又盡情的唱起來我們在平素想唱而不敢唱的歌「打倒列強來了」。

到深夜，我們三個人已爛醉得滾成一團，穿着衣服，直睡到天明。

歲月畢竟是一串銀鈴呵！

「只要相信有一個較好的明天會到來，

那，今天的痛苦對你又算了甚麼呢？」

終久，真理戰勝了強權，我們期待好久的東北光復了：真理給我們脫去了穿了十四年的奴衣。

光復當時，我正被命出關到奇克去了，光復後再歸邊城時，當地的諸建築物都已被敗退的日寇燒燬殆盡，我那陰暗的小室，已化成灰燼了。而過去的那一些青年朋友們，有的在獄中被日寇鎗殺，有的中了日寇的陰謀爲病魔所苦。所幸琳和雪仍然健在着。

由是，我已沒有了家，我已變成一個無父無母，又無家可歸的孤兒了。歸來夜，爲了慶祝祖國的光復及哀悼天逝的朋友，和琳及雪一同舉起了酒之杯子，而更立了從此絕對忌酒的誓約。

——三四年尾，長春——

到這塞北的邊城來整整地六個年，縱令「家」已全部被燒毀，母親已亡故，朋友已星散無踪，然而，這些却都沮喪不了我的意志。

無端的，我又想起了數年前由杏那那里借來的那冊「露之歌」來了，爲了再也禁不住蒼鷹振翅的飄忽，我已決計離開塞北的邊城了。

早秋，塞北的山野正抹着血色的時候，我穿着琳的衣裳，携帶着雪給我準備好了的行裝和盤費登車南下了。

六年前的秋天，畢竟是這血色爬滿原野的季節，我和母親從迢迢的古城，携着行李和傢具跋涉到這荒涼的塞北來了。然而六年後的今天，秋色雖依舊，而我却拋棄了母親的坟墓，孤零零地赤身一人由塞北走出了。

然而，如今我的心却只是抹滿歡欣和喜悅，我的喉嚨也不再爲不滿和不甘所淤塞，我委實的有如一隻脫籠的蒼鷹，可以任意同青空自由的翱翔了。

秋，在我跋涉的時日里深起來，當楊黃了邊綠時，我終於跋涉到長春來了。

時日果是一串銀鈴呵！

不覺的，冷風颯起，雪片已靠靠的飛揚，而日曆又只剩薄薄的幾頁了。如今，面對着將逝去的年尾，懺悔我的過錯和自責自家的失敗的同時，迎三五年的新年，我立誓從此決定多讀一些有用的書，修養自己，勉勵自己，而做一些與大眾有益的事，對祖國的建設上，我更希望能容納下我這極薄弱的熱力，和最後的一滴血。

新的年，給我帶來新的喜悅和新的展開吧！

——三四年尾，長春——

## 泥濘的路

金

羽

泥濘的路讓我一個人去走

苦的菓子讓我一個人去嚐吧

——結束了罷！

我說，今天我這樣說了。也許是無端的吧！我可是說給誰呢？身邊連一個人也沒有，我可是說給我的影子麼？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面向着，而記憶的窓子，我愀然地眺望着爬過來的一段灰黯的伏着的路……

沿着那條路，我底心跑得很遠，很遠……

我的生活，沒有法子向別人解說。

我感是彷彿是雨天的旅人，兩隻腳陷入泥濘的中途了。起初還是可以向前挪動的，逐漸我覺到一步步我的脚步沈重了。

我竭力不使它累了我，我拔了又拔。

我深怕它阻障了我的前進。

可是，脚步愈沈重了。

黎明。

我瞻望着晴朗的天，和遼遠的鄉土，繁麗的河山；我乃執拗于捕捉一隻新生的夢。

忍着慘痛的分手，

忍着迢遙的離別。

爲它，我捨棄了一切。爲它，我也供出了一切。我爲它起始覺到了生命的可貴與愛情的悠久。

我怕什麼侮辱的嘲罵呢？

我怕什麼陰毒的設算呢？

那些，不過是吹來就散了暴風，就一任同我颯過來吧！

可是，到了黃昏。

望着傍晚的煙霧，聽着響起來了的寺院的鐘聲，我乃渴望起一個溫暖的巢穴，一場團聚的歡笑。

我想到了這些，我就軟弱無力了呵！

什麼能解救我脫出欲望的狹範呢？

這衆多的欲望，苦苦地纏住了我。用依舊的諛媚來恭維我，用依舊的色

喚來誘發我。

徘徊，復徘徊。

我底心感到了一點飢渴，一點厭倦。

走不出泥濘的路了。

動搖的是我自己，痛楚的也是我自己。

也許，這就是我的宿命麼？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顛簸在泥濘的中途。

我有的既不是真實的笑，也不是真實的哭；祇是揉合着厭世的，悲劇的  
心情，爲我自己咀咒，憤懣，絕望而已。

我自知，清涼的日子會載我到極端可怕的境域之中，但我不願求救於  
友情的援手。

我自知，舊的堡壘過早會被攻落的，要抓緊那些新的事物，新的展開；

但我依然擺脫不了可憎的圈子。

我呵！我呵！

我不是無所往了麼？在時代的逼衝我無所往了呵！

雖然，我的希望還不止於是一片灰燼。

我底夢也並沒有變得蒼青而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我底心還在嚮往於那些遙遠，青春的……

直率地，我把泥濘途上的感情安放在這里了。

我既不是嚮向雖告白我的罪愆，也不復是想弔祭逝水的年華。

我僅僅是歌唱了我自己的寂寞的青春。

歌唱了我自己的寂寞的青春。

泥濘的路呵！你還讓我和你伴行到幾時呢？

## 鱗 片

一九四九，十，國慶前一日

常 春 藤

去年的元旦，我到一家朋友的家裏去了。

在白雲的牆壁上，我讀到了一首用藍色的鉛筆寫上的詩章。在那裏，有

這樣的句子：

祇要是相愛着的話

又什麼是罪惡呢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友人的妻寫的。多麼寂寞的女人呵！我碰到了這個中年的女人的感情，她的傷感然而是個強的心，爲它，竟使我也無法處理我自己的心。

我自己想：多麼苦味的戀情呵！

爲它，我無法處理我自己的心了。

在這樣情形下，若是沒有你，就像咖啡里少放進了一點砂糖一樣。雖然，也是可以飲用的，但是總不合我的脾胃……

在中國影戲院裏看着絢爛迷人的歌舞，一個人的話沉沉地打進了我底心。

我無端地想到了寂寞的老年，想到了孤獨的死，想到了蕭蕭的墳墓……

我底心，因而就陷於極大的迷惑。

有星子的夜，我送一位醉了的友人到遠郊去。

路上燈光很黯，馬車上又沒有帶來油燈，若不是有星子的話，我簡直會紛失了途徑。

是的，我也喝了好多的酒。

我底友人當然比我是喝了更多的酒。

誰都沒有話了，我不知道我的友人此時可還是沉沉睡去了呢？可還是在靜靜的想着什麼呢？總之，他是十分安靜地躺在我的身傍，有時他的身體隨着車路的顛動竟一次又一次地靠到我的身傍來，有點擠得我難受……

自己無端地想起了一句什麼話：這樣的日子又能有多少呢？真的，我還要這樣說：這樣的日子又能有多少呢？

我知道，喝了這許多的酒，若是被關心我的人知道，是會刺傷了他的心的。他的心是那麽脆弱，每當我把它刺傷了的時候，他就寂寞地流起淚水……

可是，可是，今夜我是喝了好多的酒了呢。

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作踐自己。

我心里想，這要是叫一個人知道可怎樣辦呢？

我竭力望着星子，迎着風。

不知道馬車又跑得有多麼遠了。

我乃寂寞的燃起一支『樂群』煙，看着煙頭爲風吹散的星星火點。在重重如墨的夜網里，這星星的火點隨風散佈開來，宛如閃閃的夏夜的螢光。



唉！我多麼需要一個夢了呵！

某夜，我自己從車站上走回來。

沒有揀着進來的人，一個人空空地往回走。這時的心情異常的暗淡無顏色。彷彿什麼都離開我遠了，即便會伴行於身邊的影子也離開我遠了，這時候，我不知爲什麼一點悲哀也沒有，一點悲哀也沒有。

我祇有一顆空空盪盪的心。

我走過了一條街，又一條街……

突然地，一雙人的影子在我的面前晃動，他們的低語我雖然聽不清，可是，由於很近的背影我知道他們正在講說着一種極有趣的話。

我逐漸走近了他們。

在昏黃的燈光下，我看清了那個年青的女孩子的手裏拿着一束新放的白色的百合花，香氣在夜風里播散開來，使我宛如沉醉於二箇天國的美夢……

那個女孩子我想起來了，他是和我同樣立在月台上立了好久的。

那麼，身邊走着的人就是送來的客人吧！

我奇妙地想：被他接來的可是他的什麼人呢？不像是他的長兄，也不像是任何一個朋友……

一束白色的百合花，卻驕傲地拿在他的手裏。

月光恰在這時洗過了他的臉，他乃有一個極美麗的笑，開放在他的臉上，接着，和他走在一起的人的臉上也有了一個微笑，好像這夜，這月，完全爲他們所占有了似的……

宛如逃避一種災難，我狂奔向我的住所。

連頭也不敢回了呵！一直到我不能再走下去的時候，我就委身坐在一家商舖的階石上，那時候，疲憊使我的週身都感到了一種迫切的酸痛。

夜深了，月光又流向了我的臉……

——某夜記

## 靈魂的翅膀依稀在高翔着

吃 夫

案頭的日曆已經是一面悄悄地薄起來了，一面却又高高地厚起來了！無異地，它那是在告訴我們：『朋友！一個年又完了呢！』是的！一個年又過去了，當此一個年的尾巴衝着又一個年頭的時候，真不禁百感叢生——尤其是這個新年的伊始。

東北光復了，這是事實，造成這事實的是祖國八年的血淚的抗戰，八年來長期的抗戰，已把這盤散沙團結起來了，也把這睡獅驚醒了。

『戰爭』是結束了，祖國也由此次的抗戰勝利而取得了世界五大強國之

一的交稿，這在感情上固然是够叫我們興奮的，然而，我們如果再平心靜氣的，理智的想一想看：我們真能以匹敵其他四大強國嗎？我們的實質真能够得上強國嗎？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革新的走上真正的軌道了呢？我們的產業可開發得怎樣呢？還有我們的工業又是怎樣呢？我們的文化又是怎樣一個水準呢？我們的經濟已發展到甚麼程度了呢？……這些，都不能給我們一個太滿意的回答——這回答並不武斷，也不淺陋。

祖國是已經復興起來了，東北也已光復了，這復興與光復，並不祇是喊喊口號，或者唱唱高調就可止於此的，却是該用一個最大的力量來建設它，來締造它，這是實無旁貸的，住在東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該選不容緩的站起來，想起這回擔子。

生活在六時代轉變的今日的我們，是不該再坐視的了，抗戰八年來我們始終等待着，等待着祖國的抗戰勇士們來解放我們，來拯救我們，難道這光復後的建設工作，也等待着嗎？在戰時我們既不能流血，戰後我們又不想流血，潛情性，這依賴的惡根性要幾時才可剷除呢？

光復了，有人笑着說，我們又能吃着大米了，接着也有人說，我們不必擔心受怕地買私豬肉了，於是，鱔肉白飯也應運而生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飛下，人們大發光復財了。這現象是表示着什麼呢？我想，誰都會知道的，又何必多說呢？

此後，我們可以自由了。可是，我們要明白自由的真意，自由並不是滿街亂跑，任意交際，信口胡云，須知自由正是在說明着團結，是把一片散沙團結起來，在堅固的團結下，有了自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的特權，但它不是游離了國家或民族的團結的分裂。我們主張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教自由，集團結社自由，但它們的究極所在必須是建設的，公正的，推廣的。

我們除自由之外，更要求了平等，我們不做日寇鐵蹄下的奴隸了。我們的民族獨立，政治自主，我們都可以享受國民的平等的權利。不過所謂平等並不是平頭式的，而是立足式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平等，聖賢才知平庸愚劣的真不等，往往竟會曲解了平等的意義。父子也可以同胞相稱，或下級不服從上級的命令（當然是合法的合理的支配）則屬滑稽已極。

我們在興奮之餘，是要冷靜一點的。想一想我們的今後的使命才是。

近來聽見有人說，籠中的囚鳥，一旦出籠，會不認識方向，甚至忘掉了走步的本能，用這譬喻來說我們，我們是不能整個接受的，因為我們並不像小鳥那樣沒有智慧，我們至少是認識方向的，祇是提鍊出來腐朽的渣滓，從新滲入健全的要素就行了。這就是說我們要吸取從前受壓迫時期所沒有得到的知識，去實行所未能實行的工作。

我們的熱血十四年來不斷地在澎湃着，我們的靈魂的翅膀依稀在奮翔



着，並沒有冷卻，並沒有毀折，我們被關在鐵扉十四年裏，並沒有忘掉了故鄉，以及故鄉的家園，今日，我們被解放了，又入故鄉的家園，故鄉的山河依舊，我們不生疎，並不迷惘，而且，更自然地產生了熱力，想要去掉從前的醜惡，變成美麗。

我是青年，我並沒有被日寇一脚踏死，現在一息尚存，是不能生視祖國之前途的。

相信我的靈魂在高揚着，我的心房仍在跳躍着。

不過却避免，極力避免不要被一時的興奮迷住了眼睛。我無冷靜地從大處着眼，低處下手，我還想學習，也想出力。

爲了祖國，爲了東北的同胞，爲了同胞的真正的幸福。

今年是一九四六年的開始，也是一九四五年的收尾，在這開始與收尾的夾當兒，光復後的我，是有別於例年的情緒，與覺悟的。我們要幹下去。

民國三十五年後的民國，要用我們的手與腳，造成一個新的紀錄，新的紀元，使之是一個名實相符的強大國家。

## 閃着光的砂礫

楊

詩

邇來，我了解了一些事情，就是，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用自己編製的謊話，來買取自己的歡樂。

我底心每每因之而滲透了一片腥鮮的血絲……

某歲，我伴着我底一位契友，在渤海灣頭，眺望着蒼色的海原。迎着從海上撲來的風，我們爲一種情緒所激動，致於無言了。

隨後，爲了解除心頭的重壓，我們就倚在一條遊園的躺椅上，吸起一盞『蒼櫻』。看白色的煙圈，在眼前飄來飄去。面對着的是一片蒼翠的山崗，在那每個山崗處，起伏着一帶形形色色塗繪着鮮明的顏色的家屋，每一座的家屋都在大海的岸邊顯得那麼寧靜而又穩健……

最初，我覺到在此世間安於幸福的生活的人太多了。

我問他：

——假如這些家屋任我們選擇的話，你喜歡那一座呢？

我們就開始揀選起來了。

我知道，他也知道。美盪的家屋雖然太多，可哪一座是我們的呢？哪一座也不是我們的。我們不會有那樣幸福的日子，連夢想也……

也是苦當地，裝飾着如夢的青春。

若是沒有他，我的智慧的泉源早已涸竭。

若是沒有我，他的生活也會因之而減褪顏色。

必須的，我們該有一個共同的生活。雖然，都不忍得說出來這個也許成爲來日擲檢的素材的構想，但我們確確是會各自爲了來日而設計，而準備，而期待……

有一天，我們在一所荒涼的庭園里遇見了。

坐在濃濃的榆樹蔭下，我有點悲哀地說：

——再過去一年，我們又會如何來迎它呢？

他張着眼睛並不看我，看那遠遠的望不見的遠方。

——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和你一道走路了。你知道，孩子，我的焦急是專勝於你的。我看不到你，我底心就整日浸沉於一種不可知的惆悵而彷彿無已……

我也知道，他的話是從他的心里挖掘出來的。

雖然，他說他的飢渴和寂寞。現實的生活却緊緊地不放他，他猶在承受着別人的恩惠，他也在爲別人作着事，他在別人的圈子裏消磨他自己的朱色的歲月。

明年，明年會有一個什麼樣的運命呢？

我不敢想，我不敢想呵！先生，我已經把我自己完全交出去了，假如，

又一年，每日我到一個湖邊去散步。還將是落了一場雨，春天的氣息到處漂溢着，我的心也漂溢着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我祇能反覆的念着：柳絲長，春則細的句子。

這時，我收到了一位我愛愛的長兄從遼遠的一條美麗的江邊寄給我的信，他在彷彿寫不出什麼的情狀下，他說：

——今年的春，是明弟的春。

他的話，使我祇有感激。

可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們都不配享得一個春天，是的，我們的春天在不開花的日子中過去了。到如今，榆梅落，丁香也開了，徒悵悵於一個年里的最好的時光，又抵得住多少迢迢的牽掛呢？

他用話語說給我，他的心是苦的。我聽了他的話，我底心也是苦的。

我有一位忘記不了的先生。不知道是由於一個怎麼樣的舛錯，我和他竟有過一個絕大的阻隔。使他望不見我。我也望不見他。既便是偶而的會晤

你不接受，那我還活得有什麼意義呢？與其忍受着重重的痛苦作苟且的生，那就不如去赴死……

說這話，還是我獨身居的日子。

屋子小，一進了夏天，小屋子就變成了一且蒸籠，在這蒸籠里，我們還要讀書，還要飲食，還要安睡……

可是，到夜里，不能不把窗子打開了。

夜里的涼風，從窗口吹進來。

我知道他是勁不起風吹的，受了風就會鬧起病來。但是不開窗子又真也沒有法子睡，一種難耐的惡臭，加上沉沉的悶熱，他一刻也不能忍受……

風吹着，不久，我們就睡了。

果然如我預想的一樣，到半夜，我爲它的微嗽驚醒了。他似乎怕我操心似的，知道我已經醒來了，就對我說：

「不妨事的。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是咳嗽的。」

說着話他依然停止了微嗽。

這一夜，使我安睡不下去。我的胸里泛濫起好多不同的想像，我的心宛轉而又凄苦……

我離開了吉林

我的友人呵！你的慰安我的話，我怎麼能相信呢？在這個都市里，有的是高貴的享受，有的是安樂的白晝，有的是幸福的夢……那些生活，於你已經是那麼熟悉了的，今天，我却運累你和我安息在這麼狹隘的小室之中，這層繃繃的床板之上。爲了我們的力量還太綿薄，還太綿薄。

可是，這受苦的日子，我們又怎麼能分離呢？也許這就是永遠的痛苦

的聲端，也許這就是永遠的痛苦聲端……

有什麼能比擬於這崇高的感情所給與我的心靈的悸動呢？使我流過淚的詠話，一一的銘鑄於我的靈魂的柱石，爲了洗過了淚的

流波，而戴晶瑩，明潔……

一閃閃的發着光，宛如一顆顆從海水里沖積到海灘上來的砂礫……

——天秋，落雨的黃昏

## 我離開了吉林

葛宛華

我用我底筆，在白紙的信箋上寫記着：

——我已經在昨天的十一月九日離開了吉林。

遷居了十年的吉林，我和它作別了。

十一月九日這不祥的日子呵！

我底筆無端地停駐在這兒，我茫茫地開始想：我將把這消息寫給誰呢？

我返覆地這樣想，究問着我自己。

我找不出一個妥切的回答。

我，不敢給它一個妥切的回答呵！

二、

別去的前夜。

我佇立在一架二階樓下階的書店裡，煩燥地翻閱着那許多不會爲我留意約雜誌和說部，從那裡我找到了一本題名叫做：「鄉懷」的小冊子，我仔細地翻讀着它，從那裡我嗅到了往昔的我底嗚呼着的感情。

自己貪婪地享樂着自己的回憶。

忘卻了窗外的夜是多麼深了。

行人的影子也模糊了。

我垂沉着頭讀着我底書。

也許，我有所狂誕的期望麼？

天這麼晚，外邊的霜化了新雪的路又這樣難行，連一個照顧這書店的買主都不曾走進來，我期望着些什麼呢？我期望多日的夜色走進這書店的屋

子麼？

看着冬日的夜色真從窗外的飾板上走進來了。

燈，亮起來。

在燈下，我底眼睛落向鉛字的匯集。

過了多少的時候呢？自己並不知道。

僅覺得這樣的時光是可愛的。雖然，多少有一點淒清的味兒，但也是可愛的。

用自己的智慧玩弄自己的時光，我也覺不出我今夜成了一個獨子，我彷彿陷於一種程度的潛沉的情緒中，這樣潛沉的情緒是我十年來所未曾具有的。

這十年，十年把我變成了如此那長如孤獨的漢子。

我自己和我自己這樣低語着：

——我將帶着這潛沉走出吉林麼？

爐子紅起來。

我覺到：我底頭腦空架起來。如一具失掉了感覺的木頭。如一塊頑石。

放下了書，暗然地走在窗外的夜色里。

夜里的風，把行人吹散了。

三、

踏着一塊一塊的方型的灰路。

夜，落在松花江上。

一片茫茫的霧呵！江上落進了霧的節奏，我却載着自己的情緒在這兒散步了。

熱雲，掩住了今夜月光。

星子，一顆一顆閃爍在江的彼方的天際。

天，有如一錠黑色的墨呵！

這節奏，這節奏夜涼也如水了。不會有人擔心我會傷風的，我用自己的暖氣吹自己的手，盪着寂寞的燈影，寂寞的闌干。

樓上，燈火消逝了。

灰色的際落，鎖着靜靜的暗夜。

我預想：我今夜會爲一些什麼寫成一篇詩句的，可是，偏是今夜，我又失掉了詩的情緒。

僅僅，祝禱夜讀人的靜靜的安息吧！

我將忘不掉這夢一樣的夜晚。

夢樣的松花江，

星子搖曳在江的彼方的天上，有什麼點綴過我底朱色的年華呢？

我怕有人會遺像重復喚起我底記憶。

告訴給我：痛苦即是生之享樂的證言的。

我離開了吉林

多麼可愛的純情的告白呵！我不忍得離棄我自己的，正是我離棄不了一個空實的記憶的緣由呵！

松花江上的夜。

夜的松花江上。

把自己推在一片乳灰色的夜的霧里。

望一望遠天的雷閃。

我多麼希求滿天橫飛的雨流，讓我清醒一點，讓我再重複找我自己的路呵！

#### 四、

失掉了沉睡的時候，該是子夜了吧！

摸摸床前的月光，冷清清地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爬上了透着花格子的窗簾的月光。知道：昨夜的暴風雨終於止了。

疲憊開始在我的身上發作。

我記不清昨天夜里我怎樣佇立在晚秋節奏的冷雨里。

我怎樣守望着狂風里搖曳着的衰柳。

我怎樣爲眼前的暗下去的煙霧而吟出一首忘掉了那麼久的歌吟。

我怎樣低垂了我底頭……

我用力驅走我的不斷連續延展下去的記憶，這些於我已成了一種宿命。

潛在的記憶，於我的已來與未來的命運里這都攆得了什麼呢？

一、我多麼愛喜潛沉的心情。

勿寧說潛沉這語彙頗適合於我的目前景況吧！

潛沉，潛沉。

將愈使我未來的命運淪陷於無助的溝壑。

一、我不甘心呵！我不甘心。

我底心在我的胸里嗚呼了：你的智慧呢？慧慧的人，你的智慧呢？

一、我凝睇蒼白的月光，摸索着坐起來了。

小巷口散漫在一片綠色的濼涼里，月光流瀉在家屋的頂線上，夜依舊如

此沉悶。

在窗子前，我感到了夜的窒塞。

然而，心里不停地想記着。如此窒塞的夜也是懂有的了。

就一任夜寒侵襲着我吧！

我蜷伏在月光下的靜靜的小巷，靜靜的家屋。

彷彿連獨語給自己的心情都去遠了。

都遠了。

五、

馬車踏着松花江上的朦朧的晨光。

長長的松花江橋已經可以看得出了。江水緩漫地在堤岸下轉着圈子流動。

着。

空空地，沙灘上沒有人。

馬路上沒有人。

連同行的車輛也沒有。

衝着夜寒，我聽着自己的心腔的鼓動，和馬車夫的時而夢囈似地嗚嗚。

看教堂的塔影近了。

看教堂的塔影又遠了。

我沒有勇氣向神爲我的一個人祝禱呵！我能祝禱些什麼呢？求神再賜給

我們以聖潔殘遺下的苦酒供我們痛飲麼？還是求神賜給我們以更可悲憫的

命運呢？

寂寞地想：留給一個人以忠實的感情吧！

容許這會被別個人端爲最寒素的餽贈，可是，我却相信它會爲一個人所

珍重的。倘如，我仍不失於爲一個人的心之所屬呵！

那麼，我把記憶也一併交給吉林。

空空地，一具體殼。

一具喪失掉有生機的心的體殼。

我戴着它從這兒走了。

不必問我走向何方，輾轉流徙的途上，答覆這個問題的不該是我，留給

未來的生命的空白吧！

不斷的走來而跌宕的命運。

不斷的向命運掙扎的，我底堅韌的生命。

如馬車碾斃於不平的石頭路。

走向前方的車輪，永遠是載着車體走向前方法的吧！

我底生命的車輪呵！

六、

沐一片微濕的陽光。

從原野上走進車子裏來的陽光，那麼軟綿綿地丟在我的手上，我的臉  
上，我的身上……

陽光却使我底眼睛變得更昏黑，更茫然了。

車子走在平坦的耕地的兩旁，從車窗透進來積霉霉化後土層上蒸氣着土  
的氣息。

這氣息衝動於我的嗅覺，新的氣息給我帶來以新的喜悅。我狂嗅着土香  
這土香洗淨了混濁於我底感情之中的卑污的自私的市儈的成分。

我開始想起：低俗的感傷是最要不得的。

——要為生命的充實而滿足。

也要為生命的充實而喜悅。

一個人的話重新在我的記憶里被挖掘出來了。

我將株守這友情的金言吧！

我離開了吉林

我這樣默默地，誓約向我自己。

七、

我繼續寫向未完成的信箋：

我別去了吉林，可依然活動在這塊土上。

一任秋陽與春雨也不變的這塊土，相同於在動盪的時代里，不變的我底  
信心。時間會把我的脚步顯示給你，無論你是否為我而歡喜，而流淚，我  
底脚步是始終會顯示給你的。

爲了你，我才有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氣。

一個人爲你的存在而存在。這該是你必須持有的一種矜誇，榮譽，和幸  
福。

我願：我能給你以幸福。

……  
十年吉林。短麼？長麼？

我不敢想呵！



# 驟雨

拜特

一年，又逝去了。

新年的起始，照例的不至要感慨一番……歡欣一番，或許要來騷一番……

去年的一年，值得感歎的，值得歡欣鼓舞的……太多了，不是嗎？去年——抗戰八年的祖國勝利了，被壓迫而憂鬱的民族，又得到了自由，沉悶了十四年的民族，又開始活動！我們又重新的了祖國之民，這一年啊，多們有意義，……又是多們的值得紀念啊。

(一)

過去的二十多個新年，除掉了寅年，是過得沒有痛苦後來的新年，便不能過得舒服了，許許多多的悲憤，刺激……偏偏在新年限，叫上記憶的門來，尤其是去年的新年，我整個的在驚悸與恐怖的气氛裡渡了過去。

萬象更新去年的年末，我正在一家出版社，作着編輯。在工作之餘，譯成了一冊五萬字左右的隨筆，那書原來是一個日本人寫成的，內容是描寫他在蒙古地方教書時候身邊的一些瑣事，附帶地研究些蒙古問題，還有

一些討論東北的問題，文章的形式雖然是隨筆，內容却有許多地方，很值得叫人玩味。

記得裡面有一段是……

「……治國平天下，然後驕安居樂業，在中國民衆層裡，不論有智和無智，不拘他們是否有這種強烈的意識，他們生活理想未嘗不在這裡吧，中國人的『生活樂』若和西洋人，單純的，個人主義想在一起，是絕對錯誤的，中國的民衆是在現實的生活裡，不忘他們的夢想的，他們所說的『治世』裡面，是含有『理想』的憧憬成分的，在大陸上許多日本的青年們，喊道義，論思想，可是最當注意的便是：對於事物的判斷和認識，是否清楚，單獨的看每個滿蒙人自然是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不過不要忘掉他們的背後，嚴然的閃灼着四千年來文化的光輝，有那樣大壓力生活原理的他們，也不會那樣的單純吧。

現在看起來，這類的文字，固然平淡已極，可是在當時光復前一年的現在，正是日本人氣勢最盛的時候，能有這樣一篇文，來刺激麻木的同胞，不是一件比較愉快的事嗎？

還有一段是他到了蒙古，第一次向學生們講話的時候，他說的是蒙古話，在他的小說作品裡面也這樣的記載着：

「……語言是民族存立的關鍵，生命，國破山河在，只要有語言的存在，國是不難于恢復的……」



那時候，時局是受偽治安部的囑託，要印些小說之類的冊子，分給當時的國兵來讀，在那種要求下，我便開始找材料，第一，二，三期，都是用些短篇小說之類的東西馬虎過去，第四期，我便寫成那部題名為『霖雨』的冊子，馬馬虎虎的送了檢閱，書便發了出去，責任已畢，我自然也可以消閒幾天，更何況又值新年在即，於是我便到影院去蕩了一會子，回到家裡，家人告訴我書局有事，要我明天早上早些去。

到了書局，經理告訴我X X關於書的事，必須要和我連絡一下，希望我馬上就去，我當時就意識到，說不定是『霖雨』作了祟。

X X股的官吏，頗客氣的，和我對談了一個多鐘點。

「……妳寫這書的動機是在什麼呢？」他頗世故的老練的問我，本來我寫那書的動機，是打算用那書裡面的幾個精彩的地方，洩一洩久壓在胸裡的民族的悲憤而已，但是這又怎敢向他告白呢？

「也沒有什麼，我覺得那文章寫得……所以便把糟譯了出來……」

「只是爲了文章美便可以隨便的翻譯……即是那篇文章寫的好，可是經你一翻譯，便失却了原來的意義了吧！」

「……不過我覺得我譯得很忠實……」

「大意是不差，不過有許多地方，可以看得出來裡面有你的感情存在……有借題發揮的地方啊！……尤其這書是給軍人看啊！……」

接着他指出來兩三個地方，給我看，又諄諄的告戒了我一番，叫我以後

注意，才放我回來，過了幾天，那未曾賣出的書，便全數的收回禁止再賣……」

一個新年就在那樣的心境下，打發走了。

語言是民族存立的關鍵，生命——國破山河在，只要有語言文化存在，那民族，是一定會復興的。……這話如今，僅隔一年便實現了。

『書荒』在會臨的十四年初，的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我也是受『書荒』的一個呀，入了中學求知慾在燃燒着我的心，我飢渴的尋求着我要讀的書，我酷嗜着文學，於是我向朋友們想借些世界的文學作品，我痛苦的東奔西跑的結果，意外的意借來不到幾本而且朋友們都膽小的說：

『看書要小心些，免得惹出來麻煩，西洋的作品最好要避免些……』

『文學的東西還不要緊吧……』

『話雖是那樣說不過還是避免一些才好呢……』

借不到，買又買不來，讀書慾在逼逼着我，正像一個饑渴着白米飯的人，在找不到白米飯的時候，勉強的吃些高粱米，也可以充饑的，於是開始找日譯的本子，好在譯成日文本的西洋文藝裡面，倒沒有什麼天照大神，天皇之類的東西，所以還可以勉強的讀下去。

光復後，由各方珍貴的搜集來一些名作來讀，我才更重新的感覺出來，讀日譯書，真有隔靴搔痒之感了。

過去所中的書，須要立刻的洗清的，同時我又感到，被介紹到中國來

的各國文學，大不完備了，日譯的書，固然不好，不過在量的方面，實際說得過去，世界上的劇本，詩，小說，無遺漏的都被譯成了日文，連中國的經，史，哲學，也早被翻譯過了。這一些的確是我趕不上的。

(五)

餓了要吃，冷了要穿，這是作人最基本的慾望，也就是生存慾。是救原來的慾望，但是除掉了這慾望以外喜歡寫的人，還有要發表的慾望，尤其是青年人，不管自己的東西寫得是怎樣的糟糕，也都祈求着把牠發表出去。

不過，看看過去的十幾年，允許我們發表的都是些什麼？

淪陷期間，整個的文壇，都變成了青一色的宣傳機關，大致分起來，那期間，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偽滿建國之初，侵略者始人心動搖，於是整個的文壇，都以協和為中心而事宣傳，接着便是以農村開拓，出書為文章的中心，而談文了，最後，英美與日本宣戰之後，於是便將筆當槍，大擊英美，高唱滅敵了。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文人，始終不表示什麼，只寫些無關痛癢的文字，一篇文章之中，除却了真誠之外，還有什麼？一些『偽裝』『失却生命』的東西，却也佔據了東北文壇的大部分了。寂寞了十四年的文化界啊，這回到了自己建設的時候了，能夠創作的，要盡量地創作，能够介紹的，要儘量的介紹，要把我們的文化界盡量地充實一下，同時要救救這些饑渴着讀書的可憐人群。

## 冬夜

振 旭

黃昏，我輕輕叩一家朋友的門環。

臥室裡，粉紅色的紗燈，紅紅的電燈，朋友正聊着一支雪茄癡癡的望着天花板出神，年輕而美的妻子守在他一旁……粉紅色的臉孔，洋溢着青春與熱愛。

我坐下了，窗外北風呼嘯，一片冰冷的叫聲。朋友特別溫情地問我。

『在這靜靜寒冷的冬夜裡，你的心情感到寂寞嗎？』

『你需要有一位年青漂亮的女朋友嗎？』朋友的妻子說着笑了。

屋內是春夜般的幽靜與溫暖。

我悵惘了！我覺得一切都陌生，使我回憶起，在月明星稀的深夜裡，在颯風殘月的清晨，在戰場中，馬廐邊！與我所穿的沉戰服，那時我是多麼翹首北望故鄉呀！如今呢？我終究回到北地了！

朋友格格的笑起！

『窗外夜色已深沉……』

——三四年尾，長春——

# 高爾基論

作魯納察爾斯基  
譯山風

## 一幅肖像畫

我不想講高爾基的傳記，簡單的高爾基傳連三尺的兒童都知道，可是談詳細的呢？又不可能，要以一聯的繪畫，表現出那有着驚人的豐富與無限的內容的燦爛的生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與力量。

同樣的，我也不必以簡單的形式揭示出高爾基其文學活動的發展史來，因為那已經不知被人做過幾次了，即我自身在刊行他的紀念全集時，也曾用最其好讀的形式敘述過高爾基文學活動的路徑，做為全集的序文。所以為了適應今天這盛大聚會的根本精神，我想描繪一下高爾基的肖像畫，可是雖說是肖像畫，却也是極其真實的藝術作品，那是需要非凡的努力的工，所以我辭退這過重的任務，祇去提示一幅上述肖像畫的試畫，那麼我今天的試畫將以此做為目標。

高爾基的運命，高爾基的整個的存在所包圍的最特異的地方，最強烈最變動人目的地方是表示他整個的生涯的一條激烈的垂直線，這條垂直線，

其最低的地方是起自革命前社會的深淵，而達到了世界上，祇有少數人所追究過的崇高的頂峰。

高爾基生在工人的家庭，其後他在實生活上更不得不潛進更下層的社會，即所謂真正的深淵裏去，那就是他一再以絕大的感動所描寫的深淵生活，他經驗了種種形式的，無上困難無上苦痛的筋肉勞働，也嘗到了苦悶的失業狀態，也會在苦痛的青年時代，體驗了飢餓，毆打和屈辱，可是那以後他彷彿是乘在翅膀上，一直不懈的上昇起來，宛如應似的針指着光榮的太陽高翔着，他成了俄國優秀讀書階的寵兒，繼之獲得了全世的榮譽，如今他是踏上這階層最高層了。

這驚人的經歷，這由下昇上的垂直線，它便是由藝術及社會的側面，深刻的表現着高爾基創作本質的一個象徵。

他是在生活的海的奧底裡，飲過墨菜色的水的，所以他得了鮮黃質的紫

活，祇少他了解帝國政權羅網最多數的民衆所生活著的現實，他以自己的身體，體驗了這現實的痛苦和屈辱，而在自己的周圍目睹了不止數百千萬與此相同的例子，而引起他痛憤地嘲笑人類的意念——這就是高爾基由青年時代所發達的主要的感情之一，本來在其他的狀態裏能成爲「優秀的人」，可是在這種氣氛裏，便像野獸似的荒廢下去，其意老被壓伏得歪曲了人的姿態，他看得很透澈，自然並沒有引起他僞善地去非難這些人們的念頭，因爲高爾基看到自己在本質上也是他們中的一個，也就是屬於被屈辱的人們中的一份子，但是屈辱與黑暗的感受。在任何時候也未曾支配了整個的高爾基。

回顧我們俄國文學，在以前也是這樣，很多的作家都定用社會的下層走出來，將身受的屈辱和痛苦的偉大的累積，寄與給文學，他們很多都是有才能的作家，在國民派之中，曾有謝特甫可夫，列維特夫等作家，他們都沒有高爾基那樣的才氣，然而無疑地也都有着非凡的天賦，那麼他們爲甚麼那樣早早地死去，不能像高爾基那樣地，完遂了廣汎的發展呢？無他，就是黑暗支配了他們整個的意識和帶精神組織，在這些作家裏面雖然有時也會發顯出明朗的型，但是那不過是使之和圍繞人生的黑暗勢力，對立的雅弱的光茫，多半是懦弱，無生氣，茫漠的，可是在高爾基的內面由整個的生涯的伊始，即已發現這勇猛的光茫，在他的心裡燃燒燦然的輝煌的星，他的世界觀裏面，雖然充滿着濃厚的陰鬱與可怖的憎惡，可是

那是現實與人類的幸福及理想主義對立的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說：「諸君，小市民們以爲我們是物質主義者，我們只有卑狹的視界與利己的興味，可是那是不對的。」

實行起來，我們較諸着更理想主義得千百倍，因爲我們堅強地引導着大衆走向前方，高爾基便是此種型的理想主義者，高爾基在各方面受着此種實行的理想主義的浸潤。

但是這理想主義究竟是由哪里發生的呢？在那種黑暗的印象圍籠下，一個少年的胸裡，怎能有那信任可能實現幸福的燦爛的火花呢？

我以爲這種解說，除高爾基的自傳以外，沒有可以尋求的地方，兒子阿雷可塞，取父親的名字做爲自己的姓名，那並不是偶然的，這個世界上也有充溢着奇異的精力的人，父親馬克西姆，雖然官職顯赫的下級生活剝蝕得早死，可也却把他那超塵那驚人的精力傳留給兒子了，此外祖母的時性的堅強，彷彿海洋廣汎的，自由的，沈着的，原始的火山，灌輸在孫兒的性質中，我們對這祖母愛如肉親，這祖母對於我們，較我們自己每個人的祖母都要尊貴得千萬倍。

那不僅是生理上的遺傳，亦有社會上的影響即民論，傳說以至日常祖母的愛撫，由高爾基的搖籃期繼之幼年時代，創造出離喻的調諧和美的氛圍氣，而在他的內部建設了兩個世界，其一就是人類應該怎樣生存的信念和對生存的希望，其二即對如此現實的意外感，這正如兩個大的極端，苦痛

的人生的眞實，與幸福和平，愛不忍觀察的野蠻現實所形成的對比生活以及對此的偉大的要求阻立於他的面前，他以此三重性——即賦與人類的可能性的非凡的敏感性與對於圍繞他的現實的直覺——步入了生活。

這是怎樣的人生呢？諸君是會知道的，這現實是怎樣的壓迫與震撼着高爾基呢，諸君是充分的知道的，可是現實沒有姑息，他生命的絲不知幾度地頻於截斷，可是高爾基他有着強韌的資質，這些試練不但沒使他苦悶，莫如說更使他堅固了，他對於現有的制度所造出來的現實生活之對於大多數的人類，他積蓄着偉大，暗澹的經驗。

高爾基從——早——雖然我不能知他意識到何種程度——而決意要把這事情在白日之下，無遺的吶喊着報告給世間，報紙雜誌與文學的力量從早發展在他的眼前，假如說高爾基所體驗的苦痛的印象在他的心裡累積或某一種意識的層的話，那麼蒙受他的助力的人們那欣悅的知道，一定有着遠越預想以上的意義吧！

高爾基很早就正確的評價了所謂作家的職責，他以為自己是（以現在的語彙說）是一個偉大的勞動通訊員，他或者未曾想過所謂偉大，可是我們因為知道他的偉大所以稱他做偉大的勞動通訊員，知道地獄的生活的人們即強向所謂太陽之子們，報告那光榮而有富於藝術的震憾力的，人生的惡與人生的恐怖，這是很自然的，高爾基以眞正的目睹地獄的經驗者，把全盤的生活狀態報告給彷彿墨紫色海洋似的國內所充滿着的，以殘廢意識的

恐怖的生活形式，去從事於文化享樂世界的人們，這就是高爾基的目的之一，自然主觀的看法，也許不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客觀的說來，是不會錯誤的。

我這樣想，他所以用苦字（註一）做爲自己的筆名，也便是爲此，他拿着這個命片，歷訪了讀書社會，也就是在說：我是痛苦的，喝了我的酒會痛苦，我的報告在你們的耳鼓裏會振得痛苦的，可是如何？整個的社會不是驟然一致的贊同了嗎？最初是少數的批評家，其後作家群們，最後是體驗了一個大轉換時代的一八九〇年代的人們，他們整個的社會輿論這樣說着：「不——不是的——你不苦，你是幸福的作家，你有眞的人生的喜悅，你現在是和我們所經驗着的春天共同的歌唱着，好的時代與一八九〇年代同時的開始了，雲霧在無聲中降落了，小河似的細濤的水音流動了，新的小鳥似的歌唱起來了，那裡便有着你的聲音」，他預言了某種新的世界，那裡便包含着春天。

雖然如此，高爾基的作品中，由正面表不這幸福的地方很少，他那潑刺的浪漫作品，那以黃金色，米色，紫色所寫成的初期短篇作品裏面的半傳說式的主人公們，結果也由於強弱之差，完結了悽慘的最後，高爾基的生的喜悅，並不全在於描寫勝利與音樂式的頌歌裏，他所描寫的生的本姿的陰慘的作品裏面，才有着他的根深蒂固的生的喜悅，所以多少對文學有些感受性的人們，就會理解他不是厭世主義者，他並不是所謂「啊——這就

是人生的本姿，誰若，我們是被命運迫得如此，我們一同到巴比倫的  
 階流上痛哭吧」的那種性質，同時那也不是所謂「世界滅亡了呵！我也隨  
 之一同毀滅」的那種狂憤，不！不！高爾基祇是這樣說：「你們看，你們  
 弄得人生如此，這便是在那裡衛生長育的人類」

可是，與此同時，高爾基的作品裏面，同時於字句之間卻清楚的表現着  
 信仰自然，信仰美與信仰人生之美好的可能，他所描寫的陰慘的悲劇，彷彿  
 以前的作家之筆雖也未曾征服似的，在一種特異的背景下描寫出來了，  
 繁的海，接吻的太陽，天鵝絨似的綠，無盡涯的遠方，洋洋的大川，祇有  
 高爾基的祖母才是這種奇異的自然的表现者與讚美者，在這種自然之中，  
 他也是奇異的，人類也是奇異的，自然，他們也許是痛苦的，一見之下，  
 也許是痛苦的機械，可是那不過是受痛苦的警告迴避着危險罷了，相反的  
 他們都具備着大膽的享受富有的資質，由可憐的小島大至濛濛的人類，一  
 切一切都有着漸次無限擴展，無限深切的享樂的可能，這種能力需要保  
 存，因此必須由肯於這一切的可能出發，人生才能無限的美好與異常合理  
 的幸福。

高爾基在這樣異彩耀眼的背景上面，把那陰慘的影子描給給我們了，我  
 們呼吸着這花束的芬芳，傾耳於這樣的諧音時，不僅是心情愉快，不僅是  
 感到踏入了春境，而體內的血液也沸騰起來了，因為祇有鬥爭才能獲得拯  
 救，祇有一變這偉大的社會惡與不容相像的歪曲的人性，以及我們在迷

霧中的可厭的生活，而達到實現人類一切可能的地步，必須要無寬容的鬥  
 爭。

諸君，當時高爾基其文學作品外的外貌，便是這樣表現給我們的，同時  
 由這裡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是屬於社會的，當然，高爾基其屬於社會的地  
 方，即在他的壯年時期，也不能說已經表現得無遺。

那麼高爾基他對於社會各階層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他是怎樣的感受着社  
 會的各階層呢？而且又是怎樣的達到了他的意識呢？他的作品裏面，尤其  
 是初期的短篇作品，對於下級勞動者，手藝人，農民，工場勞動者等充滿  
 了深刻的同胞憐憫的感情，他們慘痛的敲打自己的妻子，以憐人的態度互  
 相對立着，高爾基描寫這種狀態的時候，他實在是一位很好的理想主義  
 者，有力的人類生活的建設者，高爾基蓄集這些屈志不伸的空想家和可憐  
 的犧牲，以及慘忍的掠奪者等表現現與世間，很能使讀者意識到他所着眼  
 的地方，不是如此的人類而且整個的環境，即使高爾基對於少數農民的實  
 變與利己主義等少數的缺點採取嚴峻的態度，那也不是在責難農民的性質  
 那理由是和不能非難渴望自己犧牲的血的飢餓同樣的，這些人也豈不能答  
 實的，其所不同的地方，狼的性質是先天的，而人類的這種缺點是由於後  
 天的生活條件所強迫的結果。

高爾基一段一段地登着社會的階段，他漸次的開始制裁着財家的小市民  
 及依他人的血汗建設自己的污穢的安寧的富農和掠奪者，可是高爾基並未



被侮蔑與憎惡迷了眼，他以前從未作過，後人也不得做的明澈的寫實手法，點滅了小市民魂的特質。

高爾基轉向知識階級，而且發現了有創造才能的知識階級，即科學，藝術使徒的功績，高爾基常常對獻身於自己的事業中的科學，藝術的使徒發現了獨特的實質，關於此點，他時時抱著驚嘆與尊敬之念。

在他們之中，與此偉大的實質相同的，也存在著鑽末的知識階級式的特質；可是高爾基對此有著寬恕的雅量，因為在這些鑽末的特質的前面在他們之中，他曾發現了偉大的特質，那便是對文化所貢獻的創造。

相反的，市儈，掠奪式的知識階級「鑽末的偽善樣，而『裝的所謂「別墅的人們」——對民衆流着謔淚，同時却以「必然」的名義使之合理化的人們——爲了助纓不正而編造謊語的人，高爾基對此類人們毫不寬容，高爾基其文學的鞭子，在這些謊語家，掠奪者的肩背上所留下的傷痕，短時間是不會痊癒的。

以後，高爾基更進一步的達到了資本家的社會階級，在這階級需要聲明的就是，在俄國未能認識資本主義的「肯定的方面」的作家多半是退要主義的，即列夫，托爾斯泰亦未能例外。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面曾經爲我們寫了很好的辯證，高爾基也曾正確的評價了這肯定的方面。

他對於在貝爾加河上航駛汽船，和建造大小工場的有勞力有精力的這些

人們，他是理解得多麼深切呢？可是高爾基可曾有一時凝心於讚美他們的精力嗎？當時也許還未學習這些，可是由那時起他已經辯證法的方法分析了他們的精力，他把這些布爾喬亞所產生的物件上所落下的可厭的利慾和榨取的烙印，他對頻於破滅的地主階級與厭棄的獨裁政府的官僚階級，毫不寬容的宣戰，高爾基自幼即不時的出入於革命家的關係之間，結識了很多的革命家，請到高爾基展覽會看一看，——路都有到列寧圖書館，一訪展覽會的必要，然後請君會知道他曾從早期受官獄的注視與數次的被捕以及受過種種迫害的事情，那是因爲警察們也異常的敏感，看他是可怕的大敵的原故。

高爾基所肯定的人物即所謂「反抗兒」他曾以很大的愛情描寫反抗兒，那些反抗兒是在既有的狹窄的形式裏所不能安居的人物，他們死人生不遇其所好，鑽到生活外面來的人物，但是那也不是他們的生長未達到生活，莫如說因爲他們越過了生活，可是他們沒有立足的地方，他們沒有戰勝生活的力量，他們是有精神力而沒有肉體力的人們，假如高爾基要固執於此種說上的話，那分明是宣告我們俄國運命的硬化而表示出復活的無力。

高爾基不斷的追求能夠做爲支柱的人物，而且他以爲能由浮浪漢之中發現出來，這樣高爾基便開始了浮浪漢的小說時代，也就是因爲他們把社會之外的，他們是被逐出社會之外的人物，而引動了高爾基的心，浮浪漢是



失去私有物，失去身份證明書，失去了公民的外表的人物，可是他們以自由的姿態出現了，以曠野之狼的姿態出現了，他們是露出牙齒去吞殺一切，而無論在何時的瞬間都能防禦自己的狼。

小市民們也感到拋棄了小市民道德的這自由放浪的美，高爾基也曾使知階級的辯護者與渾然的浮浪漢型之對立，描寫了這些，辯護者於被悔悟之金荷實之瞬間，餒氣了，他們發覺到自己雖是人類，却成了無情的畜類，而且自己能做爲一個很好的人……浮浪漢們，雖被太陽晒得污穢的姿態，雖然喪失了良心，可是却無限的自由，他們蔑視家，妻，勳章等俗世上的幸福。

多數的讀者對高爾基的諷刺的浮浪漢的姿態感到了憤慨，那理由就是無論怎樣的家鴨的心裡，也都藏著野鴨時代的感情，看見野鴨高潮在空中飛翔的時候，家鴨就要緊閉得驕傲（我雖未看見過，但說是這樣的），高爾基也就是把這樣的野鴨表現給家鴨了！

可是高爾基不去克服這赤尼漢，他的存在實是太堅強太偉大了，他是現實主義者，他不似以種種審察性的話語欺騙鳥類的「鸞」他也不是巡禮的路加老人，多數的優伶和批評家感嘆路加老人說，他是聖人，他對民衆是一種「埃斯補學」(註二)的時候，高爾基對他們解釋說「這祇是狡猾的人們，祇是爲開吐他人到亂亂吐其骨骸的。高爾基決不是此類的慰安者，當然有時也會爲這種廉價的醫療法，相似軍醫的助手似的醫療法所

動心，可是他完全的，非常誠懇的做了「鸞」，所以他自已刺露了「浮浪漢的浪漫傳說」的本體。

在漫觀浮浪漢的姿態時，高爾基發現了兩個浮浪漢的根本的型，一個是有着可謂人類之虎的傾向的，偷換和賣淫的王者，即容易觸犯法網的英雄，他們雖有着很好的筋肉和男性的力量，可是在道德上却是白癡，是不得做社會的人們，在本質上說他們是需要撲滅的兇猛的猛禽，他們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改換的，他們是頹廢的個人主義者。

可是在另一方面，高爾基在浮浪漢之間發現了很好的典型，其完成的表現即「可諾佐洛夫」請君都記得「可諾佐洛夫」中完美的場面吧！即可諾佐洛夫一面聽着他人之死的姑事，一面不斷的返響說「多麼確心的事啊」的場面。

可是這些可諾佐洛夫式的人物，由其敏感性！亦含空想辯！說來，雖是很完美的人物，可是無論他是屬於哪一種類，也是由於失去了一切力量，缺少實現其空想的可能，以至於患了放浪濫與飲酒癖，因此，結果便可諾佐洛夫引向了自殺，這種人完全是哈夢雷特，是依波長德利(註三)毫無用途的精神病患的知曉階級。

這是兩個河床，一切病態的個人主義者！離去社會有爲的人們光這兩條支流，也就是必要的不是離去這社會，而是在社會中發現花崗岩，發現使之社會組織中，發生變化的電化金屬，這樣，高爾基的目前展開了建

設普羅塔利耶特的任務，（雖然早已漸漸次開始，可是當時那不過是閃電的一閃光吧了），這對他是一個覺醒，他對這個發現捧獻了讚歌，那是對堅強的革命叫聲的讚歌，這奇異的讚歌當然就是長篇「母親」。

全世界，操用各國語的數百千萬的普羅階級，都在這作品裏發現了自己的東西，到處接受了普羅塔利耶的愛好，他們讀那以獨裁政治做背景，俄羅斯勞動者的鬥士的苦悶的故事，同胞的純情摺伴他們的心，他們認為這是喚起勇敢、明辨力量的故事。

青年電影導演布德夫金（這是有豐富的才能的人材，我由衷心裡祈望他將來成功），把這小說生彩的部分移到銀幕時，成了電影藝術的傑作，歐洲的布爾喬亞階級。雖想毀滅這部影片而加以禁止，可是看過它的人，由普羅塔利耶以至高級的審美家（所謂審美家雖然與我無緣，但是到是傲視的人），完全異口同音的激讚為從來所未見其比的，電影藝術上的新紀元。

我雖不知道高爾基是否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如果未曾看到，以後有一看的機會時，他一定要讚賞自己的青年弟子的，因為布德夫金用另外的認真，在新的藝術領域裡，將他所理想的，所完成的替表現出來了。

人們常常非難的「懺悔」裏面，其主要的根本地方也是相同的，這作品的根本主題，即是一個有才能的青年農夫，為追求神而放浪的結果，終于確信了神之不在以至於神之所以不在的路徑，可是並未由於未發現神，世界在他便變成黑暗，或生活便變成了灰色，因為他發現了人，他發現了工場裏的人們，工場以曙光映照了全國，工場給與他們自救出牛角天地的某

種光芒。

布哈林在最近的一篇優秀的論文中，籍普者普羅作家基利希夫的話，談論了鐵的生命，由於集團性，由於織性，由於有滲透力的民衆的健全的精神，使高爾基感嘆了，這鐵的生命是激言社會轉換的最末的一人，曾使這傾向普羅運動的第一位文豪高爾基說了一「你爲了拯救世，應該來到這世間了」。

可是當時高爾基不單是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在那時他已經獲得了偉大的精神的資本，信賴，同情和名聲，他真正的是以巨大的腳步前進着，在當時他已經由所有的心裏喚起共鳴，唱起很多的勇敢的歌，這些歌是在獨裁政治的重壓下，爲了燃起將要來臨的火焰，由一切人的口裡唱出來的，他唱了充滿着精力的鷹和海燕的歌，他彷彿偉大的影象！我現在還清楚的記憶着，他是這樣描繪在我的胸間的「在俄羅斯夜明前的薄明中巍然的站立着，他那長而富於表情的手伸展在我們的國土上，由手裡握着的魔法的筆筆上露出他作品的閃光，滴落下來變成焰的火花開放了。」

以我們的獨裁政治做背景，堅強的描寫得如此分明的此人，來到我們的地方，在文學者同質之間，捲起怎樣的狂憤呢？這誰將會想像得到的吧？他們較別人更兇憤地騷動着，要葬送高爾基，他們集聚在死生生的高爾基的周圍，身披黑色法衣，燃起香柱，排上了供品「高爾基啊！你死了，因爲你感染了波蘭什維茲姆」，這是無論怎樣偉大的文學者，也要送進墓穴裡去的，可是高爾基以多數的作品解答了，在舉辦他的葬送式的人們，祇有懷着羞恥的念頭，迫悔自己的輕率。

註一，高爾基爲俄文 (Sokolov) (苦) 字

註二，「拉斯蒲琴」爲帝俄時代之巡禮，後爲人所害

譯者附註：本篇爲作者之講演稿，時與地不詳

# 東北十四年來的小說與小說人

姚遠

雖然是秋天了，然而菊花却正開得繁茂。

淪陷十四年來的東北，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實，不知有多少，令人力盡氣喘的事實，更不知有多少，倘如時代可以用齒輪來象徵的話，那麼，我們的齒輪所旋轉的方向，不是前進而是後退，不是向前，而是倒行。東北的所有人民，在日寇的帝國主義的重壓下，祇有痛苦的呻吟，無力的掙扎，我們這群人，如同是在暗夜裡爬行的旅人，失掉了前進的目標，更如同是在暴風雨裡的航海者，她雖然摸索着向前航行，已失掉了前進的重心，所謂生活，不過是被奴役着的空間與時間所造成的苦痛，倘如承認文學是有着反映時代與現實生活的使命的話。那麼，這塊土地上的文學，也就失掉它的本性了。看！東北的文學，不是也被日寇利用為奴役的工具了嗎？從事於文學的人，不是也被強迫着而與以統治了嗎？

然而，文學者是有思想而工於寫作的，雖然處於這樣惡劣的環境，筆尖的遊行都被監視着，但是畢竟實踐了文學者的使命。利用凡有的機會，借題發揮了文學者的本色。他們利用報紙，刊行雜誌，在東北的各個角落

裡，向着各階級的人們，呼喊了。

他們的塊盤有報章，有雜誌，有不定期刊物，有單行本。

報章：

長春的，大同報

哈爾濱的，盛京時報

哈爾濱的，大北新報，瀋江日報

大連的，秦東日報，滿洲報

錦州的，遼西日報

吉林的，吉林日報

等報先後開設了文藝專頁，不但給與寫作的人以發表的機會，並且養成丁對於文學有相當的趣味與熱情的新進青年作家，這些新進的青年作家，與先進的作家糾合在一起，每日在文藝欄任討論着文學的理論，商榷着文學的技巧，發表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雜文等。其中尤以大同報，盛京時報，大北新報，滿洲報較比火氣熱烈，更以大同報，大北新報所發表的新文學作品為最多。

滿洲報，於前幾年停刊了，盛京時報，在最初，很少見新文學的創作，以後，逐漸增多，這都爲了客觀環境與人的，物的條件的約束的原故，而其主因，全在於言論統治下的不自由現象，惟其如此，對於文學的建設所留下來的功績，愈不可泯滅。

之後，停刊的停刊了，統合的統合了，減頁的減頁了，以致副刊也不足道了。雖然如此，但是九，一八以後的不算短的時日裡，如火如荼的熾烈了一時，創作下了許多的，不朽的作品，給東北文壇撒下了不少的種子。

### 雜誌

最初在長春產生了明明，由較比寫作力豐富的文學青年奠下了基礎。從純文學的立脚點出發，理論與創作並重，給文壇出了不算小的建設力。

繼而有遼寧的文學同志刊行了文選，是一個不定期的純文學雜誌。因其頁數較多，每冊都非常充實，尤其小說更多爲各人的力作。

伴同文選之刊行有文壇，文韻學，純以批評文字集成，與文選各刊行兩輯，便停刊了。

藝文志是繼明明停刊後所刊行的不定期的雜誌，多爲明明時代的人們所主持，同時，附帶的刊行讀書人，詩歌人，評論人等，內容多爲隨短文字以補藝文志長篇大作之不足，其相當益彰之美是與文選之情形相同的。

新青年，是定期綜合雜誌，其純文學的性格與上述各種較比薄弱，但最能接近大眾，大眾也容易理解。

### 東北十四年來的小說與小說人

作風，是專以刊載介紹外國名作爲能事的，惜祇出一期就夭折了。

學藝，是刊載凡是關於學術的文字，也談理論，也有創作，因其刊行又向文壇投下一塊基石。

此外，更有所民，新滿洲，青少年指導者，新家庭，婦女雜誌，與滿文化月報，健康滿洲等，因其不重望於純文藝創作，所以不必一一詳述了。

假如，把這些視爲九，一八後的東北文壇前一階段的收穫的話，那麼，後一階段的收穫則有以下各種：

青年文北，新潮，麒麟，電影畫報，勸率良友，民生，朋友，協和青年

這些在內容上，因爲日寇更加強了其所請言論統治政策，不啻爲摧殘民族文藝的利刃（藝文指導要綱的頒佈）以致東北文學完全窒息了，日寇壟斷了所有的報紙與雜誌，向報紙實行了『康德新聞』一元統治策，所謂文學，不過是命題作文，所謂言論，不過是奴役作家的筆桿，又有甚麼內容可言呢？

況且紙頁削減，簡直無疑於把文學從生活裏驅除了，又有甚麼反映時代可言呢？又有甚麼建設文學可言呢？

單行本：（紙限於小說創作集）  
飛古 丁作  
蝙蝠 小松作  
風雲集 疑凝作

無花的薔薇 小松作  
花月集 疑凝作  
天雲集 疑凝作

- 同心結 吳運作
- 竹林 古丁作
- 人和人們 小松作
- 北歸 小松作
- 沃土 石軍作
- 新部落 石軍作
- 牧場 金哲作
- 歐陽家的人們 傅青作
- 山風 山丁作
- 笥 韋長明作
- 燈籠 方季良作
- 鄉愁 山丁作
- 小姐集 梅娘作
- 泥沼 袁犀作
- 去散集 秋螢作
- 河流的底層 秋螢作
- 燕 克大作
- 平沙 古丁作
- 新生 古丁作
- 野葡萄 小松作
- 苦瓜集 小松作
- 邊城集 石軍作
- 教群 金哲作
- 歸鄉 傅青作
- 綠色的谷 山丁作
- 碗 任情作
- 大凌河 戈禾作
- 花塚 也露作
- 兩極 吳瑛作
- 小工車 秋螢作
- 新土地 姜籟非
- 第二代 梅娘作
- 安秋和馬華 何嬌作
- 鄉懷 柯炬作

因爲手邊所參考文獻有限，祇能想起這些，但是想來也不能有多少遺漏的了。

我依稀記得在五、六年前，那時的風氣很盛，文學同志們聯合起來就可以寫與印，如藝文志刊行會，文叢刊行會，文選刊行會，學藝刊行會等，此外悉由書店代爲出版，奔走勞碌，百般設法，維護迄今。不過，日寇的毒計，施逞無厭。祇就雜誌而論，都先後停刊了。造成一片荒涼。至於單行本，不過是在檢閱的鐵斧下任其割宰勉爲從事，以饗大眾，充爲精神的食糧。

下面將十四年來發表於雜誌，報章以及集成單行本的小說分別加以討論。

從河頭淌下來的溪流，它遇見危崖了。

報章文藝：九，一八以後，東北的文壇，是先奠基於報章的副刊的。如大同報的文藝版，大北新報的朔風，一時都頗爲火熾。尤其提倡新文學運動的熱烈。曾經掀起過文藝的思潮。除少數成熟作家以外，更提拔了新進的文學同志。不過報章的文學，畢竟是附屬於報章的，說到它的命運，雖然也有着美妙的青春，潔淨的靈魂，但是如同報章一樣，很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裏消逝下去。特別是長篇連載，每次過千餘言的刊載，一篇文章至少要需要三、四個月之久始能發完。這樣，常常會使讀者中途夭折，或使讀者失掉了耐性，或於中途淡忘了前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以致被人們冷淡着。但是作家的堅守孤壘的素志，在大困惑中的摸索的毅力，會因此而更

被人讚嘆的。

我們且來看一看十四年來的報章文藝的輪廓及它的面目吧！

維護大同報的基本作家，先後在『文藝』版裏發表了長篇，王則的晝與夜，蔡濟的同心結，山丁的綠色的谷。之外，更提示了許多的短篇，評文，散文，新詩，譯文等，這些零散的東西都被我忘掉了。現在我祇能把上述三個長篇略為檢討，不過在檢討以前，我且提出來那時圍繞大同報周圍的情形來。

大同報時代，同時，有哈爾濱的大北新報，遼寧的盛京時報，它們都邁着同一的步伐，以地域的劃分顯然地造成了南部，中部，北部的一貫連貫。比較起來在前後十四年的中間這時刻的性恪，是象徵着浪漫主義的建設情緒，而其作品，多半是有着以鄉土文藝為基點的寫實主義。代表這一派的人已，吳郎，鴨子，吳瑛，梅一等。一方大北新報更被沫南，陳隄，冰旅，衣冰，金明，徐邁等在熱心的提倡着。至於盛京時報，有秋瑩，陳因，袁輝，未行，李喬等。這時候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較比不自由中的自由了。這是五，六年前的事情。給東北文壇留下了一個不可泯滅的功勞。

如談報章文藝，我們祇能捉住這個時期，或這個時期以前做為主題的，可惜它的壽命祇是保有了二年多的短時間，便逐漸衰落下去了。

記得大同報的一派，一面呼喊着建設鄉土文藝，一面呼喊着『熱與力』

東北十四年來的小說與小說人

意思是說，預階段的文學，我們應該用文學的力量來建設鄉土，這裏所說的鄉土，不是僅指鄉村而言，而是指着東北這塊土而言。我們有熱有力應該獻給這種工作上。證名這呼喊的事實，他們組織了文藝叢刊行令，出版了吳瑛的兩極，山丁的山風，梅娘的第二代，秋瑩的去故集等。之外，更在大同報，盛京時報上發表着言論。

東北的文壇在這不自由的環境裏，也曾有過了相爭和對立。那是『明明』一派的作家在『寫與印』的口號下，不想多說，祇憑多寫，多印。用以擴充文壇的空虛，可是打筆仗的事實是有的了。一方以大同報，文叢為堡壘，一方以明明，或藝文志，讀書人雜誌為堡壘，一時爭論地非常激烈，然而，他們所爭論的中心，是離開了研究文學的範疇的。不是為文學上的某一問題而爭執，而爭權。全是無所謂的鬥口。所以繼續了一時，就拉倒了。可是這個『拉倒』的結果，彷彿是在後來有所謂『外界人』起而加以干涉的。日寇連我們的無所謂的鬥口都不容許之後就派了特務日夜在監視着。作家們由想寫而不敢寫，竟變成了被他們命題而說起假話來。所以不但報章上的辯論，消聲斂跡，甚而連作品也不多見了。已致漸漸地竟踏滅了文藝叢刊。

王則的晝與夜與蔡濟的同心結，因為手邊沒有文獻，不便妄談。山丁的綠色的谷，打開了過去的注重敘述故事的通病，而在故事裏滲入了作家的意識，在這一點上，它是較比成功的。尤其是作者的渾雄的氣魄與偉大的



靈魂殆充滿於全篇。據說後來集成單行本時，也被刪減了。以致變成了殘缺的作品。

綠色的谷是較比成功的。我們不能否認，不過倘如查後一階段的情形來說，我們還難與夜裏同心結的作品都不能讀到的。因為偽政府頒布了藝文指導綱要以後，限制太苛，幾乎不能執筆，所以作家們都一時擱淺了，有名的作家耐不住這種窒悶逃亡於關內。有的作家失掉了逃亡的機會便做了奴隸。這樣，把一個剛剛播下種子的文壇，硬弄得四分五裂，滿目荒涼了。怎能產生出來作品呢？既或有，充其量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借題發揮了。但是稍一露出痕跡來，便會叫你隱隱發寒風，甚至掉頭的。

同心結與靈與夜的時期，還讓說話，所以想寫的也就寫了出來。

在這前後，吳郡在盛京時報上刊載了參商的星群，後來中挫，秋聲刊載了河流的底層，這也是一個較比成功的巨作。作者在這裏創造了典型的人物，補足了作者的從前的缺陷。更巧妙地洗練地烘托出一篇社會的故事。而展開了他的寫作的前途。

此外，滿洲報奉天日報也都刊載了不算小的小說，現在值得被人記憶着的，該是小松的北歸了。小松是一位素被稱為精力作家的，普通的作家的沈潛，往往是化為無文的縫隙。而小松的作爲作家的沈潛卻不然，他是以磨礱破的精神在說明着沈潛，所以當磨破了之後，不但沒有倦意，反而更爲旺盛。

他的創作，都是美的構圖。所以就有人說小松有着繪畫的才藻，這評語是很恰當的。「北歸」是一幅很美的很勻整的作品。較比編輯與縫紉等爲冗長，爲有力。

關於報章上的作品我所想到的很多，譬如在大同報的末期裏，克大，柯炬，楊榮，沈潛等都有不少的作品，因爲缺少參考資料，不能加以妄評的。

總之，東北十四年來文學，報章在初期是頗有相當功績的。雖然報紙副刊，被人譽爲報屁股文藝，可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下，報屁股文藝也盡了建設東北文學的一部責任。

其次，我們再看一看雜誌的情形。

我首先提到的是「新滿洲」這偽滿的大眾讀物，起初在純文藝方面並沒有流了多少汗，還是經吳郡主編之後，方提拔了不少的青年作家，更發表了不少的零整的作品。像李瘋的夜，金晉的明珠夢，秋聲的風雨等，還有一篇古梯的當選作品。題名是記不清了。都可稱爲對文壇洒下汗水的作品。以外更有文學藝術特輯，新進文同志的作品展，交互地逐期刊載。

「明明」是後來的藝文志刊行會的人們所主持的，其純文學的色彩較比濃厚。所刊載的作品不但量多，而且質實，計有古丁，小松，傅青，石軍，疑遲，勵行健等的長篇或短篇。古丁的原野，就是刊於明明裏的，之外短篇很多，但被人記憶着的作品却很少。



『明明』因賠累不堪而停刊，後來有不定期刊物藝文志出現，內容愈爲充實。計有古丁的平沙，石軍的麥秋，窓，窪地，小松的鐵檻，蒲公英等。得青也有一篇題作『麥』的。藝文志出了三期停刊了，在偽藝文指導與網以後的藝文志，就今非昔比了，雖然也經過一些人編印，但是那不過是在代偽藝文協會工作罷了。古丁在無文的沉潛中，發表了新生。

『文選』一共出了兩期，也停刊了。這個不定期的純文藝集，是屬於文學的陳因與秋螢兩個人，完全以自力創刊而成的。我們不禁對這兩位文學同志表示愛戴。

第一期裏有山丁的狹街，小松的赤字會計，石軍的懸腕，梅根的，晚的喜劇，奧塔的家紅，田兵的同車者，勞靈非的二人行。田瑯的飲血者，得青的日擬知離等創作十數篇，散文，詩，雜文計六，七篇。

第二期創作計有秋螢的鐵坑，石軍的牽牛花，山丁的填鎮，夷地的門鈴，田兵的混，吳瑛的滑街，李妹的鍍金的像等數篇。

這裏願就秋螢的鐵坑談一談。

鐵坑是以一個無產階級的勞働者爲主人公，而以數個無產階級的勞働者爲陪襯的。他描寫了無產階級的生活，更闡明了現實社會裏無產階級的命運。那是怎樣的殘酷，怎樣的悲憤的事實呢。

秋螢在鐵坑以前的作品曾經讀過幾篇，一如蒐集於去放集中的短篇。在鐵坑之後，有小工車單行本問世，那是以離散，血債，農家女等八篇而成

的。雖於受材方面，仍沿襲舊套但其個性的描寫却極逼真而令人感動。其中尤以小工車一篇愈爲生動。

我們在秋螢的作品裏，是能看出他是怎樣地充滿着熱力和生命的。

後起的青年文化，是由王天穆，趙仁昌等繼青少年指導者的廢刊而刊行的，乃是鑑於百藝文志，文選等中途停刊，東文化壇造成一片荒涼的時候爲了補救青年的求知欲而由數個人組成團體的印行。內容除論文，科學的知識外，每期有創作一篇，並有田瑯的『聖夜』刊載。短篇計有得青，石軍，金管等的創作。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日寇所使的特務們把王天穆，趙仁昌等帶走了，該刊也就停頓了。後來聽說他們都因而死在獄裏。

這一些生長於荆棘叢裏的花籃，是在這樣地顯示着它的蒼生不良。

現在我們先來談一談古丁的創作。

在李嘉的關於古丁一文裏有過這樣的話：

『……一個『長髮白面的文學青年』，『寒苦吟着國風的兩句詩』，『靜而思之，不能奮飛。』走進文藝園裏來，這人即是古丁。走進這園裏來時，帶着很鋒銳的調子，高喊着『衝破大漠裏，馳騁大荒原。』』

這時，他寫了原野。

『原野』在古丁的創作過程中是個劃期，也是他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標識。在這篇較長的作品裡，他開始大量地描寫鄉村和都市的沒落的人們，

出題雖極簡單，但裏邊描出許多鄉情，留學生，女人的『幾乎無事的悲劇』。

從『平沙』以後，曾經沉潛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後來寫出來一篇『竹林』，是以竹林七賢的世外人的故事主題的。往後，又寫了『新生』則是報告文學一類，並非什麼有價值的創作。

山丁有『山風』短篇集，與長篇『綠色的谷』

『山風』是把散見於報章雜誌的短篇聚集於一起而成的。計有蕨幕，吳霧，銀子的故事，山風，北極圈，織機，蟻，狹橋，孛生等。

都是以小市鎮為中心的社會的輪廓的描寫與被損害者的偶像為主題的，一如作者在自序裏說：

『猶如一艘無風帶的船，漂泊於小市鎮與鄉下之間，雖然寫下了一些故事，那素材也大半採摘，自我所漂流過的平凡的鄉下。』

針對着這自序我們且看一看山風裏的題材，就可以證實了：

農民在小市鎮中對士紳們的騷擾。

鄉村的婚姻習慣。

手工業的衰落。

階級間的矛盾的情感。

土棍，地痞，村黃，與善良的農民間所造成的悲劇。

他的作風，一直到『綠色的谷』是一貫的。

然而，讀完山風，再讀綠色的谷，就顯然地有了進步。但是在前幾年他走出東北了。

小松的作品實在多產，這些年他前後刊行了編輯，無花的薔薇，苦瓜集，野葡萄，人和人們，北歸等六，七冊集子，其中北歸較比成熟，但當以蒲公英一篇最獲好評，鐵窗一篇也很成功。

苦瓜集為其近作計有愛情病患者，港灣裏的暴風，樂章，秋夕，春季旅行，都市風景，法文教師和他的情人，褚魁陳達和小珍珠，花，火，不像是春天，高級短帶，書生等十三篇。其中我很喜愛樂章，作者是很強地追求了純美。他自己也說：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除了純美之外，並沒有什麼可寫，除了純美之外，並沒有什麼可愛。感情雖然很強烈，寫來却是很滯澀。』

東北的作家們被日寇壓迫得連氣都喘不上來的時候，倘如還能追求唯美的情緒，倒是個性的幸福了。

傳奇是被稱為才子的，他曾經在歐陽家的人們，歸鄉之外，更寫了青原的民族。但是在新滿洲上發表了一部分，就被檢閱的走狗給切斷了。他的歐陽家的人們和歸鄉都是他的力作。

作者常是帶些悲調與悵鬱的成分去描寫社會中不常見的奇事，可以作品的結構都奇特，譬如我在最近所讀過的藝人楊真，幻影，魏某的淨罪誕生以前等都是捉住了超平常人以上的獨奇的性格，與非俗的故事而展開，

而渲染成的作品。這裏無可否認地是有着他那獨特的作風。這獨特的作風，與他那漠然或茫然的表情是恰相反。一時曾被譽為鬼才，想是爲了這獨有作風與超常的心理的原故。

歸鄉裡集有喜悅，黑魔，香妃，長安幻譚，歸鄉，遺書，戀獄等七篇，作者在這種面巧妙地運用着他的語彙與文字，雖然我們讀來感覺晦澀，但是却能夠出作者的冷靜的面目了。

疑避有花月集，風雪集，天雲集，同心結等小說集，作者的一隻筆刺穿了社會的各層級，貫通了社會的各角落，發掘了醜惡與黑暗，也發掘了美麗與光明，把荒原上的人們所交織成的平凡的故事，以強有力的筆鋒，粗獷的線條，不但勾抹了輪廓，更意識地指示了倫理與道德，以及生活的途徑。花月集與風雪集就是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就是忠實的人生寫照，却是缺少了進一步的領導，祇是解釋世界，解釋人生。雖能批評世界，領導人生。換句話說，作者是一位寫實主義者，繼續更進一步，由解釋而批評，由批評而領導。不過，他是一位極可期待的作家。

金宵有欲辨，生之溫室，明珠夢等作品。他是一個詩人，他有愛，也有夢，是慣於借教育生活的事實來表示他的愛，他的夢，他的靈魂與幻想。教群中有三姊妹，舊雨天真之命運，生之溫室，教群等五篇。這是他從文十五年來嘔血的一部，每一篇作品，靡有不是以學校或家庭爲背景，把他的夢與理想，借著天真的男女學生而再現的。他是一個被稱爲教育的小說

家。

石軍的作品多傾向於農民，他善於操用土語，給東北文學創出了獨特的作風。他的近作有沃土，作者寫沃土，無疑地是爲了放逐他的煩悶與苦悶，惟有他的作品，才可以代表東北青年苦悶的呼聲。他赤裸裸地曝露了東北農民的痛苦的生活，他大膽地，然而纖細地把日寇的經營東北農村的政策揭穿出來，其代表作品可以舉出麥秋，至其近作新部落，邊城集，筆者因爲未能讀閱，於此只好略而不談了。

吳瑛是一位女作家，有小說集『兩極』是文叢的第一集。這裏蒐集了新幽靈，女叛徒，柝，鐘四嫂，霧，新神道，詭，倏隱，兩極，望鄉，等十篇，全長約八萬字，在這十篇的創作裏，文字的運用非常清麗，內容的發展也很整潔。

可以這樣說：作者對於技巧是有着相當的鍛鍊的。所採取的題材，多半是熟習的故事，祇是寫實的白描，而缺少了處理題材的信念，缺小了中心的意識，因而，也就缺少了作品的靈魂，亦即所謂魄力。

然而，作者却有着文學的修養，也有着她的前途的。

與吳瑛齊名的女作家還有梅娘，她先有小集，後又有第二代，小姐集。可以代表她的初期作品，第二代則是十足地寫出了東北文學的地方的特殊性。

在東北的女性作家，嚴格的說起來，該是這樣的：

1、呻吟(蕭紅) 2、梅娘(鏡子) 3、吳瑛(英娘)

最近又有異常突起的充滿了鋒芒與寫作力的姐妹，她的代表作是安樂和馬華，有新詩，有散文，有小說，是一位有了成績的作家。

另外，值得提起的有作家小說集的出版，那是由金管主編，蒐集了十數篇短篇的集子。

有勵行魁的敗潰的一族，石軍的脫軌列軍，田兵的鴉的故事，吳瑛的奔，金管的牧場的血緣，但姊的尊屍病患者，未名的小人物的愛，田瑯的飢餓的生態，得齊的誕生以前，小松的蜂，秋登的蠕動，橫遍的江城，劉漢的血淚抄等。

其次在學藝上曾發表了劉漢的大青，大青是大名，作者藉大的存在寫出了人性，諷刺了人性，更詮釋了人犬之間的作用。作者同情了犬的善良的本性，也就是同情了善良的人性。是一篇針針見血的血淚淋漓的力作。劉漢的從文，就沿行，這條路線，短篇有浪花，血淚抄，中篇有潮等，個個都是小刀子般的鋒利，我們對他捧獻着很大的期待。

克大，柯炬，文歷較深，不但在報章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很多，一時頗為讀者所擁護，並且有小說集數冊。文字非常清新，如學藝叢刊的燕，鄉懷，曾酒下了不少的汗水。特別是在近期更換了筆名之後，復有荷，燈等小說集，是非常努力於文學的兩位成熟作家。

此外東北作家更有冷澈，任情，堅矢，夷夫等，因手邊無其作品，祇好

留於他日再揮頭研究

東北十四年來的小說與小說人就這樣地被我草率地展於讀者面前了，它不是完全的記錄，更無所謂批評，除了抄冷飯的工作外，我祇是勾抹出來一個輪廓。

假如過去的是含錦未成的花蕾，那麼，相信今後定會苞爛地開放起來。

我們回顧十四年來東北文學的時候，我們祇有悵惘與悲忿。這塊土地上，有活潑的一群人，却被日寇製成傀儡。我們這塊土地上，也有喜愛文學而長於文學的青年們，却被奴役為工具，然而內在的熱血與靈魂，却未甘受其統治，因而，文學青年被關在獄裡，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恩之不禁令人淚下。

未來的正在等待着我們，我們的熱，是嚮往這工作的，我們的靈魂，願為這工作而獻出的。所謂過去的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的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後的建設文學的使命，披於有志於文學的每個青年的肩上。開鑿我們的文壇，發掘我們的人性，建設我們的東北。東北重歸於祖國的懷抱，我們不願一任感憤的狂呼，我們更要冷靜的思索，一面復元，一面建設，以擔國民的責任於萬一。

這裡，有大量的文學素材，有多數青年的熱情我們站在建設中國文學的崗位，去學習先進諸盟邦的特長，相信新進文學青年，會一批一批地活躍起來。以往的作家更不肯退後一步，毋寧更前進一步，積極而熾烈化起來。我們是要從現在起劃一新紀元的，文學青年們！起來罷！我們所希冀的黎明已經到來了！

# 東北散文十四年的收穫

林 里

顯然地，我們可以這樣說：東北十四年來的文壇上，以數字來論收穫的話，第一位是小說，第二位便是散文。無論是報紙副刊上，或是雜誌上，到處充滿着散文，單就這種普遍的情形看來，實在是「可觀」了。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東北十四年來的文壇上，開了許多花，而沒有結成好多果實的，首先便是散文。這原因，仔細探討一下的話，便也不難明白：

第一，由於客觀的，散文不為一般人所注視，這種結果反映到作者身上去，便減褪了寫下去的熱。

第二，在不理解散文的初學寫作者，他們以為散文不過成了寫作的一個階段。不過是走向小說去的一個橋樑。於是，淺嘗輒止的把散文給忽略了。

我們需要檢討一下過去十四年間的散文，首先應該具體地看一看作品，然後我們再論到散文的作者，最後我們再做一次總結算。

散文之刊印在雜誌或報紙副刊上的，限於字數，全般地介紹出來是不能的事。這祇好等到提及散文作者的時候再隨着帶出來。至於，單行本呢？我們知道的有這幾種：

1. 黃花集 也 麗 著 興亞雜誌社刊行
2. 落英集 楊 絮 著 開明圖書公司刊行
3. 安荻和馬華 但 娣 著 開明圖書公司刊行
4. 草 梗 集 辛 嘉 著 興亞雜誌社刊行
5. 雜感之感 季 風 著 益智書店刊行
6. 諸 相 集 劉 漢 著 開明圖書公司刊行

首先，也屬著的『黃花集』包括了也麗近幾年來在國內外發表的散文作品『荒野』外四十五篇，一共分為三部，全書是一六六頁，這可以說東北散文界唯一的純散文集子。但不幸的很，這本書當民國三十年七月印就之後，馬上就被偽滿的檢閱機關給扣押了，所以一般的讀者並沒有得到，甚或作者也許沒有得到，祇是由雜誌社方面流出來了幾本，大家偷偷的讀

讀而已。

當「荒野」在「華文每日」上發表的時光，曾得到好多人們的讚許，作者的這冊集子裏的作品，前後的情緒雖然多少有點不太一致，但第二種以下的作品總是在貫通的情感下發洩出來的。第一部可以說是作者的身邊瑣事的回憶錄，而第二部和第三部則是作者由狹小的自我天地中走出去之後的雄渾的作品，作者的視野很廣泛，也很犀利。較之作者的小說，我們是更期待於作者的散文的。

『落英集』是楊黎的綜合作品集，這里僅收容了『雲途』等散文數篇。楊黎的文名是由散文瑣錄路走出來的，所以這集子裏的散文也勝於其他作品。

但麟的『安秋和馬華』也是一冊綜合的作品集，在集子的開頭編入了一部分散文。作者的散文是很出色的，在『天涯寂寞』里作者的真實的感情，完成了作品的生命，我們對於作者的散文作品也是願付與很大的期待的。

辛嘉的『草葉集』是作者隨筆集，作者在這裏邊筆路展開得很寬闊，話題也相當廣泛，在東北來說，寫隨筆的人是很寥寥的。

『雜感之感』是季風留給我們的一部有熱有力的唯一可珍貴的遺著。季風的向時代格鬥的精神拯救了淪陷在生活的沉淪中的大眾，這冊書包括了截至民國二十九年止的作者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所有言論。

『諧相集』是對漢的雜文和隨筆合集。就雜文來說，仍然脫不掉有油腔滑調的地方，而隨筆部分讀來也有些拉雜之感。我們對作者尤不能不要求再為洗鍊。

我們可以指出的過去的散文作者，在此我想提出宋名，成弦，陳蕪，章長明，秦蕪這幾個人。

未名的散文，我們始終願交付以最高的估價。特別是末期的『暗屋』等『以下』『未名抄』『小花園』『夢中之酒』等篇，雖然已經爲了死亡的焦灼而減縮了生之渴望，但在構想和筆力上，相信這已經是東北散文的最高峯，這十四年裏實在毫無過其右的了。

成弦在過去散文的虛實相當的多，差不多都是可讀的佳作。近年在盛京報副刊上發表了『江山落日抄』，在華文每日上發表了『幽冥之夢』這都可以說成作者的力作。作者的散文是從詩里走出來的，在情緒上是火熾的，在格調上是流暢的。

陳蕪的散文和詩是同樣的，每每取材自遠古的傳說，而充滿了古典的情緒，雖然在理解上給了讀者以極大的障礙，但這也無妨作品的評價。作品散見『斯民半月刊』『健康滿洲月刊』『大同報我們的文學版』其他各雜誌及報紙副刊上，作者的感情極熱，在作品中永遠脫不掉執拗於生命



的呼號。『歲月』『風雨抄』和『寂寞篇』都是在記憶里當新的作品。

章長明曾以若干的筆名發表了其散文作品，在民國三十三年會輯成了兩冊集子，一冊是由興亞雜誌社付印的『無限之生與無限之旅』，一冊是由大地圖書公司付印的『待且集』。爲了印刷遲緩的關係，到現在還沒有與我們見面。第一次使我們認識作者的是在華文每日上發表的『江山』，在這篇里我們讀出了作者的靈魂呼喚和勇敢的預言。之後，我們又讀到了新潮月刊與麗月刊和大同報副刊文學版上的『寂的小夜』『霧街』『生命之泥沼』等篇，使我們對作者的散文前途頗持有極大的期望。

最後，我們不能忘記秦莽這個人，在民國二十九年秦莽會聯合當時的青年作家陳燕，楊野，崔東，秦風，柯炬，克大，淡南，空罕等人發起了激流藝文叢書的計劃，第一冊野火集和第二集秦莽集的稿子都已湮齊，終竟提限於身邊的迫窮和經濟來源的困滯而流產了。秦莽的散文在詞藻方面是頗講求的，每一篇使讀了之後仍想再讀。記憶里的有『繡繡』等等。

#### 四、

比較有散文的前途而在努力寫作着的，我們可以想到朱蕙，南呂，凌文這幾個人。

朱蕙的作品並不常見，從民國三十年大同報上發表了『憲，黃昏與鄉情』之後，過了半年又在北平的時事雜報上讀到了『寂寞的感情』，其後興亞上發表了『春風底日子』，華文每日上發表了『晦晚的視野』『感靈的孩子』等，這些作品，在量的方面，我們雖然並不滿足，並也不能由此確定作者在散文上的成就，但是，祇少這些作品給我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而使我們一時難以忘却。

南呂是由興亞雜誌走出來的散文作者，南呂的散文是極盡沖淡而後爲永的，謳歌自然，記述身邊小故事，經作者的筆寫記下來，便覺得有無限的情趣。也許作者的年齡而逐漸校正過來的，所以寫作的視野不免於狹隘。但這是可以由作者的年齡而逐漸校正過來的，我們深深的有鑒於作者沿着既往的寫作路子，繼續的走下去。

凌文是一位多產的散文作者。在散文的造詣上，無疑的作者私淑着何其芳，就唯其私淑着何其芳，才在作者的作品中帶有極渾厚的模擬氣氛，如果，作者能够把這些作品爲過渡而回歸到自己的寫作生命來，我們對作者的期望真可以說極大的。但若假如作者永遠坐守着這條路走下去，我們却實實在在的爲作者悲哀的。因爲，由既往的作品看來，已然顯示出了一種逐漸擴大起來的意識的空洞，如果不用自己的寫作生命來把它填充，那麼是不免要爲我們揚棄了的。

『你們不必有所瞻顧，你們都是有着明日的前程的，爲了不負好多多讀者們的期望，你們永遠勇敢地寫下去吧！』

#### 五、

本來，我很想在這裡介紹幾篇散文給大家看，但是，那樣作又覺得很對不起雜誌的有限的頁數。並且，說實在的，手底下的參考書報又極其有探索性就省略了吧！

散文有一天會抬起頭來的，特別是經過這次變亂之後，我們相信一定會有很大的作品產生，我用此結束了本文，並衷誠地這樣渴望着。

十二月十六日，寒燈下



## 過去十四年的詩壇

李 文 田

倘使提到英倫浪漫時期三大詩人——拜崙和雪萊——的時候，我們曾在我們的印象裡浮出翱翔如生的面影，他們倆曾經以火熱的詩篇傾動了當時無數的民衆，他們倆的姿態也許近於翩翩的伊公子之風格，他們倆的詩篇却像操彈一樣，含着獨即發的力量，也就是因爲如此，他們倆才同樣的被當時的權貴嫉視如讐，終於被迫着逃開祖國。再像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詩聖但丁，他的神曲不是像經典一樣被後人謳誦着？神曲裡充滿蓬勃的反抗的力暈，他也是因爲如刺的詩句動傷了爲政者而成了被放逐的亡命客，所以，無怪乎文評家給詩人以具有批判和反抗的性格的評語。

詩人是天生的感情的保溫者，感情能像火一樣的燦然的。與其說詩人的意識是批判的，是反抗的，勿寧說詩人的血液裏流着批判和反抗的血球。

東北——這曾經淪陷十四年的悲慘地帶，在灣人重力壓榨之下；曲盡心思，以求苟全。幸而人心沒有死；外面蒙上恥辱的皮色，肚子裡却追逐着另一種境界。縱然被壓縮成極小的彈丸，而內心却蓄積了一種反作用；這恐怕是印人認識最清楚的事。

談到文藝，自從關裡關外隔絕之後；一方面藉着外國文字吸收世界的思

潮，一方面就不得不另立門戶，獨自走上所謂滿洲的文藝的路子。爲功爲罪，很難說。不過呈現一種嶄新的姿態，却是事實。

爲了入題，這裡只談一談新詩。

以十四年做爲文藝史的階段，雖爲期不算長，可是因爲它的特異性，在中國近代文藝史上想像必然佔相當的地位。

自從九一八砲火響起來，東北立刻和祖國分開了。在一種強力的抑制下，所有典章制度，無不獨自創立。文學之士，因得不到祖國的圖書，便不得不由外國文字間接吸收。還好，雖然失掉祖國的滋潤，却得到世界思潮的滋養。可是這表現，在小說爲顯明，在詩頗隱晦。

東北詩的思潮，可以分爲兩個階段。所謂東亞戰爭是一個分水嶺。以前，詩作裡有的是頗含批判和反抗的力量；不過因政治力的壓抑，只能昇華而做近於晦暗的象徵。以後，因戰爭日迫，敵人的政權的野望漸漸動搖；不免謀確立思想的對策。民國卅年十二月末，第一次青年思想大檢舉，從事文藝者，相繼入獄。因此，文藝的思潮，拘限於象徵也不安穩，遂一時的潛伏起來，文壇頓成死寂之國。

差不多過了二年的光景，詩人又想利用文士使之做爲宣傳的喇叭。但是，一部分人已成爲驚弓之鳥，心臟衰弱到不敢執筆；一部分人就勉強逢迎，以求苟全。——真的文藝漸漸消隱。但，人是不甘寂寞的，文人更是如此。前之消隱者，漸漸由於文藝熱情的復燃，遂慢慢動起筆來。這時候，任誰也不敢再做感情象徵的作品，惟恐爲人曲解。而一種新的追求因之發生。那就是亘古的歷史與味的詩的產生。至此，東北文藝作家，特別是詩人，他們的感情一再昇華，避免現在的視線，而沈酣於回憶傷感，幽怨的情緒的圈子裡。無可證言，另一面，却也不免有逢迎的作家的存在。

不過，前提共同的，倘使他們的心沒有賤昏，也許他們曾被饒恕。原來，詩人和小說家的作法是不一樣的，被人評論也就以此不同。詩人是偏於直覺的，主觀的，而小說家則容易接近客觀。所以，詩人的思想，常常很明顯的用主觀的情調表現出來。所以詩人比較淺真，因爲感情不大容易掩蓋。

現在一論十四年的詩作品。

以東亞戰爭做分界，戰前的作品比較淺真。詩集有成絃的青色詩鈔，充滿了青年的情愛；堆集了翻巧的詞藻。讀之像一縷煙，把握不到甚麼。百疊的未明來，有許多清淡而靈瀉的散文詩，是很有俳句意味的。小松的木筏，是美麗的感情，輕俏的詞藻的集結，比青色詩鈔更散文化一些。金音的海外夢，有些種書袋的哲理的氣味；教訓和魔詩却是一個特徵。山丁的季季草，包含許多熱情的動聽的故事，頗多小說家的筆法。冷歌的船廠，多半是遺憶的感情作品，無怪被評文家稱之爲回憶派；不過其中甲古詩船廠，則是一篇歷史的追述。戰後的作品，真的情感獻跡，蒐集過去

作品刊行的，也要附上一點反應戰時彩色的標記，這也是很費苦心的。外文的長吟集，包含幾首可以看得過去的長詩；在呼喊向長詩試足的時代，他就開始嘗試了。拿長明的七月，熱情很豐富；不過在詞藻的鍊鍊上還欠工夫。

過去十四年的東北文藝，產量相當可觀，在強力抑壓之下，委曲開拓，居然開出各色的花朵，不能不說是難能！不過，詩終是佔極少部份，這在世界各地文壇上成爲普遍現象，自然不必苛求，雖如此說，在不滿人意中却也呈過一時使人喜悅的現象，就是隨着要求長篇小說寫作的時候，長詩也展開它的成就，像金音的飛帆夢，山丁的大凌河，冷歌的船廠，相繼發表，前邊說過，過去東北文藝，特別是詩，因文藝情感的一再昇華，操弄詞藻的象徵詩也不罕見，索性回纏如縷的遠代追求，撒開現實，逃避現實，登臨先代名勝遺跡，憑弔往昔，搗殘磚斷瓦，掃枯井，嘗類垣，這本是很無聊的句當，在情感受到強力抑壓，昇華到極限的情勢之下，自然也有特殊的成就，——倘如分析那少數的弔弔的詩句，不難找出來某種悵悵憤憤的情緒，與此說是無視現在，勿寧說是正因爲深深認識了現在，而將其昇華，舊瓶裝入新酒，在弔弔之中，正含着幽怨和希冀，這即是現實的對比！

十四年間的東北文藝，創作固有相當產量；惟理論實很缺乏，這也是因避開政治而不能率直言之，自然無用責難，至於今後詩應該走着怎樣的路子，這不僅是東北文藝的問題，也不僅是整個中國文藝的問題，恐怕是世界文藝思潮的問題，管說不足概之，略而不談。

十二月十四日

# 東北童話十四年

陶

君

在東北淪陷的十四年間，所有居留東北的人們，如同經過漫長的沙漠之旅，時時逼近着恐怖與死亡，彷彿，世紀已經窒息，一切都要毀滅了。特別是文化方面，遭逢了空前的浩劫，既有的建樹被計劃的摧毀，未來的種子也完全撲滅，所有的，只是一片殺戮。

而且，青年人的思想被束縛，行動不自由，文學受嚴格的檢閱，所謂『作家』與常常在雜誌或報紙副頁上發表文章的人，差不多每一刻都下意識的顫抖着，而隨時準備着被捕，被發到『思想矯正總署』，被送進憲兵隊或特務機關的監獄子裡面；同時，十四年來的文字獄也不可數計。在這種恐怖與殘虐構成的氛圍氣中，可以想像的是，決難產生傑出的文學作品。

更加標題所記，文學中的童話一部門，其冷落情形，益發超出想像之外。

有人喻東北的新詩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但十四年來却還產生了許

多新詩作者，他們曾寫出了一些尚能令人激意的作品，雖然在量上不如小說，然而東北的詩境已經開闢了，縱令不免於荒蕪，但却已邁過了『處女』的階段。

至於童話，一向很少人寫，而且，彷彿一般常常寫作的人並不承認童話是文學，沒有人提倡它，也沒有人肯寫它，它就是這樣在還沒有誕生之前就被虐殺了。

舉一個最簡便的例子，每個年末的『文壇大結賬』，無論如何熱鬧，無論如何火熾，但對於童話，却始終無人提起，即便有人偶而寫出一篇來，也仍舊在冷漠逐漸的被淡忘，以後，連寫的人也灰心了。

東北的童話總是一塊處女地，過去雖然像彗星似的產生了些許童話作品，不能算是開墾，只是一種偶而的嘗試罷了。

為甚麼童話在東北文壇上如此寥落呢？

推求它的原因是很困難的，而大體不外下列數點——

- 1 東北作家在日本鐵蹄壓迫下早已失掉了重心；
- 2 對於小說，詩，劇本等的迷戀；

3 非公式的否認童話在文學上的價值；

4 發表的機會也少；

5 讀者也少；

6 在某一點上來說，童話不容易寫得好。

此外，有許多人對童話的誤解，也是它的致命之傷。

誤解之一：以爲童話是純粹的說教式的東西。

誤解之二：以爲童話是荒誕不經的故事。

誤解之三：以爲童話和民間傳說，特別是神話，寓言等，並無分別。

譬如在偽滿時代最受青年讀者歡迎的月刊雜誌『青年文化』第二卷第九期裡面，刊登了高芳先生一篇『童話的問題』，而高芳先生所認爲問題

的則是：

「……以往流傳在我國的童話，許多是從外國翻譯來的寓言和傳說，很多都不符合我國兒童的現實生活；縱使有些創作童話，也不外是些受了外國童話的影響，並未走出粗裝模造的境地。猶其是創作童話的人，對「時間的」關係過於粗心，製作了許多不知是童話，抑還是神話的東西來，譬如寫天使，寫妖魔鬼怪，小人國遊俠，使用魔法的王子，蜜蜂和小姑娘講話，月亮姐姐流淚等超自然現象的題材，這些荒唐無稽超自然的讀物，蝕食着發育不健全的兒童們的頭腦，真是大罪過了。」

然而高芳先生却不知道唯有這「超自然現象」纔是兒童們所一致的「空

想」；「空想」或者並不完全是童話的生命，但「空想」却確能使一篇童話更健全；兒童既然不會受到環境影響，當然他們也不會讀了「超自然現象的題材」的童話便永恒的以爲「月亮姐姐」真的會「流眼淚」。安徒生的童話題材，多半——幾乎全部，都是「超自然現象的題材」，而它的價值却永不衰落。

不過，所謂「空想」，是一種原始的信念，據人類學者的研究，以爲兒童心理特別和原始人的心理相似，所以童話裡的「空想」，也祇限於與兒童心理相近的東西。

兒童的「空想」是簡單的，樸實的，可愛的，而並不涉及「飛劍」「魔法」「武俠」等複雜的荒誕故事方面——耽迷於神魔小說和武俠小說的兒童例外——在其年齡上的某一個時期，兒童們都一致的以爲花兒會笑，狗會說話，「月亮姐姐」能够「流眼淚」；但過了這個時期以後，他們自然便會改正了他們自己的錯誤，童話並不能給予他們決定的影響。

另一方面，譬如『新滿洲』六卷四號，冷歌先生『怎樣鑒定童話』裡，把中國的『聊齋誌異』劃入所謂『藝術童話』的部門中，當然也是一個錯誤，因爲『聊齋誌異』裡面的「空想」，除了『王六郎』及僅少幾篇以外，大抵是屬於成年人的，離開兒童的心理甚遠，絲毫沒有構成爲童話的條件。

十四年來，童話在東北蒙受着誤解和漠視，它的生機完全失掉了；今日

來結這一篇帳，彷彿也有一兒無一起。

貳

在這一段黑暗的時代，可提到的童話作品集成單行本的，約有左列各種：

- 1 童話之夜 慈燈著 大連實業洋行出版
  - 2 月宮裡的风波 慈燈著 藝文書房出版
  - 3 三兄弟 心羊著 國民書店出版
  - 4 秃禿歷險記 李鑾著 興亞雜誌社出版
- 翻譯方面則有：
- 1 新天方夜譚 楊紫譯 滿洲雜誌社出版
  - 2 老鰐魚的故事 共鳴譯 藝文書房出版
  - 3 夢裡的新娘 似絲譯 藝文書房出版
  - 4 風火哥 X X 譯 藝文書房出版

至於雜誌方面，除了『滿洲學童』常常刊登童話以外，『新滿洲』曾做過兩次童話特輯，『麒麟』也曾做過一次，不過都沒有收到太好的成績。即便是寫過童話的作者，彷彿對於童話也並無太大的熱心；其實可以說，是寫小說，寫詩，寫劇，寫散文的副業。

寫童話最多的作者，是慈燈。

慈燈之在東北，恰如沈從文之在南方。固然慈燈的寫作力遠不如沈從文，但他們兩人却有着許多相同的地方：

- 1 他們兩人都是軍隊出身的作家；
- 2 他們兩人都以多產而著稱；
- 3 他們兩人寫作的風格都和其他作家不同；
- 4 沈從文以苗人生活為題材寫了許多小說，更以『雜警叢經』為資料寫了『月下小景』（新十日談）；而慈燈也與此對稱的寫了數十篇童話。

慈燈寫作的歷史很久，在東北，是最熱心於童話的一個，他寫的童話，除了集成『童話之夜』和『月宮裡的风波』兩個單行本以外，此外在他的『一百個短篇』裡也含有幾篇。

不過，僅以童話而論，慈燈初期的作品，尚不失其『童』，自『月宮裡的风波』以後，便失掉童話的風姿，而成為一種特異的小說了，如『新滿洲』第四卷第十一期刊的『老裁家』一篇：

你如果看見這個烈性的老頭子，你一定厭惡他。

他是好久以前搬進我們這個吵吵鬧鬧的大雜院裡來的，隣居都說

他靠着賣賣生活……

這不是已經全然失却了童話所特有的調味了麼？

我以為，倘若從東北文壇上尋出真正的童話作家，應該特別提出的，是

胡琳。

胡琳自幼年就愛寫童話，同時也寫着童話的作者，然而一般人僅僅知道他是畫家，僅僅知道他善於漫畫與揮毫，却不知道他的童話更為優秀。

胡琳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常在校刊上發表他創作的童話如「一匹木驢子」等等，當時便甚蒙師長和同學的獎勵，甚至於譽為「東方的安徒生」。

後來，因為致力於繪畫，所以不常寫童話了；但間而也有新的作品散見於「新民」「麒麟」「新滿洲」等雜誌上，其中以刊在「麒麟」上的「金魚紅子」一篇為最好，描寫異常樸實可愛，其風格略如葉紹鈞「稻草人」體的諸作，同時更受了一點王爾德童話的影嚮，樸素中含有美麗，使兒童愛讀，也使成年人愛讀。胡琳童話的特點是能把擔任童心，而不是「童話裝的小說」。

和胡琳的描寫風格迥異，而一樣能夠獲得兒童愛讀的，是鴉人氏的童話作品，譬如「愉快島的進出」（新滿洲四卷十一期），「一個村子」（新滿洲六卷十二期），都是相當成熟的作品，雖然在敘述上稍感平板樸直；但唯其平板和樸直，纔使他的童話硬朗起來，而不同於變相的小說。

不久以前，因貧病交迫在瀋陽死去的未名（美靈非），生前也曾寫了幾篇童話，如「老實人的天堂之旅」「菊·達里亞和松樹」等。作者的童話深刻而多含蓄，極富於諷刺力，雖然並不適於給兒童讀，但正和愛羅先柯的「時間老人」相同，並不因此而減低它的價值，同時未名童話中語彙與詞

藻的運用，也往往卓越不羈，是其他作者所難於比擬的，如「菊·達里亞」一篇中：

黃菊看見達里亞的模樣，知道她要滅亡了，就拿沉痛的聲音鼓譟道：

「最後的一朵，爲了愛，爲了愛，就努力的開放吧！」

達里亞不住的搖着頭，在西風裡面呻吟。

「就是爲了愛，」她回答：「實在不能開了。」

作者死於悲憤與貧苦，而作者的童話裡也一樣充滿了悲憤。

「新滿洲」六卷十二號「童話特輯」裡，尚有一篇是田禾寫的「牧羊女和聖像師」。編者在這一童話的前面寫了這樣幾句話：

這是一篇新穎童話，文筆清麗，故事動人，有着深刻的含蘊，有着不變的靈魂……

然而從頭至尾，讀過一遍以後，非但並沒有感到「深刻的含蘊」和「不變的靈魂」，同時也不覺「文筆清麗」，其實，只是令人難懂而已，我們不妨抄下幾句：

棉花葉的尖端又落下來一顆雨滴，這雨滴像往昔那樣的做出一種廣廣的響響。啊！花崗石的全軀竟被它浸潤了。但是天空的雲兒一重重，又一重重地，像海的咆哮，在雲飛，飛到不知名的海濱外的山麓下。

作者寫出來的，既不是童話，也不是小說，更不是散文，是甚麼呢？那只有作者知道了。

此外，張審氏的『北地傳說抄』和古代的『新伊索寓言』，正如標題所示，前者是『傳說』，後者是『寓言』，雖然曾經被聰明的編者劃入童話部門裡去，但我以為它們既不同於童話，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不過，張審所寫的傳說和古代的寓言，的確是較比優秀的作品，在東北文壇上，是一種特異的收穫。

至於心羊氏的童話，嚴格的說來，還是很幼稚的，似乎向去走出習作的領域，而目他作品裡面，教訓的意味十分濃厚，有些近於寓言，讀起來令人沉悶，然而，作者偷能再多一點的去努力，在將來，是能够寫出較好的作品的。

### 參

『秃禿歷險記』是東北文壇上，十四年來唯一的一部長篇童話。

但是也許正因為它長，所以其中有一些地方不免失於雜亂，累贅，結果成爲一部失敗的作品。

這部童話是作者在民國三十三年夏天寫成的，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七月才印了出來。其時偽滿的弘報機關已經成立了原稿檢閱制，『秃禿歷險記』的原稿經過檢閱以後，其中有幾處就完全變了面目，如：

第八章大體刪改。

第九章裡的『第一慈善家』、『第二慈善家』、『第三慈善家』被改做『第一個人』、『第二個人』、『第三個人』。

第十章裡的重要地方，全部都被刪改了。

第十一章最後一段（也是作者認爲較比滿意的一段）被刪掉了，結果和第十二章不相銜。

第十六章（一九一頁第八行以下）被刪去了一段。

第十八章的最後一段也被刪去了。

經過了如此刪改以後的『秃禿歷險記』，它的生命幾乎完全毀滅，此外更由於興亞雜誌社負責校對這本書的人太馬虎了的緣故，竟至於錯誤百出，不堪卒讀，最可笑的是，本書的卷首有一篇序，不知是哪位先生寫的，竟屬了『秃禿歷險記』作者的名字，弄得醜態不堪，成爲十四年來東北出版界的一大笑話！

然而，『秃禿歷險記』仍不失爲一部可讀的童話，尤其因爲它是長篇，所以能够把許多的故事連續起來，盡量的達其空想的境界。

在東北，只有這一部童話是長篇童話。

但是，也正因爲它是『童話』，所以不甚被人注意。

作者企圖把這部童話寫得適於兒童閱讀，所以竭力避免煩雜的詞句，利用重層的敘述，使描寫趣味化，如：



……忽見一個肥胖得像一隻皮球似的老青蛙，用力跳上一塊較高的石頭，它沙着嗓子喊道：

『諸位先生們，太太們，小姐們，少爺們，請稍微安靜一下，因為，因為……』它堵着嘴咳嗽了一聲，這才緩過一口氣來。』

因為今天的音樂和歌唱大會就要開始了，第一個節目是娜娜小姐的獨唱。』

它說完了這幾句話，圍繞着那塊草場的動物們……便不顧命的

唧唧拍拍響噹噹的鼓了一陣掌。在禿禿身邊，一隻年老的兔子，閉

着眼睛，喃喃的說道：

『這幾句話說得不錯。』

作為童話裡的趣味成分是極渾厚的；但並不因此而給予兒童以不良的影

響。在『禿禿歷險記』以外，作者尚有短篇童話『蠟燭台的幸運』『小鴉』

『月球旅行記』『破皮球』『十二枝蠟燭』等。

## 肆

淪陷十四年的東北，可提到的童話作品及作者，已經略如上述，其貧乏的情形，實在令人慨歎。

童話的出路非常狹仄，即便有些熱心的作者寫了出來，結果仍難獲得發表的機會，因此，有許多很優秀的童話，只好藏在作者自己的抽屜裡，難

得和讀者見面了。

就我所知，未能發表的童話，尚有下列數篇以至於數十篇：

1 胡琳 『母親』『一週的工作』等十餘篇。

2 田禾 『鸚鵡的故事』等十餘篇。

3 也麗 『黃金國』一篇。

4 戈禾 『貓頭鷹之死』一篇。

5 任情 『字紙箋』一篇。

6 金音 『雪人』等數篇。

7 陶子 『×××』一篇。

8 李曉 『黑國王和白國王』（長篇）一篇。

9 心羊 『幸福的鑰匙』等十餘篇。

10 高林 『一隻角的野牛』一篇。

11 韓護 『禪問答』等數篇。

此外，我們所不能知道的，當然還有很多。

關於譯譯的童話，只有楊絮的『新天方夜譚』，共鳴的『老鱈魚的故事』，似珠的『夢裡的新娘』等，較為優秀。其他如博文印書館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天方夜譚』，是從上海出版的書翻印過來的，不必提及。

『新天方夜譚』是流傳於回教徒間的口述童話，結構嚴密，情節曲折，

新奇，更由於譯者譯筆之特殊流暢，實為不可多得的譯語童話集，在東北的童話一部門中，樹立了光輝的碑記。

在兒童讀物異常缺乏的今日，作者們大量的寫出適合於給兒童閱讀的童話，是當前的一件急務。

童話不但是兒童的良友，同時，成年人也一樣可讀。

近來，更有一種趨勢，這種趨勢便是童話已經成爲了小說之領域的擴張。

於是童話雖然名爲童話，事實上有許多篇已經特別傾向於小說了。

這現象是不能解釋的。

因爲：

1 在日本鐵蹄的壓制下，作者只有如此的去寫作了；

2 童話本來不是屬於給兒童讀的東西；

3 作者對於童話的誤解。

不過，相信此後在東北一定能夠產生出來較爲令人滿意的作品，同時，

對於童話的研究熱也必然要澎湃起來。

我們每次看見一群孩子們，圍繞在街頭的舊書攤子旁邊，貪婪的看『小人書』的當兒，我們每次就感到心痛，爲甚麼讓這羣孩子飲鴆止渴呢？

說起來，這責任應由所有的作者與出版者擔負。

此後，必須要寫兒童讀物，要多印兒童讀物——而最適於兒童讀的，

莫過於童話。

無論創作也好，翻譯也好。

只有童話，才能代替『小人書』的位置。

猶其在東北已經光復之後，想要脫離日本的餘毒，想要掃除所有奴化教育的殘渣，那麼，多多的寫出一些童話來給兒童做爲課外讀物，是最直接的辦法。

但這必須由作者和出版者團結起來，同時更應當盡量的鼓吹和提倡，提高童話在文學裡的地位，養成專門的童話作家，大量的發表或出版童話作品。

除了創作和翻譯以外，也還應當蒐集流傳在民間的口述童話，結成專集，其效與當爲更大。

譬如德國的格林弟兄，一生蒐集了許多民間童話，造成世界口述童話的金字塔，爲各國兒童所一致愛讀。我想，我們中國的民間童話，其豐富程度不減於歐洲，倘或蒐集起來，一定能獲得極好的成績。

必然的，以後我們將突破文學的狹異性，向更廣闊的領域去探險，那里有無數的珍寶，等待着我們發掘出來！

——一九四五·一一·二五·夜——

# 譯文十四年小記

孟

伯

理解而後，再下筆譯就的人可就太少了。此外其譯文的洗練與否，還得另下定論。

十四年東北文壇上翻譯界的不振，就好像詩歌在中國似的，不為大眾，不，可以說是為只顧埋頭於創作的文學家所重視。一般青年作家，只若一能操筆寫句文章，便硬要搜索枯腸，從肚子生拉一陣，一提到翻譯，便有人說了——

「扯那套呢，有那工夫，自己寫一篇多有助！」

同時一般讀者也同樣染上了忌食「翻譯」的胃病，重視創作而不重視翻譯的惡習氣，始終也沒能去掉。

同時一談到翻譯工作的難易，則有人一口說定：

「反正那國書，都得從日文重譯，這個時候誰還不會幾句日本話？把字海一去，把漢字前後一調換就是文章唄！」

這句話若被一個忠實的翻譯家聽來，雖然免不了肚子氣，但是，究竟還是有多數的人們，真就本諸這句話的真理從事過翻譯，即使有忠實的譯文，那也不過是逐句忠實的譯下來，至於原著全篇精神脈絡，能够真正的

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也是翻譯界不振的主因之一，當偽滿建立初期，還能看到一些外國（日本不在內）詩歌以及短篇小說的譯作，及至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便更加緊它的監視，除了德、意、日的法西斯集團的作品以外，即使有人翻譯，也絕不能通過檢閱官的銳眼，所以真正有志於翻譯的人，也都不能再繼續工作下去，日本的名著雖然也不少，但是在東北人的眼睛裡，却閃着憎惡的光輝，終於翻譯界至最近一二年來，便整個的沉落下去。

## 2

現在把記憶中和手頭有資料的譯著，介紹在下面。

以單行本問世者：

「春」島崎藤村著，杜白羽譯

「春夢抄」谷崎潤一郎著，龔川譯

『心』，夏目漱石著，古丁譯

『直操問答』，菊池寬著，李君猛譯

『柳枕』，夏目漱石著，李君猛譯

『悲哀的玩具』，石川啄木著，古丁譯

『哲學新語』，佐藤慶一著，韓護譯

『菊里夫人』，菊里著，魯青，吟梅譯

『虎』，拜瀾夫著，曲舒譯

『化虎』，拜瀾夫著，曲舒譯

『吉祥天女』，盧納爾著，尙希文譯

散載於各雜誌者：

青年文化

『虛妄』，森鷗外著，魯青譯

『阿部一族』，森鷗外著，莫伽譯

『古典的生活』，龜井勝一郎著，田瑯譯

『地靈』，加勞沙著，田瑯譯

『鄉下大夫』，鳥家德著，摩訶譯

『步哨線』，火野葦平著，林泉譯

『萬葉集選譯』，張文華

藝文誌

『大同大街』，長谷川澄著，共鳴譯

『馬家港』，竹內正一著，共鳴譯

『芋粥』，芥川龍之介著，莫伽譯

『地獄變相』，芥川龍之介著，魯青譯

新潮

『墮落的詩集』，石川達三著，馮非譯

『亞倫街的怪事件』，坂廉士著，李牧之譯

『田舍的牧場』，海才著，李歐譯

麒麟

『崇高的憧憬』，歌德著，楚音譯

明明

『高爾基的文學論』，莫伽譯

『草中』，橫光利一著，徐荻譯

『靜安寺碑文』，橫光利一著，木嵐譯

『草葉集』，惠特曼著，光友譯

興亞

『在城崎』，志賀直哉著，莫伽譯

大同報

『白鷺之歌』，久米正雄著，梅娘譯

『海外文學』，專頁等

盛京時報

『屠格涅夫散文詩』，楚音譯

此外，當然還有很多譯著，不過因為手頭無有充分的資料，想筆者再想不出別的譯著了。

3

由於過去十四年的奴化教育，被強迫着去學習日文，甚至於有人把日文，當作我們的國語，所以我們的譯文當然有很多人脫不掉日本氣味，讀起來很讓人難受，不過有的譯文也很洗練，現在目引『莫伽』氏譯『高爾基文學論』中幾段——

x

x

初步的作家，對於現實的關心，顯然是低下的，而且觀察力也不十分發達。一般的人都急於下『最後的結論』。這種缺陷特別是對於青年為尤甚。所謂『性急』是強個人去注意量的勢力。然而含有否定的性急的事實——世界各處都一樣，在俄國現在也是極占勢力的。自然，和這些事實戰鬥是需要的，而且無情的暴露這些事實也是需要的。（『關於初步作家』）

一九二八年

關於有否由古典作家學習的必要問題早已成為談論。

據我的意見是，不備由古典作家學，若是敵有可取，就得從敵學習。所謂學習並不是模倣，而是獲得技術方法。所謂求工作方法之進步，不是為自己而強化它的。只能能工作，工作便能教給你吧！勞動者都是知道這些的。若學習與模倣相同，則我們就失掉了科學和技術吧？而且文學也不能使青年作家們達到必須的完成之領域吧？在所謂從古典作家學習這種毛病有幾分滑稽。就是有人擔心古典作家能否抓住學生的腳拉他到臺中去呢。（前書）

現在的作家各樣的講各樣的寫，但對於究竟藉怎樣技術的手法才能把我們的大規模的現實的每一個片斷——縱使是部分的綜合——帶到今日的文學裡來，和需要帶入不需要，却什麼也不講也不寫。不值此也，在文學者們的集會上，出席的某人正確的說我們的繪畫只不過是照像式地，死的一般地反映着現實而已，立刻就聽得回答道：『這是假話！』不，那是正確的。現世和文學除掉將進成功的少數例外——不拘有無絕頂的天才——對於在創造力極端緊張的狀態上，以正活動的人物的集團的勞動為創造主，主人公的，我們的最特質的現象之綜合的概括不能賦以力量。……

莫伽氏在過去譯文界，很活躍一時，其初期譯文，對於選擇上很注意，

看這篇『高爾基文學論』，真可以說是不易讀到的佳作，譯筆也很洗練，唯加旁註之章句，似乎有再加斟酌的必要，此外有如古丁氏譯『悲哀的玩具』一書，乃日本神命詩人石川啄木短歌集，因原詩就有字數的限制，譯來當得覺棘手，然而，我覺得古丁氏的譯筆，雖也有與莫伽氏同一毛病，但在傳達原詩之神韻上，却不能不承認已獲得好多的成功，假如再能精細的加以雕琢，我知原詩那種玉潤珠圓的調子，便不難傳達淨盡了。因手頭無此書，只好不抄，且讓我來抄段光友氏譯，惠特曼的『蚺蜥集』——

2、淚

淚——淚——

夜，寂寥中，淚；

在白的岸上滴着，滴着，被砂礫吸取了；

淚——沒有一顆星放著光——全是暗澹的和荒涼的；

縱使裹着的頭底滿盈眼淚裡的淚；

——那幽靈是誰啊？——在黑暗中帶着淚的那人影是誰啊？

流着的眼淚——啜泣着的淚，慘痛，因哭號而哽咽了；

暴風雨呵，捲成一片，騰起，飛奔，沿着海灘突進；

淒涼而陰沉的夜之暴風雨，颶風呵！激發而狂暴呵！

影呵！在晝間是如此沉着而有禮儀的，帶有鎮靜的容顏和均整的步履；

恰在夜中流去，當你遠揚的時候，無人觀望着——那時被釋放的海呵！

淚，淚，淚的海呵！

光友氏譯詩『淚』的最後一句，是『淚的，淚，淚，』我拿來和日文譯本一對照，而論說成現在的模樣了！但我相信這一定是手民排版不注意給排錯了。

我覺得譯詩，並不是只把詩句的意思給傳達出來便算了事，有的時候，我覺得譯一首詩比自已作一首還要難。把別的意思變成我們的意境，把別人的句法變成我們的句法，還得注意自然的音節，調子等等而後始能譯入讀起來朗朗上口，由這一點看來，中國的譯詩一事，向來真還沒有成功的譯作出現呢！

總觀我們過去的翻譯界，傾向於蘇聯的作品的人較多，譬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至少能有十個人以上的譯作，散載於各雜誌和各報章上，可惜，終於沒能出現單行本。此外高爾基，托爾斯泰等大家的作品也曾活躍一時，最使我們奇怪的是沒曾出現過杜斯退夫斯基的譯作。

一天凡東北過去十四年來的譯作，大都是從日本譯轉，日文是否可靠，既不得而知，譯成中國文以後，就更不可靠了，所以除了日本的創作以外，在過去可以說沒有甚末值得注目的東西，就是日文的譯作，也都是東搶一篇西拾一篇的毫無秩序。近幾年由於檢閱的嚴緊，譯文界便一落千丈，竟有的人為抓錢且留鬚大譯『英美罪惡史』，『日本兩千六百年史』……等等替日本宣揚神道與大和魂的作品，當然其中有看不得已的實情在，至此我們可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殘酷性了。

# 某醫師的手記

金

羽

我可以這樣以我底全良心與全智慧向我的讀者們告白，我最初以如何的信心走入了一所國立醫科大學，乃至於以如何的優良的成績結束了七個年的長期的修業，最終我以如何對人類的悲憫的胸懷執務起醫師的生活來，這許多在我個人的生命中已經成了一種不能磨滅的縷紋的史實，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的。

當然，作醫師的天職不外是以仁醫仁術，來為世界上多數的人解除肉體上以及精神上的痛苦。為了解救多數人的痛苦，有時候必得要犧牲一部分歸屬於自己的生活，勿寧說，作一個善良的醫師，這種捨身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我從學校走出來之後，就服務在一家官立的醫院里，彼時我始終以如是的捨棄自我的心境，來鞭策我自己，同時，並極力使我的思想不致於架空，而要它在現實的基礎上發芽生長；用一句話來說，就是要徹底把我自己投入現實之中。

可是，話雖可以如此說，在與意識相對的另一面還存在着不可須臾離去的生活。沒有過確實的生活的體驗的人們，往往耽於一種美麗的幻想，而視人生為一種遊戲；殊不知這還有什麼比生活來得更堅實而又有力呢？隨

着生活的角度的轉變，對於一個出世不久尚未確立了真正人生觀的青年人，實在可以說是莫大的蠱惑。

我現在已經羞愧得拿不起筆來，我的昔日的信心與決意，伴着在官立醫院服務的幾個年間，差不多全都消磨盡了。一度失掉了職務的愛戀，我底心靈與肢體都陷於極端的倦怠。在操縱就易的心情下，我一步步的走入了為自己打算的圈子中，我已經不能基於良心的責責，而生湧出來一點返悔的心意。名符其實的，我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市井的實利兌現主義者，每當回首審視過往的言行的時候，就不免汗顏自己的過去也太近於稚氣了。我曾經救助過多少患有危急之症的病人，在精神上和物力上，我不憚大量的損失，為了實踐我的信念，我毫不氣餒，就是歸終落得徒費心血，我也毫不氣餒。我認為唯有這樣作才是我的天職，我應該忍耐人生的修煉。

我記起來了。這不過是若干記憶中比較鮮明的一片鱗甲，讓我把它從記憶的軀殼上剝取下來證實我的彼時的愚言愚行吧！那是某年正當一個炎熱得使人頭昏的盛夏中的一日，為了應急救治一個重病的患者，我徒步在鄉里的土道上走了有十幾里路，然後，在長時間的醫療和看護之下，絞盡了



我的心血，磨苦了我的意志，終於換回了病人的瀕危的性命。其實，所以這樣使我捨我就人的，絕不是企圖病人或他的家族對我報以如何的感謝之念，而是如何殷望他們能由此信賴科學，信賴醫者，也能對人類的互愛有所感動。事實却正好是個相反的對比，竟由一個裝瘋裝顛的半老的巫婆，全都領受了病人和他的全家族的感謝。諸如此類的事情絕不止於這一件，它們像黃昏時分開放的晚香玉一樣，在你沒有知覺或不假思索的時光中撲進不斷的在眼前開散出來。我每逢遭遇到一次，他們就一次則我底心出血，我由是陷於極大的困惑。固然，這樣事情的發生，多半是源出於一般民衆教育不足之過，可是在必帶爭奪一條生存之路的人，愚痴如我者，真恐怕是還有繼續的危險吧！所以，經過了長期的熟思熟慮之後，爲了生存，爲了私慾，我不能不開新頭，揮霍輕易的另做新人了。

某一年，我辭去了我的職務，攜帶着一張半廢了的醫師證明書，回到發音我二十餘年的故鄉開蕪了。不可諱言的，從這時期起，在世俗之流中，我變成了一枚圓滑的石子，一任世俗之流不斷地沖激和磨洗吧！不過，在風里我還要隱晦的，就是我還沒有失掉常人所稱的婆心，我是打算擇一條絲人，亦宜利己的路子去走的。也正由於這一點點婆心的存在，我可以說徹底是一個俗人之中的俗人。在我的生活中絕不會有過值得誇耀的善德善行，也並沒有可以記述的惡毒陰險的鬥心史實。

在這樣寧靜沈寂宛如死水的生活中，突如的，一條生命的靈光在我眼前

做了一次美麗的瞬息即逝的光閃。我底生命彷彿又迴達到了春天，在滿生着奇異的花卉的庭園中，我猶如作了一次匆匆的觀賞，什麼能使我把這些忘記呢？縱然是記憶里也有痛苦，可是那美麗的光閃，那不滅的光閃呵！

零

當個夜里，差四十分。就要到子夜的十二點了。我將纔由一位友人的家裏辭退出來，由於友人的殷殷的勸讓，我已經是滿載着濃厚的酒的氣味，本來倦意得已經接受了，加上這酒意更使我難奈於這孤寂的夜行。不過，除了回到家裏過夜，又能到什麼地方去安頓這一宿呢？而況且，妻也許照例的在靜待着我，也許待我好久了……。想到這些，我就揣起了一點勇氣。天上正落着雪，我沒有理會的一步一步的猛衝沒有知的腳踏車往歸家的路上走，一任雪片在我的眼前織成了霧一樣閃閃的網絲，層層的籠罩着我的視線。

落雪的天氣，照例是和的。尤其當在夜裡非就鐘是，氣壓降必得有點窸窣行的呼吸，又恰巧是多飲了一點酒的酒後，即使是我努力拔動腳步，在落滿了積雪的道上，正如我毫無氣力的身體一樣，進行的速度和平日完全成了一個反比。

——醉了。

想着醉了的同時，意識到距離我的家至少還有五六里路程，身體在風裏愈覺軟弱下來，好像真的今夜不勝酒了似的。

夜已經很深了，頭也愈來愈沉重了。雖然這樣，自己的心里却剛毅的想，醉倒是萬萬的不會的。我努力清醒我的神志，提起全副精神推着車往前走，本來沒有懼的車在夜里竟就着危險的，何況又落了這麼大的雪，也只好推着它。

轉過了一條幽黯無光的小巷，前面就是一條熟習的這城市的街道。走在小巷中，我底心正爲了一種迫切的渴望所苦，這時候我的居室裡便是一張溫暖的一榻所給與我的誘惑，都不覺是饕餮之於飢客。誰知道，就在這踽踽於小巷的途中，一樁奇蹟竟會發生在我的身邊。

——先生。

低低的一聲呼喚，突然給我的神經以驚顫的一擊。在白茫茫的雪片之中，幸而還沒有風，我張目向前方審視，想找到這聲音的來源。最使我驚駭不已的，這個聲音雖然低低的一聲招喚，既不像是在苦苦的乞兒的呼喚，也絕不同於病者的無可奈何的呻吟；假如我沒有聽錯了的話，那麼這分明是一個年青的女人的清脆的呼喚。我如果不是無神論的信徒，也許會把車子丟掉而逃走了的。不過這樣一來酒氣可底確是減消了許多，精神也爲之一振了。我志忑的尋覓着發聲的所在，在雪花的飛舞中，並看不見任何影子的移動，我這樣佇立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先生！我求求你，我在這兒。

這次我的聽覺告訴我，聲音的來源，是發自一座朱門的門洞裡，由那裏一幢影子緩緩的走向我的身邊來了。隔斷雪片，她竟立在我的眼前，而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姑娘；我對他凝視了一下，立刻發覺她是一個正在被疾病所苦的女孩子，在她的圍着厚氈頭巾的面頰上，微妙的散佈着一層疲弱無力陰影，這是在任何病人的表情上都可以看到的疾病在圍惱着的陰影，我是過於熟悉這些東西了。可是我竟猜不出來她呼喚我的原由，我確信這少女是個病人，而我是個爲病人服務的醫師，究竟她是否爲知道我是個醫師而才呼喚我，是需要她的言語來證明的。於是我問她說：

——你有什麼事呢？

——對不起，我的舊病今夜突然發作了。我……

不待她說完，我立刻覺到這是一位求醫的病人，我打斷她的話說：

——我雖然是大夫，可是在這個地方怎麼能給你醫治呢？

同時，愈使我全然迷惑的，她到底由什麼地方得知我是一個醫師呢？彼此又從不會相識過。

——不，不，我並不是求醫，我想求你用這輛車，送我回家，我失禮了！

她略略一頓，彷彿不勝其疲憊似的，又辯說下去：

——醫生都有一颗仁慈的心，何況我又正是一個病人……

這少女似乎完全沒有介意於男女間還存在有禮教的垣牆，她毫無顧慮也毫無羞澀，儀態大方的向我這陌生的異性懇言，當時我試說不出我是怎樣的被這少女所難倒了。怎麼樣送她回去呢？車上又沒有預備燈火，這麼深的夜，和一位素未謀面的年青女人坐在街上，而且，最大的難題是怎樣來共乘這輛車。好久，我如同一支木偶竟找不出回答的話來。

——我實在不能走了。在十點半的時候，我由外祖家回來，走到這兒，車輛連影都不見，直到現在我一直歇在這兒。我發現了您，然不能答應我嗎？我覺得如同一位仁慈的醫生的您，因了救助在痛苦裡掙扎的人而誘發，是有恻愍的人格的。假如……

——不是，不是的。

我攔住她的語尾，張口結舌，此刻被這少女近於諷刺的言語，激動得毫無言以對了。的確，走進社會這幾年來，有所作所為，簡直連市儈也不如，一直在名利圈子裡打滾，爲了營求一點幸福的生活，就甘心俯首於爲一般人所崇拜的向來如此的舊俗，而去關對一些愚昧乖謬的人。在不能笑的時候，硬裝出笑來；在必需要哭的時候，又得忍住淚不能快心的一哭，始終這樣實行違心的玩着作人的手段。今夜，在這際子明亮一如其慧心的少女的面前，我自身顯得有多麼卑劣與渺小！——那一刻間，這少女竟如千及萬崗巍巍竚立於我的目前，我驟然仰首也幾乎不可及其容顏了。

然而露在眼的，而且急於解決的，却是我同她將如何共乘這輛車子的問

題。幾經我熟思苦慮之後，好則我的車子後部有預備攜帶貨物的一張鐵架，我就毅然決心請她坐上去。在白茫茫的雪中，我們開始向前進行了，我的後背是被這少女的兩手緊緊的牽掣着。

——請你加小心，當心摔下去。可是我可以問你貴姓麼？

——我麼？不需問我吧。請問你呢？

這位不同常人的姑娘，越發讓我揣摩不透了。假使我責難她不以名姓交換而不知相告的話，自己又覺得太魯莽了，我正想如何答覆她的問話：

——名字不過是一個人的記號吧了，不說也吧！

聲音很低微，似乎感到吃驚的樣子。我聽到她輕度的喘息，方始使我想到她原是一個病人。接着我以作一個大夫的態度簡單的詢問了關於她的病狀，然後，我爲這歷年青就患了不治之症的女性悲觀了。

途中，雪片不時掠到臉上，涼沁沁的，我的解意至此消歇無餘。我心思愈着，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誰能知道，雪夜的街頭，有這麼相遇的一雙異性，而且這麼意外的超出了我們的生活習慣而乘坐在一隻腳踏車上，如果祇是這麼匆匆的相遇，該解釋作是幸福呢？還是不幸呢？如果，這次不過是一個故事的開端，則這記憶又將如何持續於迢遙的來日呢？我懷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緩緩地向這少女指示的方向進行。

整天埋頭在醫學領域里，接觸着凡有的為乞求健康而來的患者，分擔着他們的痛苦，也分享着他們的喜悅。這樣的生活已經有五六個年頭了。在學校期間，我雖然不失為高材生，但在經驗方面來說，以四五個年頭算的歲月，臨床經驗上，我仍然是在學習中的。談起我們的一羣患者，先會使我頭痛，對於衛生常識的缺乏，迷信的固守，給與作醫生的以幾多的困難。實在是超越想像以上的事，我也就在這逆境之中掙扎過來五六個年頭了。

時間是午后一時，一個鐘頭的午休過去了。當我適才為一個兒童診病完了抬起頭來的時候，映入我的網膜是一個頗不陌生的面影，這是為護士喚進來的廿三號的候診者，這意外的，奇怪的，走近我的身邊來了。我的心靈因而重新起了一次輕微的震動，似乎使我預感到有什麼不幸的事情馬上會發生在我的身邊似的，感到了一種茫然的不安。但是到了一切都不可解釋的時候，我祇好變成頑固的信徒，說道是補的補佈吧！幾天前與我共乘一車的少女，今天竟走到我的診療室裡來，而且，要求我為她診療，同時在為她診察完畢以後，由陪她而來的一位兩鬢斑白的老婦人同我談起住院的手續，由是，這少女竟成爲了九號病室的長期療養者。這樣的奇遇，好久，我一如行動於夢境之中。

經過了聽診和其他各種健康診斷歷程，確定了她的病是較重痰血症，兼着肺尖輕度浸潤，健康線的低下是必然的了。若對此種疾病，施以原因療法，或者也許能奏意外的功效，反之行對症療法，在罹病的程度來說，維

持現狀則可，求絕對的痊癒，恐怕沒有相當把握吧！

談說，對這樣患者醫藥結果，基於醫師良心，是不免名利双失的。因爲一般人認爲在外表看來不失爲健康者的容態，縱然有什麼致命的疾患蘊藏在體內，也不會爲人拂與一點注意的。唯其如此，就一般人衡量疾病的尺度來說，一個並沒有重病患者住於病院中，花掉若干療養費，即便一點虛弱弱血的小疾也未獲全治，週遭的非議所加與大夫的苛責，實在是不可諱言的事。其實呢？在我的心目中對當前的措置並不是這麼簡單，委實是如同接近了非常束手的患者，把我的神思完全掃擾亂得分不清什麼了。

我的勸諫，並沒有能生出她預期的功效來，依我的命令，這少女就這樣在九號病室裡住下去了。不過，在此由於我的興奮之餘的荒疏，竟對妻之不滿置之於不顧。

一榻，爲這少女診療畢，正預備走出去。

——院長！

聽到背後的呼喚，不由得我不停下來。

——院長，我的病可有什麼變化麼？日常感覺側眠很苦悶，並且……

——很好，不過要注意療養。

我的話也許不會予她以多少安慰。不過，根據即往的行業經驗來說，精神治療確是有補於多數的病人的。於是我重復的告訴她，一個人的心臟，彷彿一架構造靈敏微妙靈精巧的機械，即便不幸患了病，也能維持轉動的

工作至許多時日以後。同時我並向她解說，大夫之與藥劑，不過是扶助病人向疾病抗拒的，實在能够救治病人的生命的，仍然是病人自己。這就是說自己的精神是實在自己的身體之內，精神上若發生了罅隙，那什麼能够抵擋得住呢？

——就是能活下去，也不過成了一個廢人。生命的久暫，對於我還有什麼可喜懼的呢？當我想到病床永遠成爲我的囚牢的時分……

她的發言是哀痛的，這時她的眼淚早已包含着兩顆淚光的液體，一閃一閃的在洩露出她對生命的無限的憧憬破滅後的悲愁與絕望；真的，世間再沒有比失去健康的人爲羨慕他人奔走歡笑而自傷更爲懊喪的事了！我望着她的臉，諦聽着她不斷的述說下去的語言。

——我倒不希望您治愈我的不起之症，可是，我要求您給與我的，不只是藥石的治療。因爲您說過，單是科學的醫療已經救助不了我……

我十分費力的聽着她的話，我的心爲了一種概念所充斥，擔心着我的耳膜是不是起了什麼變化，否則這少女的傾訴該作如何的解釋，並且我該如何來答覆呢？就我的身分來說，是應當慎重的。爲病人治療疾病，除藥石之外，將是什麼呢？她的發言的動機又是基於什麼而出發的呢？人類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賴於有五倫六紀所維繫，並有親子，手足，朋友，夫婦之別。如果我一念所差，心地偏窄起來的話，會由此引起什麼可怕的念頭，這是不可逆料的。這般年青的女性，竟能大方的吐出她的心曲，假如她不

是精神異常，無論怎麼也難於使人確信會這麼坦坦的表白出對異性所持有的感情。我想在她的臉上辨識一下她發言的心理，可是，我是站在一個怎樣受窘的立場，我又如何能用我的眼睛來接觸她的火熱的目光呢？她的話却又反覆的在我耳邊響着，宛如一種美麗的災難，當我不能擺脫的時光，一步一步走近了我的身邊。

我此時再也找不出相當的話回答她，我的頭有些發脹，我不知道該怎樣操作才好，我祇有垂首無言。好久，我復爲她的動作所驚覺，我看她怎樣走向床邊，怎樣側身臥下去，不再理會我的存在。我不能當這樣的時候就離開九號病室，無論在那一方面說，我是必需走過去看一看的，可是還沒有待我問她是否身體不適，我却望見她的枕邊一片溼濕了的淚痕了。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心突然強烈的跳動起來，我確感到有重大的難關已逐次在我眼前展開。

——我的話您不明白麼？在我未入院以前，我是決心把殘缺的青春，奉給這一段日子的。對於一個生命像風中之燭的人，您不該對之吝惜施予醫者的仁慈吧！我的話也說得太唐突，可是，我以爲這些都會爲聰慧的您所了解的……

——一切都決定了，都宣佈了。已經再不容我有些許疑念存在，像恰好出現在視野裡的任何一件物體一樣清晰而又明確，實在不容我推脫，看着她說完了話用被子覆蓋着的頭髮猶自微微顫動着，我就這麼樣被隔在床邊，木

的然站了一會，毫無知覺的由室內退了出來。

我如何斷定對她採取的態度呢？以她的年齡來說，當然還不能說是懂得愛情和人生的關聯，以及愛情的危險性與自覺力。嚴格一點說，根本她還不是過來人吧！這樣被迫於一種本能的衝動，而生發出來的感情，正像未曾適過的飲料水一樣，在清冽鮮爽之餘，是含有多量毒質的。同樣，她的感情本身，也向含有大量的對兩個人隨時都有爆發可能的危害，是會給予我以許多痛苦和不幸，甚而會影響到我的名譽，地位和前途。我覺得橫在眼前的逍遙是一齣悲劇的序幕，也是我的性格的熔爐。

大凡一個人的生活，在過分的寧靜與沈寂中是易於招來對生活的不滿的，尤其是整日埋頭於疾病藥物醫療器具之間的人，如果不是別有所企圖的話，若說對於這種生活感到厭倦，我是第一個要否認的。我之忠實我的職業，除了藉以安定生活之外，那種：求一種渴望，追求一種理智的執著的熱情，在已達中年，涉世經驗比較豐富的今日，幾乎完全放棄了。我每每這樣想，一個人除掉了要求自身的優越和享受，生活的最高尚的目標又是什麼呢？肉體的靜止，是精神的苛刑，社會間一切的組織和運行，人類之所以致力於活動而為日常生活產生出種種的調解，也可以說是為了克服肉體的苦悶而存在的吧！

已經投入當前我的生活裡的奇蹟，它紊亂了我的心境。人生存在這個宇宙之中，一面必需用就那些為維持人我之間生存的和諧而定的條項，以及

人為的種種制度造成的習慣，一面又無時不嚮往於人性本能的衝動。兩者之間正存在有一個絕大的矛盾，能克服這矛盾的，無論偏向於任何一方，當然都是幸福者。我之未能幸福，正因為我被這矛盾所左右了！這少女純用情，以她的處女的心懷，交付出最初的也是全部的愛情，如何純潔，真善，熱烈，甘美，任誰也不能加以贊美的。可是在背面隱伏着的可怕的危機，和即將到來的悲慘的結束，宛然如同活現在我的目前。年紀太青的人，是不能相愛的，理智和感情不能並用，而且對於愛的選擇，還不能確立不動的標準；僅是一任本能的要求，盲目的濫用自己的感情，正為了這一個，多數人才為戀愛而埋葬了他們的一生於泥沼之中。我一面憐惜其感情的真摯，一面也復惋惜其感情之徒擲。所以，我對於兩性間的愛情始終是具有戒心的。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任憑這少女的感情如何幼稚而又淺薄，一經投入我的生活中，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誘惑。本來醫者之看待疾病，猶如油質之不能溶於水，若使鍾情一個渾水相溶的病人，是非常困難的事。擺在我眼前的，不能說是引我走向癡迷的人生去的歧路，或是顛倒神魂的懸獄。而應當說，是一種娛樂，一種享受，和生活上的興趣。也許，這是為了我太寂寞了愛情的緣故吧！

我重新又立在這少女的面前，是幾天後的事情了。她一半興奮，一半驕

跌的圓我說：

——我覺得病院里的生活太沉悶……

——爲什麼呢？

我彷彿是一個北方的居民，在將行作初次南旅的途中，內心充滿了新的

期待，與未知的喜悅。容或一部分已是預知的，却願意現實來把它再顯現

一次，這樣來等候她的發言。

——也沒有什麼，我只希望能再多看見你幾次。

——可是，爲了你的病，你總要抑制些感情，安靜一點吧！

我完全給予以一個長者的愛，儘量輸給她親切的溫撫。

——我不能再抑制我自己了，難道還要把我自己扼死了麼？我想只要許

可我接說你，在什麼苦難我都願去接受。

——可是，你並沒有想到，你接近我的話，社會的議論，人羣的指摘，

會輕輕的放過我們麼？抑或，你肯這樣作，我也不能接受……

——我並沒有去想這許多。

——那麼你應當想一想。

——我想不出。

——我可以說給你麼？

按着年齡和經歷來說，我雖然是一個飽歷了愛情的苦澀的男人，但是，

她也並不像初戀的女孩子那麼羞怯難當。由是，我們間的談話總是很大方

的，毫沒有拘泥的進行着。

——譬如你接近了我，就社會的觀念來說，一般人一定要拿一種名詞來表示你和我的關係，你說它該是什麼呢？

——朋友。

——朋友？傳統的習俗，是不會允許異性的朋友接近的。若觸犯了它，我和你便都難於在社會上立足了。

——若永遠沒有人打開一條生路，女性所受的待遇不是太殘酷了麼？這傳統的習俗，不如說專爲枷鎖女人而存在的吧！若是那樣，我們爲什麼還要作一個歷史的保衛者呢？

——這是整個社會和女性地位的問題，就是討論，一時也找不出一個結論來。你覺得愛情是附屬於什麼的呢？還是獨自存在的呢？

——愛情是獨立的，絕不受任何所牽掣的，愛就是愛，並沒有其它。

——你忘了。人類的生活，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愛情多半是官能現實而存在的，兩者正是處在互相衝突的局面，在你，你將捨棄那種呢？

——我麼？我願持有愛情，能够承受愛情的滋潤，就是有一天死了，不也是幸福的麼？

(未完)



## 編輯後記

本刊的創刊號問世不久，在光明日報『星火』欄中惹出一個不知所由來的『要望』其人者，對於本刊加以了極端的痛斥和謬罵。我們雖然自始至終願意接受各方的可珍貴的意見，但對這樣無意義的詆毀與中傷，我們唯有以一笑置之。

其實，對於『要望』其人我們本無庸答辯，並且，因此而演成了筆戰的話，無論是精力的損失或紙張的損失我們都認為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復爲了想從喧囂之中來建設正確的理論，想從歧路上再引回到大路上來，根據這一點的用心，我們在這期的開端刊載了但婦外四名的雜文。

其次，我們打算逐漸確立今後建設東北文學的全盤問題。在這之先，作爲一種準備工作，似乎也是非常必要的。由是，我們才特約了各部門的知名之士來執筆了過去東北文壇十四年的結算文字。不過，爲了事前聯絡不充分，以致有的迫於發稿期近來不及執筆，有的偏巧急於他務無暇執筆，而勉爲其難慨允執筆的又苦於資料的貧乏，結果，印在本期內的就是這麼

一點並不太使人滿意的五篇而已。但是，祇少相信這已經是劃出了過去東北文壇的粗糙的輪廓。

年頭雜感之類的文字，有時太容易弄成官樣文章，失却了作者的真實感情。所以，我們這裏輯錄了的十幾個人的隨筆，約稿的當時並沒有給與任何範圍，寫來也就相當的參錯。但我們以爲這樣正可以窺知了寫作者的生活的實體，和前進的方向。

譯文『高爾基論』是一篇可讀的文字。譯筆相信是够流暢了的，以此作爲開端，以後我們還打算每期輯取一篇精美的譯文。

由言的三幕劇『各懷心腹事』，和大學的短篇『拓荒』，發稿當時萬不得已才由本期抽出去的，決定在下期一併發表。在此，對兩文的作者致甚深的歉意。

金羽的『某醫師的手記』一文，本擬一期載完，但爲了頁數的限制，又不得不分載兩期。這樣的苦衷也希望作者和讀者均能加以諒解。

末了，祝願讀者諸位的三十五年新年。

吳真記於三四·十二·二十日

投 稿 規 則

- 一、本刊絕對公開，歡迎讀者投稿。
- 二、來稿須用稿紙楷書寫，並須加用標點符號於格內。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欲刪改者須附有聲明。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須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五、稿酬千字二十圓至四十圓，刊出後立即奉酬。
- 六、登載稿件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集結單行本時本刊有優先權。
- 七、來稿凡附足郵資者，於不登載時立即退還。
- 八、稿末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但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 九、來稿請寄至：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國民圖書公司內本刊編輯部。

備考	通 普			別 特		
	一、文化事業廣告(五折) 彩色加倍	四分之一	半 面	全 面	四分之一	半 面
	每期二百圓	每期四百圓	每期六百圓	每期三百圓	每期六百圓	每期一千圓
	全年一千圓	全年二千圓	全年三千圓	全年二千圓	全年三千圓	全年六千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發行

# 東北文學

第一卷 第二期

編輯者 東北文學編輯部

發行者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印刷者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處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備 考	每 月 一 冊 一 日 出 版 全 年 十 二 冊		
	一、定閱半年或全年時須直接回本圖書公司辦理 二、定閱半年或全年者於出特大號時不另加價	零 售	半 年
	一 八 圓	四 十 八 圓	不 加 郵 費
	郵 費 另 加	不 加 郵 費	不 加 郵 費

# 綜合國民

## 新年號出版了

新年號內容豐富，歡迎長期訂購。

### 新年號目次

馬封 蔣委員長夫婦的戰時生活記 特別寄稿 從重慶到長春	艾高 費振 趙旭 夢青 希
日本的新毒 新生活運動的真諦	治泉 江
外交之地位	金鴻 潤
科學小品 到月球去	李雲 覺
江南茶館話	李雲 覺
新詩 紅雲之歌	李雲 覺
那斯 在中國的	李雲 覺
舞 康在	李雲 覺
馬克斯 在中國	李雲 覺
浮屠 進化論	李雲 覺
達爾文 與 進化論	李雲 覺
新年 隨筆	李雲 覺
黃 游 之 歌	松 風
海 游 之 歌	松 風
【小說】 孩們 投 稿 簡 章	大 里 宇 嵐
原始人 經濟發展史話 旅行 隨筆 從 濟南 來 流 特 爾 遜 與 盛 夏 之 夢 【散文】 出 幽 閉 的 柳 鎖	洪 沙 周 乙 大 里 宇 嵐 正 作 梅 柔 洛 實 南

# 學生月刊

## 創刊號出版了

是中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內容極為豐富，歡迎長期訂閱。

### 創刊號目次

專 刊 我們所期待的 公民教育(一) 我們應該認識中等學校的學生自治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論 東北青年之過去與將來	劉 華 華 劉 華 華
我們應該認識中等學校的學生自治	劉 華 華 劉 華 華
戲劇的鑑賞	華 華 華 華 華
音樂常識淺說	華 華 華 華 華
音樂和娛樂	華 華 華 華 華
古代人們和像中的地球	華 華 華 華 華
甚麼是分子	華 華 華 華 華
學生作品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日記 抄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東給青年同學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北給女同胞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給北女同胞的自覺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獻給女同胞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光復寸感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讀書的態度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學生與學月題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偶與學月感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給中外讀物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課外讀物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小說】 驢的故事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童話 驢的故事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每 期 漫 畫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投 稿 簡 章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高 董 編

少年

圖畫

叢書

這是最優秀的  
兒童讀物，圖  
畫精美，內容  
有趣。

I 孫中山先生

II 新生活

III 健身運動

IV 國難痛史

V 我們的領袖

VI 七十二烈士

VII 中山陵

VIII 我們的東北

IX 偉大的中國

X 侵略者

長春市北大街

### 國民圖書公司出版

## 現代女性 新年號出版了！

一期比一期豐富，一期比一期精彩，歡迎長期訂購，定價極為低廉。

新生活運動與婦女.....冷楓

主婦們怎樣找讀書的機會.....蘭

我們們的教.....劉星

兒童與童話.....胡琳

家庭電氣小常識.....烈火

請用虛字.....智流

病後一日記.....

### 特輯

越過生死線的女性們

### 輯

我打算怎樣過光復後的第一個新年

不算雜感.....小齋

北風聲中上學雜.....硬設

詩 廻旋.....朱媿

小說 逝水.....拜特

散文 失題.....李蟾

灌漑你無色的蓓蕾.....呆

品用育教誌雜書圖售經  
店理代約特司公書圖民國

## 店書央中

九八二四部業營 電話  
八一八二部發批 號一九南河市林吉

## 場商貨百生新

(西路路馬四市春長)

日 用 物 品	裝 飾 用 具	流 行 百 貨	新 年 禮 物	各 貨 備 齊	歡 迎 參 觀
------------------	------------------	------------------	------------------	------------------	------------------

### 年新樂快賀恭

河蛟路敦吉

## 局書華大

洲亞傳：人理經

掛 圖	字 典	日 記	說 部	畫 本	戲 曲	小 說	雜 誌
--------	--------	--------	--------	--------	--------	--------	--------

## 社版出合聯 刊新大三

### 西安事變

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

這冊書是揭載了中外各報紙對此所加的評論。這個事實是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的一大轉機。

三十二開·三十一頁·三·〇〇〇

### 前線小集

夏伯陽等著

這是記述蘇聯勇士在戰場上活動的實錄，並載有世界名作家致約瑟夫氏的信函，和辛克萊的處女作品。

三十二開·一〇〇頁·五·〇〇〇

### 滅亡 巴金著

讀過巴金作品的人，都認為巴金是最善於寫青年人故事的。這冊滅亡是巴金的處女作，尤其橫溢着青年人的熱情。可是，偽滿的時代這冊書是認爲禁書中的「禁書」。現在已經刊印出來了。

三十二開·一五〇頁·八·〇〇〇



司公書圖民國